日本推理作家協會 編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
（之三）

夏樹靜子等／著　林思孟／譯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3)　目錄

譯序　一
恩義之繩帶（松本清張）　五
富婆與少年（梶山季之）　三三
湖畔的女人（小松左京）　六三
砂之殺意（夏樹靜子）　一一五
殺人的敍事詩（島田一男）　一五一
夾克和西式套裝（都筑道夫）　一九七
墮落的人（樹下太郎）　二三三

譯　序

戰後日本推理小說界，名家輩出，每年單是發表在報章雜誌的小說就爲數頗爲可觀。等到歲暮年關，坊間便會出現由名家編選的「推理小說年度選」之類的集子。當然經過嚴格的汰篩之後，上榜的小說非有突出的技巧、功力和深度不可。本社深感一篇作品往往因各種評析的角度不同，有時不免有遺珠之漏，再加上國情、風習、品味上的差異，我們不得不承認作品的欣賞也是見仁見智。有鑑於此，本社敦請專家及譯者再從精選過的珠玉之作中，以客觀的角度，選出公認的傑作。這套『日本短篇推理精選』便是基於這種動機而發的。我們深信通過這重重關卡，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將是經得起考驗的精粹作品。本書選錄七篇推理小說傑作。上榜的作家中，松本清張與夏樹靜子本社都有專集印行，其他五位作家在日本亦屬赫赫名家。讀者不難從他們展現的布局、結構、文字、經營與刻畫人性的氣勢看出他們所達到的水平。「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他們布局、經營的嚴謹，鍥而不捨的創作精神是值得我們借鏡、學習的。

現在把這七篇小說稍作介紹如後：

『**恩義之緺帶**』，係松本清張之作品。九歲的男孩辰太與受雇當女傭的奶奶良子相依爲命。父親是在外面另有女人，不時回家會換老婆的落魄男子，常常要來向奶奶討零用錢花。辰太在這

樣的環境下長大，有一天奶奶工作那家的女主人被殺了，兇手到底是誰呢？長大後辰太對奶奶非常孝順，照顧奶奶直到她老人家過世。可是結婚成家後的辰太爲什麼又會陷入殺妻案的覆轍呢？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松本清張分析心理、性格、成長的全盤歷程，細膩傳神，犯罪心理及場景處理也十分嫻熟、出色。

『富婆與少年』，梶山季之的作品。作者以懸宕、寫實緊湊的手法舖排故事的情節。木崎貞夫是個十九歲的青年，因家境不富裕，未上大學，受雇於電視明星柿原昌二，爲他駕駛轎車。有一次，紅歌星三井要趕往富士電視臺參加彩排，柿原囑咐貞夫用自己的車送他上TBS的節目。結果在途中與一部白色金龜車發生了擦撞，沒想到對方是一個雛鑠的五十四歲富婆、某公司東京分公司經理的夫人傾馬滿子，她本人也是一家總公司的董事，所以竟反過來控告貞夫，要他賠償修理費——結果在互不相讓的堅持下，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結局呢？

『湖畔的女人』，小松左京的作品。位於長濱市東南角的「鳥忽」，當地稱之爲祇園。這家店以野鴨的美味、火鍋名聞遐邇。故事中的「我」與文部師父來此旅遊，結果故事中的我認識了一個美貌、白蛇附身的「蛇姫」——龍江，和她經歷一場糾纏、熱烈、銷魂蝕骨的雲雨情，在交媾之後蛇姫表白了她的身世。這詭異、神秘的女人，一旦纏上一個男子，不消多久，就可以把男人的精力吸光。後來被她纏上的文都師父使用什麼法力處置她呢？

『砂之殺意』，夏樹靜子的作品。作者以細膩、精密鏤刻人性的技法，描寫人類的愛與恨。七夕的黃昏，在空曠的建地玩耍的小男孩忠志，被一部載運砂土的傾卸車倒下來的沙土給活埋

了。挖出來時，男孩的鼻子、耳朵、嘴裏塞滿了沙子，右手緊緊握着寶貝的四〇口徑玩具手槍。報案之後，福岡N警察署搜查課認爲這是『偶然的不幸事件』——甚至在肇事的司機本人也不知道的情況下發生的慘劇。愛子情切的母親由花子鍥而不捨地想要抓出肇事的元凶，爲自己的愛子復仇……結果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底誰是謀害忠志的兇手呢？

『殺人的敍事詩』，島田一男的作品。故事一開始，刑警就接到記者俱樂部鏡田主任的通知，歌星浦島蘭子被謀殺，是用電話線勒死的。三年前的一個寒夜有希望獲得廣播歌曲金嗓獎的古河冴子突然在一家公寓的六樓三號室離奇死亡。這個刑警就是因爲冴子的離奇死亡才認識浦島蘭子的。冴子的身世蠻可憐的，母親在美軍基地當過阻街女郎，後來與日裔美軍軍官生下冴子。這個已在歌壇竄紅的歌星冴子是厭世自殺？意外死亡或他殺？如今蘭子又被勒斃，到底誰是殺人的兇手，這兩樁命案又有什麼關聯？

『夾克和西式套裝』，都筑道夫的作品，四十九歲的富孀梶田登喜子遭人殺害，死者死時手裏抓着耙子，兇案現場非常零亂。被害人在三點三十分左右打電話到鐵魚店，要店員送兩份鰻魚飯。因爲不是用餐時間，伙計正好外出，老闆說四點十分才送去，結果伙計到達時卻看到屍體。涉嫌最重的是被害人的外甥稲地，可是他對自己不在場倒有一番說詞。那麼何以死者手裏抓着耙子？全篇以現任刑警五郎與已退休多年的父親老刑警的對話追溯，層層展開。父親根據兒子提供的資料和線索，以嚴密的推理，一步一步找出躲在迷霧裏的眞兇，結構獨樹一幟，布局亦極有特色，令人爲之歎服、驚歎。

『墮落的人』，樹下太郎的作品。有一個早晨，守衛在新工廠碣擬土路發現工藤幸夫的屍體。從現場判斷是從新工廠的陽臺上摔下來，身上沒有遺書，却有工廠女同事佐田京子寫給他的信，工藤平日是一個節儉，嗜錢如命的人，看來不像是會殉情的男子，這件事引起課長的懷疑。追索下去原來大有文章，工藤這個平凡無奇，與世無爭，經常在工廠加班的吝嗇鬼，爲什麼會惹來殺身之禍？誰聯手害死他？或者另有蹊蹺？

綜觀以上七篇短篇推理小說，我們大體可以稍窺日本推理文壇高手如雲、各顯神通的盛況。每一位作家都能通過社會現實的觀察，用他們的筆指向人性的核心。那種峯廻路轉、柳暗花明的布局與推理邏輯的緊湊、懸疑，帶給讀者無上的滿足，使我們對這個幻變無常的人生，更增一份哲理上的體悟。好的推理作品具備針砭、警世的意義，對謀財害命抱持矜憫却嚴厲的批判態度，天理與因果的回應縱然不是直線發展的必然，可是犯罪的兇手仍逃脫不了天譴的網罟。

譯者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

恩義之繩帶

松本清張

松本清張，一九〇九年出生於福岡縣。一九五二年任職於朝日新聞時，以『某「小倉日記」傳』獲得芥川獎。一九五八年完成『點與線』，把現實底完美地表現在推理小說上。一九七〇年以『挖掘昭和史』獲得菊池寬獎。他在正派推理結構上付出很大的熱情，同時在社會派方面也擁有廣大的世界。現任日本推理作家協會會長。

「我想，集合在這裏的聽衆，如果知道沒有兇殺案，一定會失望而歸。」（杜思妥也夫斯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1

那是早在九歲時的記憶，所以並不很可靠。印象中的那棟房子是在絕崖下面。要先從大馬路走進巷子。大馬路是條斜坡路，在坡頂有兩個瓦斯公司的大貯氣槽，也可能是三個。總之，從坡路下面走上來，看到漆黑的貯氣槽時，就知道奶奶家到了，那種感覺眞是紮實極了。在孩子的眼裏那是一種目標，帶給孩提時代的他極大的安心。

坡路的兩旁是排列整齊而高雅的平房，房屋中也夾雜着賣酒、賣菜以及雜貨等店舖，算是條很清靜的馬路，行人也不多。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時候，即使是中國沿海的城市裏，也幾乎沒有什麼車輛經過。

街角的三棟房屋有着木板牆，從中間的窄巷走進去，是五個石階，然後就是這一家的玄關。已經記不得玄關是格子門還是玻璃門，但是面向院子的一個，全是玻璃門，這一點倒是很清晰的記得，玻璃門大約只有六扇左右，由此可知這棟房子的大小，但在幼小的辰太看來，房子已是相當的大。辰太覺得自己的家就沒有這樣大，既小且暗、既老舊而屋頂又低，和兩鄰緊接着沒有一丁點的空地。

屋外有水池，池裏還有鯉魚。依稀記得後面的崖壁上有樹木，但又好像樹木是在院子裏，水池邊都是斑駁的樹蔭。屋裏的擺設在記憶中也是朦朧不清的，不記得有幾個榻榻米，但卻記得很大的客廳和非常小的房間。客廳和房間好像離得很遠，所以，我想兩者之間應該還有另外兩個房間才對。

辰太到這裏來是來找奶奶良子。良子聽到辰太大聲喊着「奶奶出來」，就好像有所顧忌般，立刻出來把孫子帶進去。她住的房間窄小又陰沈。奶奶是這一家的女傭，年紀在六十歲上下。

每次辰太一來，祖母就會給他糖菓，那是平日少見的西洋糖，和一般糖菓店賣的不同，是奶奶偷偷藏起主人家剩下來的。餅乾也是咬一口後嘴裏就充滿牛奶的味道。他來找奶奶，想吃這樣的糖菓也是因素之一。奶奶一面擔心地傾聽女主人的腳步聲，一面等待孫子吃完糖菓。另外還有

包好的要給辰太帶回家。在送他走時的路上，奶奶從袋裏拿出來和零用錢一起交給他，此外還有一包錢要他交給阿勘，並再三叮嚀不要弄丟。

這個家裏只有女主人和奶奶。女主人的皮膚很白，是個身材豐滿、也很漂亮的人。經常都很講究化妝，那時大約是二十七、八歲吧，衣着更是華麗極了。太太稱奶奶叫阿姨。她沒有孩子，先生是遠洋輪船上的船員，三個月才回來一次。奶奶對辰太說過，先生回來時，辰太不可以來這裏，所以辰太大約有一個月左右沒辦法見到奶奶。除此以外，辰太也有偷和奶奶一起睡的晚上。現在回想起來，太太對老女傭留孩子過夜似是不太滿意，但是爲了籠絡她以便容易指揮她做事，只好不干涉。

辰太到這裏來時，奶奶一定會問：

「爹爹怎麼樣？」

「沒有回來。」

辰太回答時帶着幾許的不好意思。父親平吉有時候一個月不回家，有時候回家待了兩三天後又不見了。當他在八歲時，就能從母親的態度中看出父親在外面有女人。父親是包工，後來他聽出原來是那些在家裏進進出出的木工向母親透露女人的事，所以後來那些木工和泥匠也很少來家裏了。

「你娘怎樣？」奶奶問。

「娘給別人縫衣服。」

奶奶嘆口氣。

良子到了六十歲還要到人家家裏去做女傭，歸究原因都是由於兒子放蕩的關係。奶奶不能留在家裏，是因爲不願增加靠縫衣服賺取工錢的媳婦的負擔。去爲人幫傭不但可以減少一個人的開銷，而且拿到薪水後多少可以幫助媳婦。

平吉不是良子的親生兒子。那時良子的老伴還活着，在某種情況下領養了平吉。平吉也知道這件事。辰太雖然是良子的孫子，但並沒有血統關係，可是良子非常疼愛這個孫子。辰太很清楚地記得，奶奶寬大的額頭及頭髮稀疏的模樣，從那個時期開始，奶奶似乎就已經是直不起腰了。

奶奶常替太太跑腿到外面去，辰太來這裏玩時，看到奶奶彎着腰撑把傘，手裏拿着包東西，在雨天裏外出，奶奶把東西抱在胸前以免弄濕。回來時衣袖和腰以下都是濕淋淋的，突出的額上流着雨水和汗水。辰太覺得奶奶好可憐，他不喜歡那個讓老人工作而自己卻養尊處優的太太。實際上奶奶是很少休息的。當太太呼喚或來到紙門外吩咐事情，除此之外，其他時間她也是不停地工作，但辰太並不知道那是爲了彌補來這裏玩的孫子而必須更努力工作。當事情都做完了，奶奶就坐下來縫抹布，辰太很喜歡看奶奶那時候的模樣，因爲看起來感覺很穩重。奶奶聚精會神地縫抹布，縫線的花樣眞像學校裏女學生的手工藝品，奶奶縫了好幾塊這樣的抹布。

從自己家到崖下的家，以孩子的脚程大約要一小時左右。剛開始時，辰太走那一段路心中很害怕，後來逐漸習慣。在半途要經過一個市場，人很擁擠嘈雜。有一家很大的醬油店，老遠就聞到醬油的味道。市場裏有一個看起來像是專欺負人的小孩子。經過市場之後就是條清靜的坡路。

辰太經常從小學一回到家裏就問道：

「娘，可以去奶奶那裏玩嗎？」

這種問話大約一星期總有一次。娘正在縫東西，沒有立刻回答，經過一會兒才用細微的聲音說：

「那麼你得很快就回來，還要告訴你奶奶，不要再給零用錢了，要奶奶自己留着買喜歡吃的東西吧。」

因爲是一面縫東西一面說，所以低着頭說話。辰太看她的身影感覺她很落寞，頭髮散亂在後頸上。

從奶奶那裏回來時，母親會問：

「奶奶怎麼樣？」

「嗯，在工作。」

母親默不作聲。

不過，辰太並沒有告訴母親另一個秘密，那就是父親會找奶奶要零用錢。有一次辰太到奶奶那裏玩時就遇到了父親。

「啊，爹爹！」

辰太高興的大喊着，父親驚慌地猛搖手示意辰太別出聲。父親穿着龐價棉綢衣，在孩子眼裏那棉綢衣已經老舊了。父親就以這種模樣露出曖昧的笑容，低聲吩咐辰太去叫奶奶出來一下，而

且沒忘記提醒孩子不讓太太知道。

太太坐在裏面的房子彈三味線（三弦琴）。奶奶得到辰太的通知後，默默地走到行李箱旁，打開蓋子拿出一樣東西，那不是糖菓包，對大人沒有給糖菓的理由。然後奶奶好像在責備站在玄關外的父親。父親疲憊的臉上露出無可奈何的笑容，當他從奶奶手裏接過要拿的東西後，就對辰太說不要告訴娘，又順便似地問起有沒有上學，然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奶奶也對辰太說：「不要告訴娘你爹來的事情。」即使像辰太這樣的孩童，心底也感受到父親的背影是多麼落魄。

這家的主人辰太只見過一次。當時由奶奶帶着辰太到裏面的房間，但讓他跪坐在房外的走廊上。那時主人正在餐桌前吃飯，太太坐在一旁轉頭對主人說着辰太的事。主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大概是浴衣吧。太太好像用扇子在為主人搧涼，也許在打開的玻璃門外面還有庭院吧，辰太想。體格魁偉而禿頭的主人只是轉過頭來看了辰太一眼，立刻露出厭煩的表情移開視線，那種鄙視的表情，辰太至今猶清楚地記得，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曾經接觸過不少不同的人却有相似的這種表情。那時，太太對縮在辰太旁邊的奶奶說，可以退下去了。現在回想起來，太太的確是這麼說。奶奶讓辰太鞠躬後，彎着腰從走廊退下。後來辰太每在戲劇中聽到「可以退下」的臺詞時，就會想起太太和主人併坐在上座的情形，同時腦海中還會浮現母親日以繼夜縫衣的情形。

有時候辰太單獨向太太問安。在辰太留宿的夜晚，他會去向太太道晚安。太太多半在看書，會回應一聲，但也有時默不作聲。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母親眞是個好人，幾乎好得有點過分，丈夫到外面的女人那裏去，她也從

不和丈夫爭吵。至少，在辰太的記憶中從未有父母吵架的印象。母親雖然是生長在農家，但擅長讀書和寫字，父親的信幾乎都由母親代筆。除此之外，母親的烹飪技術也很好。母親喜歡整潔，家雖窄小，却經常打掃得窗明几淨，也可以說勤快得過分。母親把父親服侍得無微不至，可以說周到得過分，也許是這個原因吧，父親外面那個女人正好相反，是個極疏懶的女人。

在辰太的記憶中，每當父親回家，母親立刻跑出去買酒、買魚，甚至連父親進屋門要順手關門時，母親都會趕緊搶先一步替他把門關了。在家裏，父親甚至不會把傾斜的椅子扶正，這種懶散的性格可以說是母親培養出來的。父親一回家，母親就會拿出乾淨的棉綢衣服，讓父親換下那一身滿是污垢的衣服。酒足飯飽，衣鮮履潔之後的父親又不告而別，母親便把父親換下的衣服拆開，洗燙後重新縫製。

父親也許是爲了維持一個包工頭的面子，或生意上的需要，絕不肯穿木棉質的衣服，他把廉價的棉綢當做絲綢穿在身上，可是衣服舊了便不成樣子，看來一副可憐相。領子和衣襬都發出污垢的油光，辰太覺得那衣服穿在父親身上眞是得歸其所。

2

辰太在稍長才想到，父親平吉是在兩種情形下才會回到家裏。

一種是回家向老婆要錢。良子雖然是養母，而游手好閒的平吉都還向辛苦掙錢的養母要錢，那麼他向那靠做手工賺錢維持母子生活的老婆要錢，就更理所當然的了。得丈父親回家之後，母

親就會欠米店的錢。

另一種是在父親和那女人吵架時，父親便會回家，吵架原因不外乎缺錢用。平吉在包工頭之間算是老資格，但後來他既失去了顧客的信任，夥伴們也都不搭理他，以前他所用的木匠泥工都不來往，建材店也不理他，平吉只是勉强靠老關係找到客戶，得到工作再轉包給其他業者，已經是淪爲拿介紹費的掮客了。在各方面都失去信用的他，自然是四處碰壁，父親在焦急之餘，暗地裏開始向賭博尋找轉機。

當他和女人吵架回家時，辰太總會看到他的脖子、手臂到處都有抓傷的痕跡，唯有這件事是父親想隔住母親的，母親當然也看到了父親傷痕纍纍，但她不說也不問。總之，當辰太看到那些黑色傷疤旁還像有膿般的紅腫，他奇怪地問父親時，反而引起母親的慌張，趕緊叫他不許向外人說。那個女人似乎是有歇斯底里症，缺錢用時就會找平吉的麻煩。父親好像是爲了逃避那女人的虐待時，才回到母親這裏，或到奶奶工作的地方去。後來辰太知道那女人是從別的地方流浪到此。

有一次，父親揪住母親的頭髮，按倒在地上，用拳頭不停地毆打她。母親仆倒在榻榻米上，忍住哭泣絲毫不抵抗。辰太記得母親那時把一隻手放在額頭下。當辰太走進房裏時，父親似乎不得不放開母親，同時還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母親擡起頭說，不要把父親的事告訴別人。散亂的頭髮下，是一張哭得通紅的臉，給辰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父親毆打母親並不只是一、兩回，當他和那女人之間處理得不順利，或對自己落魄的生涯感

到氣憤時，便回來毆打母親出氣。其實這都是那女人害的，當他和那女人相處不好時，便把氣悶在肚子裏，然後回來向皮質脆弱的母親爆發。

在此雖用皮質來形容，但辰太至今仍懷疑母親的表皮是否眞是那麼薄弱。那其實是韌性極佳，不輕易破裂的皮，也不是敲打上去就會立刻反彈回來像鼓一樣拉緊的皮，可以說是鬆弛的貼在上面的皮，任他再怎地敲打都沒有反應。不過，被打陷的部分，會以內部的韌性再恢復原狀，母親會有類似於此，令父親感到焦躁的反抗。辰太到如今還能想像出那種狀況。

香暗的房間裏只有一邊有窗戶，在由窗戶射進來的光線裏，母親一針接一針地縫着衣服。母親的手工極好，鄰居們給她的活兒堆積如山。現在是連鄉下女人都穿洋裝，但在辰太九歲那時，女人外出都得穿和服。晚上赤裸的燈泡發出微紅的光，母親在這光亮下工作到凌晨一、二點鐘，工作時，尺會發出輕微的聲音，小鈴噹也在布上輕輕地響着。小鈴噹是裝在已經舊得發黃的牛骨片上，這牛骨片是宮島的土產，上面繪着廟門、鹿和紅楓葉，但已經磨損得只剩下一半。一個布做的揷針球上揷滿了珠頭針，露出或紅或黃或藍的一簇簇小珠子，這是爲人做美裳的母親所擁有的彩色世界，辰太在一旁也共享這些。那些彩色小珠在窗、燈光下，散發出像珠寶一般的光輝。當辰太睡覺時，還能聽到牛骨片上的鈴噹聲。三九天的修行時，女人們會巡廻到門口，就好像聽到她們唱經一樣。第四站是大日寺。第五站是地藏寺，在河邊堆積的石頭，第一個是爲父親，第二個是爲母親。在輕微劃線的聲音中，針山的五彩小珠劃出一條彩虹。

辰太至少每一星期要走一趟能看到黑色貯氣槽的坡路。但是，當主人從遠洋航海回來，奶奶

便會吩咐辰太不可再來，阻止孫子在一個月內來，所以辰太只有在那一次，也就是太太說妳可以退下那一次看到主人。禁止會見奶奶的日期一過，再去時就能得到三枚外國的鋼幣，這是主人留下的紀念品，據說主人是當船長的。

當寒風吹過，偶爾會下冰雹。奶奶會挪動那直不起的身子到市場去買東西。太太彈着三味線。不管奶奶在不在，太太都很少和辰太講話，更不會接近辰太。

尤其是辰太留宿在奶奶房裏的晚上，似乎特別冷淡，因此，奶奶對太太就更加小心翼翼了。對辰太這樣的小孩而言，和奶奶一起睡覺是生活上的一種變化，奶奶疼愛孫子，雖然擔心太太不高興，但還是留孫子住下來。

留宿的第二天早上，辰太就會幫奶奶用抹布擦拭走廊。就是奶奶親手縫製的厚抹布，一沾水就變得很重。抹布上的縫線形成典雅的圖案，奶奶就有好幾條這樣的抹布。

奶奶很在意太太的想法，所以總希望太太能看到孫子賣力地擦拭走廊，所以總是故意讓他擦接近太太房間的地方。但是太太却表現出視若無睹的樣子，甚至沒有說一聲辛苦。雖然如此，只要是住在這裏的孫子擦地板的情形能讓太太看到，奶奶心裏就會舒服一些。

有一天，當寒風捲起落葉在地面飛舞時，父親出現在那裏，骯髒的衣襬已經翹起來，臉色比以前更加蒼白了。辰太說奶奶不在，父親沒有一絲笑容地問什麼時候回來。那種眼光和他對待母親時是一樣的，辰太只是覺得可怕。辰太在半是恐懼半是反抗的心情下回答說不知道奶奶什麼時候回來。

父親仔細傾聽從房裏傳出來的三味線琴聲，然後問辰太，是不是只有太太一個人在家。父親從來沒有問過這種事，辰太覺得很奇怪，但還是默默點頭。總是獨自彈三味線的太太好像有着失眠症。

「主人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你知不知道？」

父親這樣問。

「不知道。」

「對了，你每次都会拿到主人从外国带回來的銅幣，對不對？上次是什麼時候拿到的？」

主人回來後又上船走了太约是一星期前的事情。因為有一個月沒有見到奶奶，而今天在久違之後立刻拿到銅幣。同帝上浮出的图案是个戴皇冠的外國女人的側面，或是一圈帶葉的樹枝。

「大約一星期了，嗯……」

父親好像側着頭在想什麼，然後轉頭環顧四周，接着便悄悄地向房子的側方走過去，他既不從玄關進去，而且還盡量不讓他的木拖板發出聲音。看到父親在那裏猶疑着，辰太以為他在打發時間等待奶奶回來。父親在那兒徘徊，而太太的三味琴聲也始終沒有中斷。父親的姿勢是在向屋裏張望，偶爾也會往外面看。辰太以為父親在張望奶奶是否從巷口回來。屋頂上方罩着一片灰黑摻雜的雪層，冷風從那裏降下。

父親對辰太說，奶奶還不回來我要走了，不必告訴奶奶說我來過。然後像突然想起似的，從下垂的衣袖裏拿出零錢給辰太說，你拿去買東西。父親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舉動，令辰太感到十分

慌張。

「爹，你什麼時候回家？」

父親穿着磨損得很厲害的拖鞋走下石階，辰太對着他的背影問道。父親聽了，特意又走回來，瞪着眼睛說：

「不要大聲吵嚷，爹的工作很忙還不能回去。你回家不要告訴你娘我來過這裏。」

大概過了三十分鐘，奶奶凍紅的手抱着買來的東西出現在路口。從這裏到市場有相當遠的距離。直不起腰的奶奶必須走一陣休息一陣才能走到。鼻頭也凍紅了，像小孩子一樣流着鼻水，奶奶不在附近買東西，一定要去市場買，是爲了替太太買藥的關係。

辰太並沒有向奶奶提起方才父親來過的事。孩子爲掩飾內心的不安，就比平常更興致勃勃地在小房間裏看着奶奶打開包袱拿東西的情形。

奶奶買回來的東西中有一個紅色的小盒。辰太曾經聽奶奶說過，太太晚上睡不着要吃這種藥。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道是安眠藥。當時安眠藥的種類並不多。

太太是盡力想養成不吃藥就能睡着的習慣，因此，當晚上如果太太的房間是黑暗的，就是太太沒有吃藥，因爲她熄了燈，想使自己自然入睡。如果有微弱的燈光，就是開着牀頭座燈的小燈泡，那是吃過藥了。聽說太太如果吃了安眠藥，就會害怕四周黑暗的氣氛。這是辰太聽奶奶說的。辰太住在這裏，晚上曾經看到紙門透出燈光，也看到沒有燈光的情形。

3

二個星期後。辰太住在奶奶那裏。一向都是早起的太太，那天早上並沒有出來，昨夜她的房間紙門透出了燈光，那表示太太喝過藥。喝藥才入睡的第二天早上，太太就會起得晚一點。

奶奶必須到附近去買早餐的菜。太太喜歡吃豆渣和海草，奶奶每天早晨必須去買這兩樣東西。奶奶駝着背出去時，一定會交代孫子說太太還在睡覺，不可以大聲吵，然後嘴裡吐着白霧走到寒冷的外頭。路上所見都是昨晚所下的霜。

奶奶出去後，辰太走進太太的房裏。太太仰臥在那裏，和昨晚看到時是一樣的。從張開的嘴，辰太拉出塞在裏面的抹布，這個動作多少需要一點力量。厚厚的抹布，有一半因太太的嘔吐物而染成了白色。

另外有一條抹布蓋在鼻子上。抹布昨晚是濕的，就像含有水份的橡皮一樣緊緊貼在太太漂亮的鼻孔上，密蓋住了鼻孔。把抹布塞進服過安眠藥的太太嘴裏時，太太好像很痛苦的掙扎，但她的手腳都沒有力量，鼻子上又蓋上了一條沾着水、很厚重的抹布，用手往上面壓住時，太太的頭便從枕頭上滑落，不久就不再動了。他用裁縫用的那種牛骨片把抹布塞進太太嘴裏，但那牛骨片不像母親所用的那種宮島土產，也沒有綁上小鈴噹。這骨片是用自己的零用錢到市場去買的，但是，當他在用這骨片當木棒把抹布塞進太太嘴裏時，他感覺好像在使用母親的東西一樣。而躺在牀上的太太就像父親外面的那個女人一樣。也許靈感是來自於太太彈三味線的關係吧！

對太太下手的動機，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呢？當然，主要原因是奶奶能從辛苦的工作中解脫出

到家裏。當他看到母親日夜不歇的爲鄰居做針線活兒，很自然地就會拿來和太太的生活做比較，或許，不能不承認他就是在這種心態下把濕抹布塞進太太嘴裏。另外還有一個明確的理由，這個理由使得這件事果然和他所想的一樣，由於平常太太幾乎不跟他說話，所以當最後太太躺在那裏從被子裏露出身體，無力且不能說話時，在辰太看來，活着和不活着其實是沒有多大的不同。

他把抹布抽出來之後，太太的嘴巴還是張開的，兩個鼻孔像剖開的柿子裏的種子一樣漂亮，看起來好像還能呼吸空氣。鼻子到臉頰的部位比起昨晚來已經乾燥多了。

辰太提着兩片抹布到廚房，在水桶裏清洗，水呈現白濁色，他把髒水倒在房後的水溝裏。水溝是順着斜坡掘成的，水流得很快，最後他把乾淨的水放入水桶，把抹布浸泡一下，然後兩條重疊開始擦拭死臉。

奶奶彎着腰回來了。奶奶見辰太正在工作，誇讚了幾句。然後把買回來的豆渣和海草放在廚房，走到裏面的房間，她自言自語道，太太好像比平常起來得晚。

父親平吉被警方逮捕，那是兩天後的事。因爲太太被殺的那天晚上，有人看到他在屋前徘徊。從描述的相貌就知道是平吉，因爲在寒冷的夜晚還穿着舊絲綢衣服在外徘徊的人畢竟不多。

平吉在沒有判決的情形下，在拘留所裏度過一年，最後終被宣告無罪開釋。被告始終否認自己的罪行，而且也沒有物證。被告承認他是因爲缺錢想進入那戶人家，但卻使從後門進去也沒把握能進入房裏，所以才在那裏徘徊，後來就作罷而回去。而辰太做那件事的想法之一是，父親一定會悄悄地進入這個房裏，因爲主人剛走不久，太太一定會有錢，家裏有一段時間會放着錢，從

寒冷的日子裏父親在這兒說話的情形看來，即使今天不進去拿錢，總有一天還是會來侵犯的。如果太太活着，父親早晚會進監獄的。在父親之前下手，目的是在爲父親作防禦，這是辰太長大以後，分析自己當時的心理狀況所得到的答案。

沒有人認爲九歲的孩童會行兇，警察曾問夜宿這裏幫傭的老太婆和她那小學三年級的孫子，兩人都說睡熟了沒有聽到任何動靜，什麼也不知道。

有從外面進入和逃走的痕跡，所以絕不是內部的人幹下的案子。一個連腰都挺不直的六十歲老太婆，不可能把一個年輕力壯的三十多歲女人殺死，雖然這女人有睡前服安眠藥的習慣，但警方已經排除老婦和孫子行兇的可能。再說雖是窒息死亡，但警方卻無法判斷是用什麼方法使她窒息致死的，甚至沒有找到任何兇器，在現場作地毯式搜尋也沒有找到可能是兇器的物品。

進來的痕跡和離去的痕跡都是平吉所留下的，所以平吉供稱，他雖從後門進入，但最後並沒有進到房裏就離開了。在沒有自白，也沒有物證的情況下，檢察官還是將平吉起訴，就是因爲平吉有侵入的事實。最後平吉因犯罪證物不足而無罪開釋。

父親平吉在這個案件結束後兩年死亡，在他一年的拘留生活中，外面那女人就不告而別了。所以父親臨終時是母親陪伴着。母親是個好得不能再好的妻子，而父親是在直到最後都還讓母親傷心的情況下嚥氣的。

母親比父親多活了九年後去世，那是辰太二十一歲的時候，辰太小學畢業後就去工廠做學徒，十八歲時成爲正式的鋼鐵技工，因着他的工作，使家裏的生活改善了很多。

在母親去世時，辰太找到了針球和骨片。母親把它們收藏得很好，在針球上還插着各色各樣的小珠頭針。骨片已經像鋸齒一樣有很多缺口，而且變成烏黑的骨片板，上面的圖案，宮島廟門、鹿和紅楓葉都已經磨掉了。雖然顏色變黑，但小鈴噹仍然發出可愛的聲音。母親就是個連這種東西都會保管得很好的女人，說起來母親眞是認眞得太過分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母親至死都不知道的，就是辰太用奶奶給他的零用錢買了一個新骨片，在幹了一件神不知鬼不覺的大事後給丟進了海裏。——那繫着小鈴噹的骨片和五彩珠頭針都一併隨母親入棺。當靈車把母親的靈柩運走時，由於震動而從棺材裏傳出輕微的鈴噹聲。辰太在心裏唱道：堆一個是爲了父親。堆兩個是爲了母親。

奶奶在七十六歲時去世，那時辰太正好二十五歲。在死前三年，她已因爲衰老而失去視力。辰太到工廠上班時，就花錢請附近的太太們照顧她。當他由工廠下班後回到家，奶奶的吃飯和大小便都由辰太服侍。在浴室打烊之前背着奶奶去洗澡。後來奶奶身體衰弱到禁不起洗熱水澡，辰太就用溫水給她擦身體。

奶奶常閉着雙眼，駝着背坐在客廳的角落裏，雙手平整的放在腿上。附近的太太們常讚美說照顧這樣有禮貌的老太太，這還是第一次。奶奶每聽到辰太從工廠下班回來的聲音，雙手就抓着榻榻米，好像希望能快一點接近她的孫子。她晚年時變成一個皮膚很白的老太婆。

奶奶從來沒有提起過太太的事，在那裏工作了三年，似乎應該有些話題才對。奶奶會談一些其他的事，就是不提一句和太太有關的話，辰太有許多次都想到奶奶或許有點發覺他九歲時做的

那她事。但她心裏願意解釋爲女主人被殺，所以她不願意提到這件事。

在奶奶倒下陷入昏迷狀態的五、六天前，辰太向工廠請假在家照顧她，她沙啞着聲音叫着辰太。

「奶奶，什麼事？我在這裏。」

辰太握住奶奶的手。

「辰太呀，我死了也會從那個世界保護你。知道嗎？我會保護你的……」

奶奶微弱的聲音傳入辰太的耳裏。

「奶奶，奶奶，妳不會死的，明天舒服一點我會給妳擦身體，好久沒有擦了。」

辰太用很大的聲音向奶奶說，可是奶奶好像沒聽到。

「辰太，知道嗎，我會保護你的。」

奶奶說着，從喉嚨發出咕嚕嚕的聲音。

「辰太啊，我會保護你的……不要再做壞事情了。」

辰太看着死亡已經罩上臉龐的瞎老太婆——原來奶奶是知道的。

4

幼小時的殺人經驗會不會成爲長大以後再度殺人的導因呢？如果這件事沒有經驗，就不容易做，如果在遙遠的過去曾經有經驗，是否會產生實行的滑輪作用？也許精神分析專家能從醫學立

場做某種程度的分析。

但是，卽使是有這樣的因素，如果沒有最近的行爲動機，就不可能出現在行爲表面上。若以疾病來比喩，則是呈陰性反應，一生都沒有發病。而由命運去觸發動機却是最不幸的一件事。

辰太結婚不久就產生了拋棄妻子的念頭。但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妻子絕不會答應離婚的。雖然辰太還沒有開口提出離婚的要求，但可以確定她是不會贊同的，因爲事實上她沒有絲毫缺點。

辰太二十七歲時來到東京，在一家小工廠工作，是外包又外包的衛星工廠，整個工廠員工不到四十人。富子就在這工廠老闆的家裏當女傭。富子比辰太大一歲，來自新瀉縣的海岸地區，是個身材高大、淡眉、顴骨突出的女人。

他們在一起三年後轉到另一家工廠。從這時候辰太開始想和富子分手，並不是他另外有了喜歡的女人，而是和富子一起生活他覺得不舒服，太完美的老婆總令他覺得了無趣味。或許是因爲年紀比較大，她的確把丈夫服侍得很好。

雖然只比丈夫大一歲，但女人一過三十歲，和男人的差異就會迅速增大，女人越來越老化，男人却是更年輕了。辰太開始後悔和富子在一起。雖然並不是辰太有外遇，但他認爲和富子分手後必然可以得到自己所喜歡的女人。因爲如果和富子在一起不離婚，就不可能有那樣的機會，別的女人也不會理他。

他建議富子到餐館去做女傭。原先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計劃，而是有一次經過池袋的一條巷

子，看到一家餐廳前面貼着招募女侍的紙條，於是他想如果有和富子分開生活的機會，對這種難耐的心情多少會有幫助。

富子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她就是個這樣的女人，對辰太眞是百依百順。不僅如此，她還會預先發現辰太的想望，而對辰太付出超過的服務。她幾乎沒有給男人作主張的空間，她當然是出於好意，但男人會覺得永遠被牽着鼻子走。

富子告訴辰太她已經決定到餐館工作。固定薪是每月一萬元，但有很多小費，即使是新去的人，可能也有五、六萬元。工作了十年的女侍平均月薪是十萬左右。富子以極高興的聲音說，只要每月有五、六萬元對生活就有莫大的幫助，我一直沒有工作，實在很難過。以後可以用我的薪水來買你的衣服或用品，如果還有剩餘的錢，我們就可以在假日出去打打牙祭。她只想到可以幫助家用，却沒察覺辰太的眞正意圖。這就是經常攬着大權的妻子所會發生的自信心過度膨脹所引起的現象。

那家餐廳對着馬路的店面很窄，但裏面很深，樓上樓下共有六個房間，共僱了十幾位女侍，分早班和晚班。早班是在上午十點鐘以前要到達餐廳，先在厨房幫忙厨師準備。晚班是下午三點以前到達。隔一天換一次班。打烊的時間是在夜晚十點半，但是若以酒客爲營業對象時，也有超過十一點才打烊的。富子把這些情形都打聽得一清二楚。

從富子開始工作，兩個月之後情況逐漸有了變化。她開始化粧，也穿着漂亮的衣服。辰太從工廠回來，把富子準備好的晚飯吃了就睡覺。到了十二點左右富子下班回來，她會把辰太叫醒，

給他吃她帶回來的菜餚。那是店裏多餘的，或是客人沒動過的菜。富子每天回到家幾乎都帶着酒味。辰太以前並不知道她有那麼大的酒量，也許是生長在新潟縣的關係吧！富子會一再漱口以消除酒味，每聽到富子在厨房裏漱口，辰太就覺得富子變成不同的女人了。

本來每個月應該有五、六萬圓，但富子拿回來的錢並沒有那麼多，勉強只有三萬圓。據富子說，可能是因爲生手的關係。若想月收十萬圓以上，必須要掌握能指名的特定客人。而這種特定客人是帶有危險性的。男客人幾乎對女人都懷有野心，富子把從同事那兒聽來的事說給辰太聽，有同時和幾位客人保持特殊關係的女人。也有愛上某個男人而還向其他客人獻殷勤的女人。還有人以自己的身體爲代價來搶奪同事的客人。當然也有做不到那種情形的女侍。對客人的要求當然也要適當的應付，最後實在沒辦法時，只好放棄那些糾纏不清的客人。但是在危險邊緣上還是要討好客人。

富子說看到那種情形覺得眞是不要臉。這話是表示自己並不同流合汚。辰太卻認爲不會有男人去誘惑她，因爲她並不具有那樣的魅力，再怎麼化妝也改變不了一張醜面孔，頂多是在同事之中扮演陪襯的角色吧！這種人當然沒有辦法從客人手中拿到更多的小費。

可是，每個月能增加三萬元的收入，不管怎麼說都是好的。富子用這錢買了辰太的衣服，自己的東西幾乎一點也沒買。上班穿的衣服是年輕時穿過重新拆洗的，那款式已經不合潮流，一定會受到同事們取笑，可是富子似乎一點也不在乎，把丈夫看得比自己還重要，這種全心全意對待丈夫的情形和辰太死去的母親很相似，對丈夫照顧得太過分了。辰太覺得如今他能了解父親爲何

要在外面養女人了。

想和老婆分手並不需要真的殺了她。如果老婆很體貼，實在提不出離婚的要求，那麼就虐待她，設法讓她主動提出離婚；但是被老婆服侍得十分周到的男人，相對地也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默默的從老婆身邊逃走，但是辰太擔心這樣會失去了吃飯的靠山。到了中年以後，他能找到什麼好工作呢？雖然鐵工廠多的是，可是不管他逃到那裏，富子都有可能找遍全國的鐵工廠把他逮到。由於受到熟練鐵工的限制，警察接到請求尋人的報案後，會向全國的鐵工廠查詢，立刻就能找到他，所以他壓根兒就不想逃走。

如果要分手，也應該有長遠的計劃和不厭其煩的手續，用普通的方法去達到目的。可是辰太並沒有做這樣的選擇。他幼年時的經驗可以為他今日選擇相反方向的動機做解釋。「沒有經驗就不容易做到的事，如果這經驗是久遠以前的，是否也會促使採取行動呢？」類似這種和精神有關的問題，也許讓精神醫學家分析後，能夠提出充滿醫學專用語的報告，但是，在此只能以警察專用語的調查記錄去了解他的行動。

5

根據警方的記錄，辰太曾經三次把富子帶到其他地方企圖殺死她。第一次是到房州的海岸，第二次是在青梅的山裏。他所做的事前準備是先向鄰居抱怨富子在餐廳裏有了別的男人，當然他是以發牢騷的方式，不着痕跡地把話傳出去，人們對於有興趣的流言，通常會把當事人當在鼓裡

擴大那些謠言。附近主婦原本就對衣着漂亮、化妝艷麗的富子很反感，而且她的工作場所又是以取悅男客爲主的，發生外遇是大有可能，不僅鄰居們，連警察都相信了。

第二次他計劃把富子從青梅山裏的絕崖推下去。他偏偏要這樣做，所以沒有和富子一起離家，而是在新宿和富子會合。他事先吩咐富子絕不可告訴鄰居是和他一起出去的，因此，富子好像是和其他男人去幽會。

可是他並沒有如願以償地把富子給推下山崖。

辰太在受審時回答說：

「本來我是要推她下去的，但是在崖上遇到人。」

「對方也是一男一女，比我們年輕。那個男的大約是二十七、八歲，女的也差不多同年齡。他們坐在草地上，富子看到他們就說她也累了，要休息一下。我心裏雖然覺得很糟糕但也只好和富子坐在那一對男女附近。」

那一對男女好像不是夫妻而是情侶。富子同那女人寒暄，那女的也和顏悅色回答，於兩個女人閒聊了一陣後，那男的也加入談話。辰太雖然覺得內心很亂，但也無計可施。

「那女的說是在酒吧當『吧孃』，富子聽了還說『我是在池袋的小餐廳裏做女傭，酒吧的收入一定很多。』諸如此類的話題，我心裏覺得有了麻煩。」

於是，這一天的計劃只好作罷。最後一次行動是經過一個月後，以同樣的方法和富子會合，又到了青梅山的絕崖。「我抓住機會，把富子推下十多公尺高的絕崖，我走下去看時，富子倒在

那裏臉上出血。我怕富子只是昏迷，一會兒還會醒來，所以又用大石頭砸她的頭，直到確定她死了。附近山裏都是樹林，我在附近挖坑埋屍後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到富子工作的店裏找老闆娘，我說富子從昨天出門就沒有回家，店裏知不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老闆娘露出非常擔心的表情說不知道。於是我說富子可能和這裏的客人相好，老闆娘立刻說富子不可能發生這種事。但表情顯得很狼狽。我從她的表情可以推測富子已經很能應付客人，老闆娘似乎是知道富子有了特殊的男客。」

辰太假裝等待富子回來，大約有一星期左右。在這一段時間裏，辰太告訴鄰居說富子拿走值錢的東西，八成是離家出走了。

以前他就曾故意向鄰居抱怨說富子另有情人，現在鄰居都認定富子是和情人私奔了。而她在餐廳當女侍的身分有助於讓人更相信她的去向。家庭主婦們本來對那些不是從事正當工作的職業婦女就有成見，即使明知富子對丈夫平素很體貼，也認爲那是表裏不一的行爲。一般婦女對從事特種營業的女人本就輕視，尤其是有夫之婦而又在那種場所上班，簡直就是深惡痛絕。因此，鄰居們一致認爲富子是趁丈夫不在家時，携帶值錢物品和情人私奔了。

鄰居婦人勸辰太向警察局報案請求協助尋人。

於是辰太到轄區的警察局報案。請求尋找失踪人口是在防犯股的窗口辦理，承辦人詢問富子離家出走的情形。

「是在餐廳當服務生嗎？」

承辦人一聽富子的職業後，立刻冷漠地一副興趣缺缺的樣子。

「會不會是在工作的場所認識了她喜歡的男人？有沒有那樣的徵兆呢？」

那位警察主動推測可能的情況。對於一個在特種營業場合工作的女人，似乎警察和家庭主婦的看法都是一樣的。

辰太就開始陳述最近三個月來富子的異常態度，包括富子態度轉變冷漠，以及只有夫妻才能感覺出來的徵妙變化。

「那個男人，你知道是誰呢？」

「不知道。我曾經問過富子，但她堅持不肯說，後來還駡我說男人不該這麼多疑善妒，沒出息的男人就沒資格問這件事。」

「你們這樣，經常在吵架吧？」

「富子通常都在半夜一點左右回家，所以我會起疑心而常常發火。我曾經有幾次要她辭職，可是富子總是不願意，甚至兇狠狠地反抗我。因此我想她是因爲如果辭職就見不到那男的，所以才不肯辭職。」

「在你太太離家之前，你們有沒有大吵一架呢？」

「吵是有，但並不是在前一天，而是在前三天，我把富子推倒打了她。」

——這其實是他回憶小時候看到母親和父親的情形，父親抓住母親的頭髮，把母親推倒在榻榻米上，母親匍伏在那裏哭泣，用一隻手墊在額頭下。那現在他仍清楚地記得母親的臉在散亂的

頭髮下，通紅而扭曲。

承辦人聽了點點頭，然後讓辰太寫下姓名和住址，又問道：有沒有富子的照片。過去很少照相，所以辰太就提出結婚時的紀念照片。那是在六年前照的，又經過照相師的大肆修整，和現在的相貌差異相當大。另外還寫下富子的特徵，以及離家時所穿的衣服及携帶的東西，還註明了富子的上班地點。承辦人把所登記的資料又看了一遍，算是受理這個案子，但是可以看得出他不會很熱心地去處理。

「我們會盡力去尋找，但是防犯股非常忙碌，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不知道能不能馬上找到你的太太。請求尋找家人的案子全國共達幾十萬件之多，近幾年來失踪的有夫之婦越來越多。那麼，你自己也要去找找看，既然是吵架離家出走的，說不定過幾天她就回來了。」

原則上警方是不介入夫妻吵架的，尤其是在特種營業場合上班的女人，通常男女關係都很複雜。這個被老婆拋棄的可憐男子要同去時，警察甚至沒有擡頭看他一眼。

從警察一次也沒有到富子工作的餐廳去查詢就可以看出警察對這案子是多麼地缺乏熱忱。照警察推測富子可能和她在餐廳認識的男人私奔，至少就應去問問餐廳的經營者或其他服務生。也許警察忙於重要犯罪事件，無暇顧及這種家庭糾紛、外遇或離家出走事件。

鄰居的主婦們對辰太表示十分的同情，但這種同情背後充塞着更多試探別人隱私的好奇心，甚至希望這不幸事件不要落幕——

主婦之中也有人建議辰太，拿着富子的照片（六年前照的）到照相館放大，貼在傳單上，晚

上到池袋或新宿的熱鬧地區去分發。傳單上寫「有沒有看到這個人，她是我離家出走的妻子」。但是，在無奇不有的今天，這種事已經引不起人們的興趣，路人多半只是看他和傳單一眼，就走過去了。辰太做了五天就停止這無聊的舉動。

到這時候是沒有人會懷疑富子已經被謀殺。由於這個過分體貼令他幾乎窒息的女人的失踪，辰太享受到了解放與自由，他是個正值三十五歲的壯年男子，他計劃下一個婚姻是要選擇一個更年輕而令他滿意的女人。

——可是，抑在另外一個和辰太完全無關的地方進行事件的偵查：因半年前兇殺案的涉嫌者所提出的不在場證明，警方要求他再提出證人。他說那天他曾和某個人到青梅山去，可是因爲那個女人和他有親密關係，警方對她的證言不予採信，警方要他再提出一位和他無利害關係的證人。

這個人終於想起在青梅山遇見的一對夫妻，於是就告訴警方，但他並不知道那對夫妻的姓名和住址，只知道那位太太在池袋的一家小餐廳裏當服務生。

專案小組和轄區的警察局連絡，請求協助尋找那位在餐廳服務的女人。

這時候防犯股才想起五個月前有位男子尋找離家出走的妻子，好像那位女子就是在轄區內的小餐廳當女侍，會不會就是這對夫妻呢？於是承辦人從辦公桌裏找出那一份尋找失踪人口的申請書，然後才鄭重其事地去查尋富子的下落，因爲她是這個事件的重要證人。

轄區警員帶着專案小組的幹員來找辰太，很認眞的詢問富子離家出走的情況。證人當然是趁

多越好，希望他們夫妻能共同作證。

「奶奶，保護我。無論如何要保護我。拜託！奶奶……」

在調查筆錄中這樣記載着張太的自言自語，可是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意思。

富婆與少年

梶山季之

梶山季之，一九二九年在韓国漢城出生。他充分把採訪記者的經驗發揮在他的作品中。一九六二年完成處女作『黑色試跑車』，描寫企業間無情的競爭及如何得到成功。一九六四年的『紅色鑽石』使他的聲譽不墜。他以詳細的調查與敏銳的觀察力來探討社會的黑暗面，是社會派推理之旗手。此刻他更為學生之寫作事業點燃熱烈的意願。

1

木……

崎貞夫滿十八歲時考取駕駛執照。

他雖然不能算是車迷，但一向很喜歡機械類的東西。

而且他認爲在今天的社會，如果沒有駕駛執照在手，是一件沒有面子的事。

貞夫沒有上大學。他的家境並不富有，當然不會買一部汽車給他。

可是由於某種關係而成爲電視明星柿原昌二的隨從，也由他駕駛轎車。

他的工作是根據經紀人所安排的程序，將柿原送到電視臺停好車後，就在攝影棚裏照顧柿原身邊的瑣事。

看來似乎很簡單，其實是很費神的工作。却也因此經常能見到著名人物，目睹演藝界的內幕，貞夫並不覺得這工作有什麼辛苦。

薪水並不菲薄，汽車雖只是國產貨但有一九〇〇CC的排氣量，而且就像自己的車一樣可自由駕駛，這一點是對貞夫最大的魅力。

柿原是個非常遵守法律的人，即使在深夜路上無行人時，經過十字路口沒有停車再開，貞夫就會遭到責備。

貞夫從開始駕車到現在從來沒有發生過車禍，可以說是受到柿原昌二的訓練所致。

話說這一天——正確的日期是今年的二月三日下午四點左右。

貞夫送柿原到富士電視臺參加彩排。走進攝影棚時柿原對貞夫說：

「麻煩你送三井君到TBS吧！」

三井是當紅的歌手，他上節目的時間已經到了，但接送的車子還沒到，正急得不得了。

柿原見狀便好意地請貞夫用自己的車子送他去。

「是，包在我身上。」

貞夫點頭後帶着三井到停車的地方。

「坐這裏比較輕鬆。」

三井說着自己就坐到前座的助手位上。

貞夫從後門出來左轉，經過單行道的窄路又右轉。

他計劃從白鶴酒廠的倉庫旁進入外苑東路。

外苑東路一帶的路中都有安全島，是三車道。

貞夫在路口的停車線暫時停車，察看一下路況。

大概仲之町交叉點的信號是綠燈，汽車從曙橋方面向日柳町排成三列行駛。

可能是前面的信號燈變了，行駛在外線的汽車在貞夫的車前停下。

貞夫舉手示意後，向前駛進約一個車道分的距離。

這時在中央第二車道上的小型貨車也爲他停車。

他向左看了一眼，仲之町的信號燈是紅的。

因爲貨車擋住了他的視線，他看不到中央第三車道有汽車過來。他爲了想更安全點而把車向前稍移動。

說時遲那時快，第三車道上從右方開過來的白色金龜車擦撞到貞夫駕駛的車的保險桿而緊急剎車。

雖說是緊急剎車，金龜車已經是停在十幾公尺前。如果他在發生車禍的剎那就踩剎車，他所停的距離顯示是以相當快的車速進行。

「喔，擦撞了，還是退到停車線，交涉保險的問題吧！」歌手三井說。

貞夫把汽車倒回到停車線。

「就在這趕時間的時候，眞是抱歉。」他向三井道歉說：「很快就會談好的。」打開車門衝

出車外。

保險桿凹入，車牌照撞彎曲了，車身有一點刮痕。

前面就是警視廳機動隊的正門，有兩名機動隊員，他們沒有任何動作，只是看着貞夫這邊。

外苑道路的確是屬於優先行走的道路。

可是，當看到三車道中，左邊的二車道上的汽車已經停車，而前面的信號燈又是紅燈，這時候從第三車道來的汽車應該想到：

「喔，一定有什麼狀況！」

立刻減速慢行，這才是駕駛人應有的態度。

相反的，白色金龜車抑和貞夫駕駛的轎車相撞。

車禍的責任當然是在對方。

「大概要進車廠整修個兩三天吧？」

貞夫想着，不禁咋舌。

可是他認爲……現在得趕緊把三井送到TBS，先問明對方的姓名地址，以及能從保險公司拿到修理費就行了。

白色金龜車總算把車開到路邊停下，但左邊的車門好像無法打開，駕駛人從右邊的車門出來了（日本是左側通行）。

貞夫走過去。

是女性，大約五十四、五歲左右。已經是黃昏了，她還戴着太陽眼鏡。

突然她以類似歇斯底里的聲音怒吼。

「你看我的車門打不開了！你是怎麼搞的啊！」

「很抱歉，但是，是你不對呀！」貞夫說。

「你說什麼？這是優先道路，是你衝出來的呀！」

老太太激動的大聲喊叫。

「可是，我是遵守道路交通法的。我怎麼可能在機動隊的正門前違反交通規則呢！」

貞夫很冷靜地回報一箭。

「我不管，反正是你的責任！你得馬上給我修理車子。」對方喊得口沫直飛。

「要求修理車子的應該是我，不過我很忙，沒空跟你在這裏吵，請告訴我你的名字和電話號碼，還有保險公司的名稱。」

貞夫拿出駕駛執照給對方看。他認爲既然人沒有受傷，只有車身的損傷，找到彼此的保險公司交涉，這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柿原曾經向貞夫說過，若是在外國，碰到保險桿誰也不會找麻煩，因爲保險桿的用途就是在這裏。

可是，日本人一向把汽車視爲寶貝，即使擦撞保險桿，車主也會火冒三丈。

其實，汽車充其量只是人類的第二對脚，算不得是寶貝了。

那女人對貞夫嘰哩嘩啦叫喊了一陣後，才報出姓名和住址。

「請告訴我是那一家保險公司？」

貞夫急忙問道。

「我沒有那種東西！因爲我是無車禍駕駛主義者！」

談了很久都沒有什麼結果，貞夫只好說：

「我有急事，晚上再打電話給你。」

貞夫急忙趕回自己的車上去，因爲歌手三井急着要到TBS去上節目。

結果三井雖然沒有準時到達攝影棚，還是勉强趕上節目的時間。

貞夫看到三井上了TBS的節目，他立刻回到富士電視臺。

貞夫開車送柿原回到練馬的住宅，兩人正一起吃速食晚餐時，有電話找貞夫。

對方說是牛込警察局。

貞夫楞住了，因爲他想不起有什麼事要麻煩警局。

「你是木崎貞夫先生吧？」對方確定是他後說：「請你馬上來一趟。」

「什麼？爲什麼呢？」貞夫以爲自己聽錯了。

「你被控告違反交通規則。」承辦警員冷漠地說。

可是，飯後他必須送柿原到電視臺錄深夜節目。

於是他答應明天早上去，然後掛上電話。

「有什麼事嗎？」

柿原問。貞夫就很坦白地把昨天發生的車禍說了一遍。

雖然柿原自己不駕駛汽車，但對道路交通法規非常的熟悉。

「雖然她是在優先車道，但我們的車是先進入車道，一車道和二車道的車不是都已停了嗎？何況我們車速很慢，顯然對方疏忽了安全駕駛的義務，而且車速也太快。從曙橋開始是上坡路，而白鶴酒廠一帶是坡頂，卽使是優先車道也必須減速慢行。在二月的黃昏天裏還戴着太陽眼鏡，眞是太沒常識了！」

柿原拿出交通小六法全書對貞夫說：

「這是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四十二條及第七十條。你被控告是沒道理的。」

貞夫聽了覺得比較放心些，他心裏想：

「我沒有錯，是那老太婆瘋了……」

2

第二天早晨他去了警察局。

而意外的狀況使他十分震驚。

控他的人竟然控告他。

——他撞了我的車以後逃走了。

貞夫感到好笑又好氣。

在客觀而冷靜的立場上看，自己才是被害人。可是，不知何時自己却成爲加害人。

控告他的當然是那白色金龜車的駕駛者。

這女子叫頓馬滿子，今年五十四歲，丈夫是某公司東京分公司的經理。

這對夫妻沒有孩子，她是社會上所謂的富婆。

據說在車禍發生後，她很激動地跑到警察局控告對方肇事後「逃逸」，她把貞夫視爲惡性的交通違規者。

「我不是逃走。我下車和她交涉，但這位頓馬女士只是吼叫，根本不能談，而且我有急事要辦，所以我跟她說再以電話連絡才走開的。」貞夫爲自己提出辯說。

……在慢慢聽了說明之後，貞夫也了解情況了。

最使他訝異的事是頓馬滿子只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參加了强制保險，至於其他的汽車險則一項也沒有參加。

所以她無法領到修理車身的保險費。

因此，她無論如何都要貞夫成爲車禍的肇事人，支付汽車修理費。

她的意圖是昭然若揭。

東京分公司的經理，應該有一份極優厚的薪水。

可是她却不加入保險，還大言不斷地說：

「我是絕對不會引起車禍的，所以我不需要保險。」

一個人怎麼可能厚臉皮到這種地步！

這是用常識判斷以前的感覺。

可是承辦警員似乎認定肇事責任在他，還說：

「幸好對方是個眼睛能看、手能寫字的人，否則的話，也只好認了……」

他的意思大概是對方如果是個瞎子或文盲，就沒有辦法控告貞夫了。

貞夫也覺得氣憤，立刻反脣相譏：

「眼睛看不見的人也能考上駕駛執照嗎？」

承辦警員苦笑解釋：

「別只顧講大道理。那我問你，你爲什麼逃走？發生車禍有報警的義務你不知道嗎？……」

「可是……」貞夫說不下去了。

因爲他想起以前在派出所門前發生過同樣的汽車擦撞事件，就在當事人下車彼此交涉時，派出所的警員並沒有說：

——車禍要報告。

甚至還站在那裏一副視而不見的樣子。

如果有人受傷，派出所的警員也許會跑過來處理，可是單純的擦撞事件，卽使是送到法院，

也只是民事案件，大概是怕管起來太麻煩吧！

貞夫露出不滿的表情說：

「我不認爲那是車禍，應該是當事人和談能解決的事，再說我怎麼想都覺得我沒有錯。」

警員這時停下正在寫筆錄的手說：

「還是付修理費和解算了，因爲對方是經理夫人……」

據說頓馬滿子的丈夫既是東京分公司的經理，也是總公司的董事。

「董事夫人就不會發生車禍嗎？車禍和身分年齡有什麼關係嗎？」

貞夫實在氣極了，便不客氣地反抗。這時坐在旁邊的警察站起來不分靑紅皂白地說：

「是你的錯！」

貞夫已經是臉色鐵靑了，但他還是繼續解釋：

「既然是董事夫人，再怎麼樣也應該參加交通保險，像那種程度的擦撞事件，每天有幾千件發生在東京市區內，如果都去向警方報案，恐怕你們也會受不了！這是沒有加入保險以及沒有遵守交通規則的頓馬女士錯了。」

「是這樣嗎？」

承辦警員拿起頓馬滿子的被害調査表唸起來。然後很得意的說：

「看吧，在十公尺前發覺你的汽車，可是已經來不及剎車了……她是這麼說的，她的車道是優先道路，你知道嗎？」

「可是第一車道和第二車道的車都停下來，十字路口是紅燈，我也有先進入車道的權利。」

貞夫抗議道。

承辦警員聽了，用比剛才和緩的口吻說：

「頓馬夫人表示只要你支付修理費她就撤回告訴，怎麼樣？和解算了……」

貞夫想起柿原的表情，他自言自語：

「柿原先生也說我是對的……」

這樣一想，他立刻擡頭挺胸道：

「我才應該向她要求修理費呢！這是事實！」

「哦？有證人嗎？」

「當時三井先生坐在助手座上，而且在發生事情時第四機動隊的隊員正向我們這邊看……」

貞夫提出當時的情況。

「原來如此。」承辦警員很不情願地點頭說：「那麼，你是無論如何都不肯和解了是嗎？」

「因爲這是對方的錯誤！」

「可是你被控告了呀！」

「我知道。」

「這樣會受到行政處分……也可以嗎？」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可是，我不懂爲什麼你們不肯採納我的理由呢？」貞夫提出抗議。

「你是擦傷了別人的汽車還逃走。」

「我說過我沒有逃走！我把自己的姓名住址、電話號碼還有保險公司名稱都告訴她了，而且還拿駕駛執照給她看，證明我的身分。」

「你疏忽了車禍必須報警。」

「那是因爲我不認爲是車禍，如果你這樣說，以後我會照着做！」

「好吧……」

貞夫被問了半天的口供，筋疲力竭地離開警察局，可是心裏的氣憤却難以平息。

不僅是承辦警員單方面的認定：

——你錯了！

在旁邊的其他警員們也不分靑紅皂白地指責他錯。

如果是膽小者或脾氣暴躁者，受到這種波浪狀的攻擊，必然會造成對自己更不利的局面。

「那個老太婆未免也太……」貞夫愈想愈氣憤。

道路交通法第三十六條有明確規定：「車輛等在進入沒有整理交通的交叉路，而其他道路已經有車輛進入時，不可妨礙該車輛的行進。」

在仲之町交叉口雖然有交通號誌，但沒有整理交通，而且外苑東路是優先道路的三車道。

而且還是坡路。

兩個車道的車已經承認他先入車的權利而停車，但是，她却趁此機會在第三車道開快車，這

才是豈有此理！

已經是日薄西山了還戴着太陽眼鏡。

回來之後，他向柿原呂二報告。柿原說：

「那是警方的不對。我們是靠人緣吃飯的行業，盡量不要把事情鬧大，如果你認爲自己絕對沒有錯，坐在助手席的三井先生也那樣認爲的話，你可以力爭到底。」

3

警察叫他到現場驗證時，貞夫再度見到頓馬滿子。

她一見到貞夫就來勢洶洶地說：

「你那樣亂開車！還不肯認錯，你究竟想要怎樣？照你那樣開車，以後會撞死的！」

她是在示威……自己一點也沒有錯。

貞夫不禁被對方的氣勢壓倒。對方立刻乘勝追擊：

「看吧，你也心虛了吧！既然如此，你還是付付汽車修理費吧！」

「關於這件事，我要請律師來談判。」

當他這樣表示之後，頓馬夫人的態度才緩和下來。但她在現場所暴露出的無知程度，簡直令人訝異。

貞夫說：

「兩個車道的車都停了，我爲了確認第三車道的安全而向前移動了一點點，沒想到這個人的車衝了過來……」

她聽了立刻暴跳起來：

「是你的車衝出來的，我的汽車有可能橫着走嗎？」

氣也不喘，立刻又說：

「我是開轎車才沒有受傷，如果是騎機車，當場就會被撞死！」

貞夫心裏想：「怎麼會是這種人……」

三線道是根據車輛的大小或車型，分別劃分出所應行駛的車道。

她竟然連這都不知道。

靠中央的第三車道是供轎車等高速車輛行駛，然後依序是低速車、貨車、巴士、機車等。

可是來驗證的警察也跟着說：

「對，如果是撞到機車，一定會出人命的，你就要去監獄了。」

貞夫憤慨地回答：

「難道警察鼓勵機車違反交通規則嗎？」

「什麼？你說我鼓勵違規？」

「機車行駛在第三車道是違規駕駛，所以不可能撞到機車。」貞夫說。

對貞夫的辯白，董事夫人和警察都無辭以對，但她依然不甘示弱，大吼說：

「不管怎麼樣你都得付修理費，反正是你錯了！」
五十四歲的女人，正是停經的更年期，也許因此出現歇斯底里的症狀吧！
她一直不管情況如何，總是一廂情願而且蠻不講理。
她甚至沒有任何交通法規的知識——不，是沒有道德心。
如果她是守法者，她當然會加入保險，可是她居然還強詞奪理：
——我絕對不會發生車禍，因為我隨時都很注意安全駕駛，我根本不必參加保險。
她說得出這種毫無道理的說法。
難道因為從來沒有小偷光顧過，就故意不鎖門，有這樣的傻瓜嗎？還自作聰明的說：
「我要告訴你，你那樣亂開車，會活不久的。」
貞夫原想反駁說妳才是亂開車。但他還是忍住了，因為他察覺和那無知識又歇斯底里的女人講理是沒有用的。
幾天以後——貞夫收到一封存證信函。
打開一看，是頓馬滿子寄來要求貞夫支付金龜車的修理費八萬三千兩百六十圓。
這是貞夫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到的存證信函，以及第一次被要求八萬多圓的金錢賠償，他為此而驚慌極了。
於是他去找僱主柿原商量。
柿原毫不在意地說：

「把這封信送到我們的O・I・C，讓保險公司和頓馬交涉就行了……」

於是貞夫把信送到保險公司。

聽說修理那輛金龜車的汽車修理廠負責人是保險公司的熟人，貞夫因此特地去了一趟修理廠。

負責人很隨和的和貞夫見面。

「那位老太婆經常給我們帶來麻煩……」

然後苦笑著告訴他修理的明細。

貞夫心裏想：「果然如此！」

……她是累犯。

是惡性的違規者。

儘管眞相是如此，警方還是認爲他是加害人也是壞人。

「這是爲什麼呢？」貞夫從各方面加以檢討。

他把自己和頓馬濡子做一次比較。

第一個不同點是性別，頓馬濡子是女性。

警方在潛意識中對女性有較寬大的胸懷，不論是老小美醜。

他是男性，立場上就比較吃虧了。

第二是年齡的差異。

五十四歲對十九歲。

由兩種年齡來比較，任何人都會認爲年紀大的一方比較小心愼重，不會亂開車違規。

而才十九歲的貞夫，當然是個莽撞的年輕人，容易有脫軌行爲的年輕人。

第三點不同是身分。頓馬滿子是大公司的董事夫人。丈夫在社會上擁有財富和地位，她身爲有頭有臉的人物的妻子，別人當然會認爲她的行爲是絕對正確的。

另一方面，貞夫的僱主是靠人緣吃飯的電視演員，因此貞夫不願提柿原昌二的藝名。

汽車牌照是用柿原的本名登記的，貞夫是這個人所僱用的司機。

貞夫雖然年輕，但他會顧念到柿原的地位而沒有把柿原也扯出來，因此他認爲隱瞞這件事並不算壞事。

可是，怎麼說他都只不過是一名僱用司機，誰也沒有把他放在眼裏。

第四點是頓馬滿子惡人先告狀，非但不提自己的錯，還跑到警察局去申訴。

——對方撞了我的車以後逃走了。

事實上，去告狀的並不一定就是好人。而她在發生交通事故後裝成可憐兮兮的樣子去申告，因此被看成是守法、忠實的人。

而貞夫則相反的被視爲輕忽申報義務、駕車逃逸的惡性司機。

一切都和事實相反。但是，五十四歲的董事夫人激動的跑去告狀，承辦警察當然認爲她是被害人。

既沒地位又沒聲望的年輕貞夫就被認爲闖禍又逃逸的違規者，而且斷定他是既魯莽又不肯認錯的人，警員也因此對他反感。

一開始他就處於劣勢，而且反擊得又晚，木崎貞夫這一方已經顯得很吃力了。

一切情況都顯示對她很有利。

警察局這種地方遇事總是希望速戰速決立見勝負。

這種作風其實是悲哀的習性。甚至可以說在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早晨，貞夫到警察局時，警方已經完成了判定。

木崎貞夫在警察局裏沒有說一句「對不起」。

錯在頓馬滿子。

沒有做錯事就不需要道歉，他到警察局是去說明事實。

如果這樣就傷了警察的感情，那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4

貞夫在這之後完全忘了這件事。

因爲已經交由保險公司逕行和頓馬夫人交涉，所以他認爲是彼此自行負責修理費用而達成和解。

可是——後來才聽說頓馬夫人壓根兒就不理會保險公司的約談，就在無法講通的情況下，一

再拖延。

入夏之後，木崎貞夫的僱主柿原昌二經常會帶着家人住進位於那須的別墅。

在別墅裏，汽車和冰箱同樣都是必須品。

沒有汽車就像沒有脚一樣，哪兒都別想去。

肉或水果等食物可以儲存在冰箱裏，但若想吃新鮮的魚，或補充食物，就必須到黑磯的街上才有得買。走路的話足足需要一個小時。

往返共需兩個小時以上。

柿原夫人由於汽車追撞而患鞭笞症之後，就有了駕駛恐懼症。

因此，貞夫必須跟着到別墅去。

幸好僱主柿原在周末必須到大阪錄影，只能在別墅待四天，就得回大阪……這樣的生活成爲暑假期間的慣例。

有一天在那須，因爲連着幾天雨，孩子們都感到無聊極了，木崎貞夫就對孩子們說：

「大哥哥帶你們出去兜風吧！」

於是貞夫開車帶兩個孩子出去玩。

路上看到幾家建築公司在那須整地開闢，像是要蓋別墅。

那須的道路有凹凸不平的石頭路，也有舖着漂亮柏油的道路，兩旁排水溝修砌得很整齊。

據柿原說，美國的法律規定，出售自宅用地時，必須要先設備好水電、瓦斯及良好的道路。

在這方面，日本就比不上美國了。

貞夫經過好幾條別墅的馬路，突然他看到一個門牌，本能反應使他立刻倒車退出那條路。

那門柱是用熔岩建造的。上面的門牌寫的是「頓馬寓」。

這種姓氏是極稀有的。

「大哥哥怎麼了？」

孩子們也察覺出不對，連聲直問。

他繞道之後急忙繼續兜風。

但是他心裏想「不可能吧！」他不甘心那是那可惡的老太婆……頓馬滿子的別墅。但願是偶然的巧合。

可是，當第二天孩子們去河川游泳之後，貞夫還是放心不下那個「頓馬寓」的門牌，他悄悄地開車去看個究竟。

昨天看到時大門是緊閉的，今天却是門戶大開，那輛可恨的白色金龜車立刻映入眼簾。

「啊！」他在心裏大叫一聲，故作冷靜地確定了車號……一點也沒錯。就是和他發生擦撞的金龜車。

「果然是那個老太婆的別墅！」

這時他有下車進去一探究竟的衝動。說實話，他這時最大的願望是進去對那輛白色金龜車用力踹兩脚！

但是，他戴上太陽眼鏡繼續開車。已經忘却了的奮傷再度出現在心版上，隱隱作痛，他感到十分不愉快……。

貞夫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

並不是有特別的理由。

只是覺得不說出來比較好。

警察局裡的承辦警員、及那些事不關己的警員們的高壓態度。

還有那個像瘋子一樣、非但不認錯還厚顏要求汽車修理費的五十多歲醜陋老太婆。……

「這算什麼董事夫人！這算是什麼正義！」

貞夫不知不覺地咬牙切齒起來。

暑假結束了。秋天突然降臨東京。

木崎貞夫接到新宿區地檢處的傳票。

他在指定的時間裏到達地檢處報到，立刻不分青紅皂白的被指責一頓。

「你怎麼撞了別人的車還不肯付修理費！」

貞夫道：

「應該是由保險公司去交涉……」

「不，根本沒去交涉，」對方搖頭說：「頓馬夫人說打了很多電話都不來和解。你們也應該表現出一點誠意吧！」

這種說詞眞是高壓手段！

貞夫不清楚頓馬和保險公司交涉的過程，所以只好默不作聲。

他認爲這件事早就解決了。

地檢處這一天傳他去的目的是爲行政處分作認定車禍。

可是，承辦人似乎已經先被頓馬滿子的話蠱惑了，他帶著輕蔑的口吻說：

「如果你在發生車禍後立刻答應和她和解，事情就不會演變到這種程度。」接着又說：「八萬圓左右的錢你拿不出來嗎？」

貞夫搖頭抗議道：

「你找錯對象了，她才是該付修理費呢！頓馬女士只因爲自己沒有買保險，就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叫我付修理費。」

對方聽了以後，冷漠的宣布道：

「沒關係，誰對誰錯，簡易法院會決定的。」

不管是警察或司法官，好像一開始就以汽車的等級來決定不同的待遇。

司機也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自用車和營業車、年紀大的人和青少年。

女性和男性。

高級車和國民車。

進口車和國產車。

自用轎車和計程車。

貨車等與小客車。

……司機駕駛這樣各種不同的車輛。而警察和司法官的心態却是一樣的，有寬待上等車司機的傾向。

頓馬蕭子開的雖是小型車，但至少是進口的德國車。

而他開的是國產車。

雖然都是自用車，但他是男性，又被看成是毛頭小子，顯然對手是比較受到尊敬。

「怎麼樣？你不能去向你的僱主借八萬元嗎？」承辦人說。

「過去我沒有說出來，現在我告訴你，我的僱主是電視演員柿原昌二，他是不會在乎十萬或二十萬的錢。只是因爲我沒有錯，頓馬女士還無理要求修理費，甚至還去控告我，我是堅持正義而抗拒的。」貞夫回答。

這一說，對方立刻很驚訝地說：

「哦？那個著名的柿原昌二就是你的僱主嗎？在警察局時你爲什麼不說呢？你早一點說就不會把事情弄成現在這樣僵了！」

態度馬上就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木崎貞夫心裏想：

「可惡極了！」

難道說著名人物的司機就不會把事情弄僵？難道沒錢的小伙子就只會壞事？對同樣一個人，把他視爲跑腿的，抑或是相反的人物——會出現極大的差異。聽對方的口吻，似乎若在當初就把柿原昌二的名字搬出來，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貞夫是年輕人，具有年輕人的純眞。

有潔癖不喜歡卑鄙的事。

一開始頓馬滿子就是有罪的。

他自認是無罪的。

可是那時警察們七嘴八舌把他塑造成肇事者，就把他移送地檢處，既是已移送，他就必須站在法院被告席上。

還有比這更矛盾的事嗎？

——由於對方眼睛看得見、手能寫字，才能够控告你，否則只好認了。

還有：

——如果是機車行駛在第三車道就會出人命。

這些話都是警察說的。

事實上瞎子不可能有駕駛執照，機車不可能行駛在第三車道上。

貞夫就是被這些不講理、沒有交通法規知識的人偵辦，搞不好會判他個「有罪」。

年輕的貞夫對這個社會上充塞著虛僞十分氣憤。

有權有勢的名人，卽使是犯了法也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嗎？

這種不合理的情況可以存在嗎？

法律對所有的人應該都是一視同仁，它必須是公平的。

可是，僅僅因爲她是個董事夫人、是個富婆，她就理所當然被看成被害者。

「我要找那老太婆報仇！」

木崎貞夫暗自下決心！這也是必然的結果。

5

進入十一月後不久，接到東京簡易法院日比谷分院的傳票。

貞夫出庭應訊。頓馬滿子直截了當就表示她無論如何都要拿到八萬三千二百六十圓的汽車修理費，她甚至說只要貞夫付錢，她馬上撤銷告訴。所以貞夫根本無法跟她溝通。

於是又延期到下一次開庭，但她知道貞夫是電視名演員的司機，氣焰已不再那麼熾了。

就在這天晚上，她透過律師放低姿態說：

「希望能付修理費的一半。」

爲了這件事，貞夫又找柿原商量。

一向難得動怒的柿原也以氣憤的口吻說：

「三井先生也表示願意做證人，而且我們也交代律師要堅持到底，關於費用你不必擔心，我們一把知名人士提出來，她立刻就採低姿勢，像這種卑劣的人，現在正是給她一個教訓的好機會。律師還說必要的話，我們可以反過來控告她。明明是肇事者還坐在原告席上，眞是太不像話了……」

「以後還請多幫助。」貞夫說過感謝的話以後又接着說了一句令人摸不着頭腦的話：「不過我會盡快解決。」

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星期天，隔一日的二十三日也是節日放假。

這就是所謂隔日連休的假期。

那須此時正是紅葉褪盡前——最美的景致。

貞夫向柿原暗示那須紅葉之美，柿原終於說：

「對，至少也應該到別墅去睡一夜。」

這幾乎是一種「賭博」。

貞夫預測在這隔日連休期中，頓馬萧子一定會駕着那部白色金龜車到那須別墅。

結果柿原因工作關係不能前往那須，可是孩子們吵着不依。

於是就改成在星期六晚上，由貞夫開車送柿原的家人到那須別墅，這對貞夫而言毋寧是幸運的。

可是，星期六晚上頓馬沒有到那須。

翌日，星期天。貞夫從頓馬寓前經過兩次，還是沒見到那白色金龜車。

他感到十分失望。

當他想最後一次碰碰運氣，就在星期一下午到那裏時，竟然看到那輛金龜車停在大門邊。

「太好了！」來得好不如來得巧，他興奮極了。

頓馬寓位在這個地區的分割地帶，也算是邊端。

道路對面的斜前方只有一棟孤單的小山屋別墅。

在這裏別說是行人，連汽車都很少經過。

就這角度而言，貞夫已經掌握了地利。

貞夫在晚飯後找到了藉口：

「我去加油。」

就這樣開車出來。

頓馬寓的燈是亮着，擋風門是開着。

貞夫把汽車開到斜前方已經關上擋風門的小山屋別墅前。他停好車子跳過籬笆，很小心地走到庭院前。

庭院裏好像新栽種的韓國草使他的腳步聲完全消失。

不知是什麼原因，只有隔壁部分的擋風門是關上的。

他悄悄走過去，把耳朵靠在門上。

好像是刮風一樣的聲音。

「那是什麼呢……？」

他無法分辨出那是什麼聲音。

突然他聽到有人說：

「啊，小鬼！」

他嚇一跳，以爲是叫自己，急忙向後退。不巧，又碰到空花盆，發出很大的聲音。

貞夫急忙跑到旁邊黑暗的地方。

那裏有一扇擋風門是開著的。

貞夫躲在暗處屛息靜氣。他聽到有年輕男人的聲音在說：

「大概是野狗野貓吧，一定是來找吃的東西……」

然後貞夫聽到關上玻璃門的聲音。

貞夫再度小心翼翼向陽臺繞回去。

由於有一扇擋風門是開着的，可以把裏面看得一清二楚。

這一會兒他楞住了，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沙發式的床舖。

煤油爐裏的火光顯得特別紅艷。

床舖上，有個年輕男人把臉埋在兩條白色大腿之間。

看不見女人的臉，因爲她在男人的身體下，被那東西壓住了。

貞夫至少還知道這叫做96式的前戲。

「啊！小鬼！我忍耐不了了！」

女人在大聲叫着。

那聲音和可惡的頓馬淄子的聲音完全不同，既年輕又有彈性。

木崎貞夫在心裏咒罵：

「可惡極了！不能寬恕！」

她居然把年輕男子帶到那須別墅裏作愛。

這個董事長夫人怎麼得了！

他看着兩個人淫穢的交媾圖，心想：

「現在可爽快了！」

他緩慢回到大門的方向，開始輕輕地取下輪胎的護蓋，他極小心，不讓發出一點聲音。

金龜車是後輪帶動的汽車。

貞夫取下前輪護蓋後，以事先準備好的金龜車專用工具把螺絲放鬆，才幾分鐘他就完成作業。

蓋好輪胎護蓋，貞夫跳過籬笆，向小山屋輕快地跑去。

……沒有任何目擊者。

二十三日是下雨的假日。

孩子們覺得無聊，便要求貞夫早點帶他們回去。

貞夫雙手握緊方向盤，一言不發地開向東京。

細雨中車行駛至川越路，有幾個穿雨衣的警察站在路中央指揮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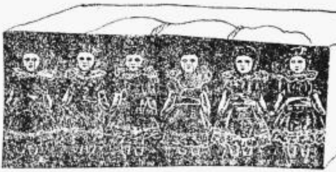
大約距離一百公尺左右的右邊道路，一輛面目全非的白色金龜車躺在那兒，另外還有一輛可能是相撞的傾卸車也停在路旁。

沒見到傷患，可能已經送到醫院去了。

「一定是因爲天雨路滑，和對面的來車相撞……」

木崎貞夫像是喃喃自語，突然又以極興奮的聲音說：

「看樣子是當場死亡了！」



湖畔的女人

小松左京

小松左京，一九三一年在大阪出生。畢業於京都大學義大利文學系。曾經擔任核子問題採訪記者、廣播記者。也寫過短時期的相聲劇本。一九六三年以『爲大地之和平』進入文壇。次年又以『阿柏支族』受到文壇的矚目。一九七四年以『日本沈沒』獲第二十七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此書成爲空前暢銷書。

1

每年春天聽到三月跫聲，就會想起近江路，心情也跟着飄飄然起來。

我雖然是個攀不上風雅的荒蕪派，但以我久居關西多年，對當地了解之靈感，認爲早春最好的地方是近江路。

關西地區的「取水」——東大寺修二會的二月堂例行儀式過後，到了春分好像不是來自蟲而是來自「人的驚蟄」，一輛輛自用車或遊覽車滿載着善男信女，大批的湧上名神高速公路，不僅是堅田、大津、膳所、石山等地人滿爲患，甚至彥根、湖南地區都受到人車波潮的衝擊。

櫻花季節裏的人潮當然不是壞事，但近年來由於車輛大量增加，使得春之溫馨也被汽車排出

的廢氣及交通阻塞的焦急，弄得成爲春之假臭。——可是，十二月、一月的湖國，嚴寒之陰晦、濕冷，會使人聯想到北國的情景，帶着雪花的冬風從灰暗的天空向湖面吹襲，使人心爲之閉塞。不若在似有似無的陽光下，在春天的氣息中，在白白灰灰的雪景中，能感覺出植物萌芽的蠢動，如此之早春是最好不過的了。

暫且不論面臨日本海的方面，在近畿地區中，能享受到雪國鮮明生動的春天，唯有在早春的近江路上。不過，由於近畿的溫暖，這種早春的風情，能享受的時期很短，當它由冬眠中醒來時，在比良、伊吹、若狹的山峯，以及在湖北、湖東地區還留着殘雪未融，樹木剛萌新芽。

進入三月之後，還有一個使我情急的理由。

野鴨季節在三月過後就結束。——我規定自己每年至少要去一次湖東長濱「鳥忽」。這一家老店能巧妙地保存野鴨原味，到三月底還能供應令食客滿意的味道。但是在彼岸過後，在能使全身溫暖穩強的氣候中，濃厚的野鴨火鍋風味也會減少幾分。雖剌骨但不會使心冰封的近江路早春之寒氣，加上「鳥忽」的野鴨，如果想在這季節中同時享受到這兩樣，只有在二月到三月的短時間內前往一遊。

入二月，在往來東京的路上，在滋賀縣內車中看水銀色的湖面時，內心似乎感受到有某種東西在催促。——今年不斷的有瑣事纏身，不知不覺到了三月，心裏盤算明天或周末就去，結果一拖再拖，連三月三日的男童節也過去了。

——難道今年會……

看似都不重要，卻又都糾纏不清，總無法下決心放棄那些雜事，因此我只得不停地忙碌，就這樣帶着遺憾的心情，心裏很令着滿東。

在這時候，久未謀面的桂文都師父突然打電話來。

「怎麼樣？這個星期四，」文都先生說：「因爲工作的需要，要到彥根去——在兩點半以前可以辦完事，如果有空就去往年的……」

「好極了！」

我被自己何其興奮的聲音嚇了一跳，繼而又爲惜不已。

「那麼，三點半在米原車站吧。——還是住一夜……」

「當然好，然後就按老路綫進行吧！」

和文都先生僅談了幾句話，使我心裏面的雜念一掃而光。——掛了電話以後，我匆忙再撥數通電話，把一些幸好還未答應的星期四和星期五二天的雜事，一件件回絕掉。

2

三月上旬的琵琶湖還殘留着寒夜的色彩。

經過逢坂山的隧道後，從「回響」的車窗向外望去時，視野突然開朗起來，在灰色的雪覆蓋之下，湖面發出水銀色的暗光，一直延伸向北方。比良和湖北的山峯都籠罩着雲層，或許是在下

雪。

濱大津的渡船場，叠在瀨田河畔的棚，都在長期的冬眠中，如死般寂靜。

在八日市附近，天際微露出雲縫，淡黃色天空隱約可見，有一、二條陽光射在湖面上，看來是呈現吉光。在還不到用餐時間我去了餐車，對着車窗喝一杯熱酒。——可是，就像手掌般大的晴空，不久旋即被厚雲掩蓋。車行至彥根時，窗外開始飄舞着細雪。

在米原車站下車時，看到四周的山峯積着雪——從這裏向東邊的關原，雪愈向東邊愈深厚。走出車站出口，立刻看到穿和服的桂文都師父站在計程車旁邊，一副本山人在此的模樣。從下到月臺走到這裏，這短短的時間裏，卽感受到從脚下爬來的寒氣，不由得縮緊脖子，半走半跑地鑽進計程車裏，還沒等坐穩，計程車就開動了。

「好久不見……」

聽到師父的寒暄，回答說眞是有半年沒見面了，這時計程車已經開到米原車站北邊。

「我已經打過電話給『鳥忽』。今晚仍然住在老地方，還有這個……」

師父邊說邊做出拿酒杯的樣子，而且眨着一個眼睛向我露出笑容。

「謝謝，眞是麻煩你了……」

說到這裏才發現前座助手席上還有一個人，我問道：「阿民今天沒有來嗎？」

阿民經常和師父在一起，是個人品溫和的跟班。

「他接到親戚家裏發生不幸的消息，今晚就從彥根直接回去了。……他實在很想一起來這

裏……」

「這麼說來，今晚我和師父兩人面對面喝酒嗎？——還是已經有漂亮的人兒溫泉水滑洗凝脂等在那裏了？」

「哪會有這種艷事。勉強能推掉今天和明天的事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如果你認爲只有兩個男人一起喝酒不夠意思，那就叫長濱的藝妓房準備一、兩個人吧！」

這令我聯想起一件事，不由得笑了起來。

「不，還是別去找長濱的藝妓房，這個主意雖然不錯，但若不湊巧，說不定會引起很大的麻煩。」

國鐵的舊東海道線是在米原站和北陸線分開。

——以米原站爲終點的有國鐵的舊東海線、新幹線、國道一號線、八號線、名神高速公路等幾條幹線，並排在生產近江米和近江商人聚集的肥沃的湖南平原中，交通很繁忙。從湖南東邊的米原再向北去就到了積雪很深的北國道路。

從新瀉經過金澤、福井到米原來的北陸線列車，車頂載着白雪，在三月天裏，從春天尚未降臨的北國帶來嚴多的訊息。——這種情形在北原江西的地方會引來人們好奇的眼光，但列車一進入湖東，立刻融入白皚皚的雪景裏，連火車的汽笛聲也散發雪國風味，尤其在琵琶湖的周圍，湖東的雪特別深厚。

從西北吹來的冬風掩到伊吹、鈴鹿的山地，雪便堆積在那裏，從湖南繞到湖東，可看到農家的茅草屋，告訴你，已經到北國了。

雖說今年雪下得較少，但離開米原不到五分鐘，從伊吹的山麓到北國的原野，全是一片銀色的世界。

雪雖厚，却還不到會掩蓋道路的程度。看跡象顯示，昨天和今天都沒有下雪，八號線的路面是乾的。車程不到二十分鐘就到達長濱。——在戰國時代，秀吉在這裏建造城池，如今此地以濱縮緬（紡織品的一種）和別珍的木屐帶著名。我對附近這小小的城市特別懷念。

在舊制高中時期的班上，有一位好友就是在這裏出生的，一九四八年、四九年時嚴重缺乏食糧和通貨膨脹，那時候我到過他家幾次。這位朋友非常開朗，有獨特幽默感，高中我們僅同學一年，但從早到晚就像連體嬰似的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後來還同租一個房間。但是，他的志願是法律，而且對我這種志願文學者的遊蕩癖好感到受不了，於是有一天趁我不在時留下一封信和一包東西搬走了。——和酷愛文學的你不同，我必須要用功……他寫着，口氣抱歉而措辭簡單，我讀了信以後打開那包東西，薄杉木盒裏裝滿了琵琶湖的小香魚和秦椒芽一起煮成的東西。我拿起一條放在嘴裏。用淡口醬油煮成而發出銀色光澤，新鮮小香魚腸肚的苦味和秦椒芽的芳香辣味充滿嘴裏，但是不知爲何我却直想掉淚。——原以爲這充滿光輝的「青春假期」能永遠持續下去，如今竟要宣告結束。原以爲身心都已化成一體的好友竟不告而別，今後將各走各的陽關道，懷着這種不捨之情，孤獨地坐在朋友搬走了行李之後的空蕩蕩屋子裏，愈來愈濃的黃昏夜色，但我沒

有打開電燈，雖然愈來愈冷，但是我也沒有生火，只是坐在黑暗裏不斷吃着小香魚和秦椒芽。很奇妙，這一段情景在記憶中特別鮮明生動。

每到長濱就會想起那位年輕時代肝膽相照的朋友，從他不告而別之後我們就再也沒見過面，但那小香魚的味道我却一直不曾忘懷。——一定是他媽媽爲他做的。當時只能吃到外來米和煮青菜，了不起能吃些薰的金魚肉，對這樣的窮學生而言，小香魚煮秦椒芽是他非吃到盤底朝天否則不會停下筷子的絕佳風味。魚腸肚的苦味加上秦椒芽的芳香，就好比是青春傷感的滋味。

「烏忽」店位於長濱市東南角。

——當地稱之爲祇園，在沒有街名的一個角落，那裏可能是從京都迎請來的八坂神社，「烏忽」店就在那附近，沒有牆和大門，從松樹林和假石山後就能直接進入玄關，還要經過一個小水池，池裏養着鯉魚。建造的年代已久，柱子等都呈現烏黑的顏色。

在街角下車，路面因泥雪而有點潮濕，松樹枝上的積雪看起來像一頂棉帽。

這一家是文都師父介紹給我的。——師父在幾年前因應長濱青年會議所邀請到長濱說相聲，然後有人介紹他認識這個店和店主。我和師父是在四、五年前，一個下雪的夜晚，在祇園花見小路的小店裏偶然見面的。當時是四月，而且兩人都在半路上。寒冷的夜晚似乎更助長雅興，同時也因爲沒有其他的客人而興致愈來愈高，認爲這樣的夜晚應……於是他在這種氣氛下去打電話回家告知，他打了電話回來，汽車已經停靠在門口了，於是我們在雪中的名神公路上奔馳。當我的情緒才安靜下來，已經面對着沸騰的火鍋了。記得那時在座的還有跟班阿民和兩名熟悉的中年藝

妓在倒茶。從此以後，每到冬天就會想念這裏的火鍋。

西伯利亞野鴨當然是從別地運來的，所以在琵琶湖全面禁獵的情況下，「鳥忽」也不會放棄營業，不只是野鴨的美味，這家店所做的火鍋也十分吸引我。——豆腐皮、麵麩、冬粉、豆腐，這些材料都是從京都運來的，還有「鳥忽」以還能感受到冰雪涼度的新鮮芹菜代替大葱，更增添令我神往的美味。比一般火鍋要濃的原湯裏有紫紅色的瘦肉，或帶骨頭敲碎做成的肉丸，顏色鮮艷的肝等，和這些配菜一起吃。雖然只是如此，但店裏師父積多年的經驗，能把這些材料搭配得盡善盡美，再加上那芳香如草韮的芹菜，這種神清氣爽，一次就令人饞情不已。

當然那野鴨是天然野味，有一種野鳥特有的粗獷濃厚芳香，可以說是魔味。我的感覺是這種東西一年吃一次就足够了，雖然這麼說實在是對不起店方。

近幾年來，我對天然的東西只在盛產期大餐一頓，香魚也是如此，人類的生活使自然界一年比一年縮小，一方面很難知道大自然的產物，一方面鳥獸類、水果蔬菜、甚至蕈類，都是養殖或溫室栽培佔盡優勢。一般人爲了享受美味，終年追求昂貴的自然產物，那是一種奢侈。……但是如果一年到頭吃的都是超級市場的火腿、香腸，味覺和敏感的心都會被加工的食品弄得遲鈍了，遠不如那些被人類的智慧趕到角落去、或即將絕跡的東西來得尊貴，話又說回來，這也算是人類的傲慢之一。既然如此，敬畏天地萬象，品嚐其恩典的滋味，即使一年一次也好。從這裏重新感受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自然和人類的關係，應該有這樣「自然面對」的機會——這就是饕餮如我者，多年來把天然物和養殖物做一個比較的結果所產生的敬畏，繼而創造出來的理論。

不過，當我在原以爲沒有希望的情形下，竟然能站在「鳥忽」門口，再度和這裏的野鴨相逢，興奮之餘早已把我苦心想出來的理論忘得一乾二淨了。

「歡迎光臨。」

進入二樓的客房時，店主走過來寒暄。——身材高大，看起來品格溫厚戴着眼鏡的人，當他穿着西裝時更像個學者，而不像餐廳主人了。

「今天到得很早。——馬上要喝酒嗎？」

「這個嘛……」師父一聽到酒，臉頰上的肉都快要垂下來了。「大杉兄，怎麼樣？先來一杯『那個』吧？」

「好哇！」

我聽到「那個」後也不由得口水直滲出來。

所謂「那個」——就是每次我們去時，店主人都會特別準備的土產酒。像清水一樣透明，幾乎沒有一點顏色，喝在嘴裏也像水一樣清淡，雖然屬於甜酒，但喝起來絲毫不膩，很清涼順口又芳馥的滋味，妙極了，即使喝上一升，第二天也不會有感覺，稱得上是「吟醸」的名酒。吃野鴨火鍋再喝這種酒，就是來「鳥忽」的最大樂趣之一。

「那麼，請馬上送過來吧？」

「鳥忽」的主人站起來。

「不，請等一下。」我抓了一下鼻頭說：「雖然我也很想喝，但現在才四點鐘，——若現在

就開始喝，要喝多久呢？」

「說得也是……」

文都師父一面摸着送來的茶杯，一面向外看——從這個客房能越過外面的房屋看到湖水。湖上的雲稍許淡薄，湖面上還有些許陽光。目測薄雲外的太陽高度，雖然有些西斜但依然高掛天際。不知不覺中，白晝的時間增長了。

「既然這樣，我還有一個辦法。」主人歪了一下頭說：「現在正舉行盆梅展。這是很有名的展覽，去看看回來時，時間就差不多了……」

「盆梅？」我問道：「是什麼呢……」

「是梅花古木的盆栽。是一位高山先生個人舉辦的，非常有可看性……以前看過嗎？」

「不，沒有……」師父說着，已經站了起來：「很好哇，除了紅楓以外也很久沒有看到梅花了。以前看的梅花展大部分是以松桐坊或豬鹿蝶爲號召——今天就在沒有排場的情況下，仔細看一看純粹的梅花吧！」

「去看一看是最好，展覽到五點鐘爲止，還來得及。」主人看了一下手錶走出去：「展覽在港口邊的慶雲館。離這裏不遠……我還是派車送你們去吧，你們可以慢慢看……」

3

「烏忽」的主人一如往昔般的殷勤。

這個鄉下城市的人口雖然只有五、六萬，而長濱的街道所顯示的安寧，眞不愧曾經是豐臣秀吉建造居城的地方，而且是從近江到北陸的古老紡織城市。

乘車離開餐廳，在窄小的道路轉了兩三個彎，就到了由秀吉居城所改造的豐公園。湖裏的波浪沖擊着岸邊。

在湖水隔着公園的相反方面就是長濱港，在東海道線開通之前，從這裏到大津的汽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在港口附近有一八八二年英國人建造的古老車站，現在已經成爲鐵路紀念館。

慶雲館建在港口對面公園明治山的對岸，是雄偉寬大的建築物。年輕的汽車司機告訴我們，這裏原來是個人的私產，後來政府買下，供各種展覽作爲會場。

慶雲館建立在和長濱港平行的米川沙灘端上，從寬大的門走進去，首先映入眼裏的是一大片白沙。庭前有松樹、櫧樹、楓樹等巨大樹木。由房屋的結構看不出是武士宅邸或寺院，但從建造方法看，可以看出是明治時代的產物。——到了門邊回頭望向長濱港，見到水面從附近的港口向湖水伸展。雖然看不到太陽，但飄浮在西邊天空上的雲，呈現出淡黃色，這光澤又映到湖面上，形成不亞於瀨田夕照的湖東落日景觀。

此刻突然傳來歌謠聲。

「多麼有趣呀，陰曆三月天，波浪也亮麗的海面上……」

聽到歌謠的聲音而回頭時，發現原來是師父一時興起，他把手揷在和服的懷裏，吟唱謠曲「竹生島」。

此時，他不像一般的色相鬼人吟唱「近江八景」裏的詞句如「暮秋的景色留不盡的寂……」等，這正是在復興古典相聲已經立下大功的桂文都師父與衆不同的地方。

桂文都師父出生在關西詩職家，大戰期中進入皇學館求學，尚未畢業就接到征召令，在說相聲的人中算是很少見的學經歷，這是他成爲有如業餘國學家學識的基礎，當然對復興古典文化也有很大的用處。當他做爲聊天的對象、旅途的夥伴時，再加上他的職業灑脫氣質，像他這樣有趣的人物實在不多見。時光飛逝，我和他相識已經八、九年了，在這段時間裏，我和他既是酒友，也是遊山的夥伴，只要有機會就在一起，從未斷絕過。

「酒還沒下肚就這麼興奮了？」我看着師父穿和服的背影說了一句玩笑話。

「『朦朧的晨曦』固然很好，但也不能看得太悠然了。——你看門口的老太太已經在準備結束了。咱們很快瀏覽一遍就回去吧。」

我走進門裏時，他嘴裏還唸着謠曲裏的詞跟着我走進來。

在發出烏黑亮光的帳房櫃檯，規規矩矩的坐着一位圍着黑色圍巾的老太婆。——有四、五雙女用的皮鞋或木屐擺在那裏，這些人大概也要回去了，從昏暗的內房間慢慢走出來。離打烊還有三十幾分鐘，看樣子我們是最後的客人了。

付了微薄的入場費，我們走上廊臺，進入通往裏面的走廊時，不知從那裏飄來一陣淡淡的芳香。——像這種古老的建築，房柱和紙門都很穩重。由於房內太暗，無法詳視細部構造。順着紙上畫有箭頭的指標「參觀路線」走進一間房裏。

「……」

我和文都師父都不由得倒吸一口氣。

說實話，做夢都想不到長濱的盆梅竟是如此的美麗。

由於稱之為盆梅，直覺就照字義認為是梅花的盆栽，從「盆栽」兩個字又聯想到小小庭院裏、架子上或走廊上，陳列扭曲變形的松樹或萬年青等盆栽，而那患了氣喘病的老人則一面咳嗽一面動剪刀、或噴霧或排列蛋殼的情形。但這裏的盆梅和那種盆栽的印象相去一萬八千里。

每盆都是一個人雙手合抱無法抱攏的大花盆，甚至有一棵粗大古樹看來樹齡可能有幾百年了，像噴水般生長的樹枝上盛開着白梅花、紅梅花。我原以為燦爛這兩個字只適合用來形容盛開的櫻花，現在我想用它來形容這漂亮盛開的梅花實不為過。而那克服了幾百年風雪的老梅樹，樹幹的曲線及蒼勁有力的姿態，樹枝雄偉伸展着，在氣質上實遠超過櫻樹。

——雖然沒有流水紋，卻如同看到光琳（古代畫家）的燦爛的「紅白梅圖屏風」，不由得呆住了。

然後我突然清醒過來，因為在黑暗中聞到充滿整個房間的馥郁芳香。

——我從來沒有想到梅花是這樣的撲鼻香。

我曾經去過梅樹林，可能是在室外的關係，當時只覺得微風送來陣陣梅花微弱的香味。

現在是在十幾、二十個榻榻米大的房間，兩側排滿了盛開的梅花，每一次呼吸都是芳香撲鼻，簡直要被香味窒息了。那種芳香甚至可以比擬艷遇，因為我的靈魂似乎恍恍惚惚地飛離軀殼了。

「師父……」

由於一直屏息靜氣地凝視着，反常的呼吸狀況，必須深深吸一口氣才能回頭看。

「啊，這眞是……」

文都先生似乎頗有同感，深深嘆了一口氣說：

「太漂亮了——不如說是非常豪華。」

「早知道有這麼美妙，應該早一點……趁天亮就該來了。」

我一面移動脚步，一面輕輕說。

「是眞的——我以前就喜歡日本畫裏的梅花，今天的盆梅遠超過那種畫。」

的確是如此——我直點頭。家裏也有二流畫家畫的古梅圖，畫得也的確不錯，但總覺得他把樹枝和花排列得太整齊，是屬於理想化的梯形。可是現在親眼目睹够豪華的梅樹，反而覺得畫中的梅樹還不够理想化。

每走一步就看到另一棵美極了的梅樹。直幹、懸崖、樹排，每看到一盆，就不由得發出讚嘆聲。——尤其是一棵淡黃的梅和懸崖前雪崩聲幾近可聞的美妙白梅，不由得停下脚步再三讚嘆。像這樣美妙的盆栽，即使是佐野源左衞門常世，諒他也不敢拿去當木材燒。若是最明寺入道會，便會用乾布摩擦使其保温，然後說——鎌倉算什麼，把那東西丢下，我要抱這棵梅樹逃走——如果是我，我就會那樣做。雖然我心裏的激盪已經恢復到可以說說笑笑的程度，但由於被這些梅樹豪華的氣質所壓迫，仍然只能輕聲細語，而不敢暢懷高論。

實在希望能仔細觀賞，但時間已經太晚了。室內愈來愈暗，當進入第二個房間時，榻榻米的邊緣都看不清楚了，只有在昏昏暗暗朦朦朧朧中看到白色的花，而梅花香却是愈來愈濃了。

就着外面射進的微弱光線看了看手錶。

「啊，只剩下一、二分鐘了。」

我回頭對距離我兩、三步的文都先生說。

「很遺憾，就到此爲止吧……」

我不理會他這種心不在焉的回答，立刻加快腳步走入下一個房間。——先是聽到嗆嗆嗆的模仿三味線的口技聲在我背後響起，接着就聽到他唱着「盡是梅」……除非是你，還要給誰看這花……。

明知已經沒時間看下去，但不自覺地又進入下一個房間，看到如臥龍盤頭般雄偉的梅樹，腳又不由自主地佇立觀賞。旁邊又有一棵更美妙的懸崖，朦朧地出現在芳香四溢中。

嘴裏唱着謠曲的師父，把臉靠近懸崖說：

「咧，這個梅花……看不大清楚，會不會是甄子梅呢？」

此時，我突然有一種奇妙的感覺。

剎那間我無法判斷是什麼地方出了異樣，只覺得身體在輕輕的搖動。

但是房屋並沒有搖動的跡象，看來是梅花濃烈的芳香把我弄醉了，才會感覺在晃動，於是我用力眨了一下眼睛，可是情況似乎不像我所想的。屋子裏並沒有百合一類會醉人的花，我未曾聽

說梅花的芳香能醉人。

於是我挺直頸部，用力張開眼睛，似乎身體又搖動了一下。——眼角似乎瞄到有白色的東西漂游過去。

突然我發現並不是自己的身體在搖晃，而是那白色漂浮物在移動而影響了我的感覺，當我仔細向它凝視時，那白色東西又化入黑暗裏。——於是我想起眼睛網膜的構造，在黑暗中用眼角看比正面看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便用斜角再看一次那東西。

白色的東西又在飄動。

「師父……」我不由得用力抓住師父的衣袖。「那裏……」

「什麼？」師父的臉隱隱那一棵梅樹擡起頭來。

「那個白梅……」

「怎麼樣了？」

「花……在動。」

在下一間紙門前放着一盆大約有一人高的白梅。

在昏暗中看不清楚樹條的形狀，唯有盛開的白色花朵從黑暗中浮現。

向前伸展的樹枝上一串串盛開的白花，看起來好像正向枝梢的方向滑動。——同時，從這裏看不到的白花，好像在樹枝上上下下移動。

「花怎麼會動呢？是不是你……」

文都師父稍稍彎下腰去凝視那棵梅樹。

「可是，的確在動呀。」我的手還抓着師父的衣袖沒有放開，我用沙啞的聲音說：「看那樹枝……花向枝梢去……看……」

樹枝又微微的搖動後，活動的花終於從樹枝上落下，像一條帶子般掛在那裏。

太不可思議了，我的身體變得僵硬，抓住師父衣袖的手更用力了。師父喃喃的說你這樣我會痛的，但他的身體似乎也僵硬了，而且還像是猛吞口水的樣子。

從樹枝頂端向榻榻米伸展的花，到距離四、五吋的地方，尖端像釣鈎一樣向上彎起，搖擺了兩、三下後，發出輕微的墜落聲，由根部折斷，然後掉在榻榻米上。

掉下之後，有一、二秒鐘保持原來的姿態，但是突然響起哧哧的聲音，然後現出白色的波紋。

「大概——是白蛇吧！」

師父鬆了一口氣，但說話聲音仍然像有東西卡在喉嚨似的。

「看清幽靈之眞相也，梅花與白蛇——乃奇妙之搭配呀，白蛇纏住白梅之樹枝，這算哪門子的繞口令呢？」

「是蛇嗎？……」我這才放鬆他的衣袖，噓了一口氣。

「但是不合季節的……三月天氣還很冷，蛇應該還在冬眠吧……」

「這個嘛……任何東西都有異常現象，而且，白蛇是弁財天的使者，說不定是對面的……」

師父說到這裏，榻榻米上又響起咻咻的聲音，原來蟠在地上不動的尺餘長白蛇，在昏暗中扭動着身體，向隔壁房間游行。

「啊，蛇……」

只是口裏驚呼，並沒有動手去抓的意思，無意中在後面追了兩、三步。——扭動的蛇越過門檻，眼睛裏留下白色的殘影，牠繼續向房裏的黑暗處隱去。那間房裏沒有梅樹，大概不在展覽的範圍，裏面黑暗得連家具的形狀都分辨不出來。

「是不是該告訴這裏的人呢？……」我凝視着蛇爬進去的黑暗處。

「如果有人住在這裏，可能會嚇壞了——而且又是條白蛇，如果處理不好……啊……」

最後的聲音卡在喉嚨裏成爲驚訝聲。——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我想我會顧不得面子，轉身跑回來抱住在後面的文蔀先生。現在是把身體向後勉強停在那兒，對我而言已經是萬幸的了。因爲我看到那條白蛇在黑暗中發出妖艷的燐火，扭動着身體消失在黑暗處，而現在突然又有一人高的白色物體，輕忽忽地向這邊飄過來。

咻咻蛇聲在榻榻米上摩擦的聲音愈來愈接近。在滿室的梅花芳香裏好像混雜了不一樣的香味。

我眼睛圓瞪，嘴巴半張，身體僵硬，面前似有似無、虛虛實實地出現一個穿白色衣服的女人。——她的衣服上是發出銀色光澤的魚鱗花紋……

「你呆呆的站在這裏幹什麼？」

師父站在後面拍着我的肩膀，我才從僵硬中得到解放。——從恍惚中清醒過來，發現自己額頭上滲出汗珠，臉上油膩膩的。

穿白色衣服的女子從那個房間走出來，她露出狐疑的眼光看着這一邊。——她手上拿着深色的大衣，好像也是來賞梅的客人。

「這一邊沒有梅樹。」

女人的聲音有點沙啞，但是聽起來很妖媚。

「哦，是嗎？謝謝妳……。」師父很客氣地點點頭。「因爲太暗了，不知道該向那裏走……大概快要打烊了。」

不知道這位女子究竟是怎麼回事。她在黑暗中你是凝視着這邊，中等身村、皮膚白皙、細長臉上嵌着一對烏黑骨碌碌的大眼睛。她微微點頭示意後，穿着白色襪子的脚以美妙的姿態向出口的方向走去。在擦肩而過時，聽到衣服咻咻的摩擦聲。

「現在我們也該走了。——何必這樣張着嘴巴站在這裏發呆呢？你是被剛才那個女性迷住了嗎？……」

「不，沒……」趕緊乾咳一聲，把卡在喉嚨裏黏黏稠稠的唾液咳出來，勉强擠出乾澀的聲音：「因爲那黑暗裏進去一條白蛇，却走出一個白衣女人，我當然會嚇一跳……」

「一大把年紀了，還被那種事情嚇掉魂。」師父不禁仰頭大笑。「你還寫什麼ＳＦ那種時髦的東西，你眞以爲那女人是白蛇變的嗎？——就算是白蛇變成弁財天的樣子，也不可以才進去一

秒鐘都沒耽擱就變成女人走出來，那是需要靠機關的呀！至少也要打一陣大鼓，然後吹笛代表風雨和波濤聲，接着是鑼鼓聲逐漸轉成簫聲，才會看到『善哉善哉……』的場面。」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女人穿的衣服？——是白底有顏色的魚鱗花紋……」

「你到底看到什麼了？是白色沒錯，但那花紋是藍海波。——而且還是大島哪（大島是和服式樣之一）！她可不是風塵女郎。像她那種年紀，很少人能把和服穿得那麼整齊。別胡扯了，我們可不能被關在裏面，快走吧！快走吧！野鴨正伸長脖子在等我們呢！」

後背挨了一掌，又被取笑一番，很沒面子地跟在師父後面。參觀路線的指標指向另一個紙門的方向，那是一個緊靠玄關的房間，在昏暗中仍看得見由金色的燦爛圖案為背景的紙門，那裏有一棵樹枝擁偉的巨樹，是最後的展示，我的眼光越過師父的肩頭看到這幅美景。——我正在欣賞時，比我先一步走進房間的文都師父，突然不顧身分和面子，驚呼一聲「哇！」，接着氣呼呼的說：「你是在幹什麼呀！嚇死我了。」

「啊，嚇到你了，真對不起……」

從師父的影子中，出現剛才那位女子雪白的臉孔，她的雙眼向着這邊送來秋波，同時以含着鼻音的聲音說：

「請問……我一直找不到洗手間在那裏？」

4

回到「烏忽」，坐在已經完全準備就緒的餐桌前，吃着下酒菜鯽魚壽司。喝下一、二口清朗的無銘酒——用剛剛庭院中花木上的雪冰鎮過的酒時，方才兩人賞梅驚魂的故事就成爲熱門話題，女傭笑得彎下腰，老闆也忍不住露齒而笑。——我像太頭一樣個在那裏，而文都先生在最後一間房裏慘叫一聲，所以咱們扯平了，或者可以說你那時候的表情眞是好看，也可以說文都先生的聲音才是好聽，害得梅花掉了不少，明天來賞梅的客人入場券要打折扣才對……等等說不完的話，在火鍋燉好之前，熱熱鬧鬧的喝了不少酒。

「當那位女性問廁所在那裏時，你們知道文都先生是怎麼回答的嗎？」我邊笑着邊模仿他的聲音說：「『這種事情問我們怎麼會知道。妳還是去問坐在那裏的老太婆吧！不過，她整天坐在那麼冷的地方，說不定自備便壺或尿瓶……』」

原來就笑不可遏的兩位女傭聽了之後，終於伏在榻榻米上直不起身體。

「不過，說起來這故事也太巧合了。」由於連續喝了幾杯酒，文都師父的臉已經通紅了，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繼續說：「白梅、白蛇、白底藍海波衣服的女人，湊巧得太完整了，反而不能看成是笑話。」

「是啊……」我附和地應了一聲，然後向老闆問道：「現在這種天氣會有蛇嗎？」

「這……這裏是比湖南寒冷多了，蟒蛇出洞的時候好像還早吧！」

「在長濱這裏，平常很多蛇嗎？」文都師父一面把酒杯塞到老闆的手裏。

「據說在對面的竹生島常有蛇出現，」中年女傭插嘴說：「那島上供奉弁財天。」

「我是不大清楚這個，但是我聽說凡是發現白蛇就送到竹生島去放生。」另外一個女傭也表示意見：「白蛇是弁財天的使者。——所以在長濱一帶應該是不多才對。」

「從竹生島來長濱看梅花嗎……？」師父用手背擦着嘴說：「眞是風雅的蛇呀！」

「可是，師父……」我已經略有酒意，伸手搔頭說：「不提那白蛇，你認爲那個女人是什麼人呢？——是白蛇的化身？還是弁財天投身？」

「這……我也是在想這件事……」師父把筷子伸進咕嚕咕嚕愉快地響着的火鍋裏，說：「這芹菜可以吃了。這種東西煮過頭就沒價值。——第一次她突然出現時，衣著舉止清麗脫俗，感覺上有職業婦女的味道，以爲是某種技藝師父的女兒，或是俱樂部女服務生，但是第二次看到她就覺得她很妖艷——可說是風塵女子。」

「費皮！」我舉起酒杯。「而且她說話的聲音和用詞——我覺得是江戶（東京）的人。」

嗓音有些沙啞，加上奇妙、甜美和嫵媚的低沈嗓音，我推測那是關東——而且是關東北部特有的腔調。因爲冬季濕氣重，又濕又冷的天氣使京都人很容易得肥厚性鼻炎，整個冬季刮着冷風的關東，喉嚨最容易受到傷害。因此京都人說話會有一種特別的鼻音，而關東人說話就會像「烏鴉叫」般沙啞——當然，我這外行的蒙古大夫所診斷的不一定正確……。

可是，愈是討論，那個女人的事愈是撲朔迷離了。——火鍋裏已經沸騰，聊天話語更是熱烈，談笑聲此起彼落。服務生又送來一份鴨肉片、連骨頭拍軟的豬肉、芹菜和豆腐。女傭正想將原來那一盤剩下的鴨肉倒在火鍋裏時，文都師父及時阻止她，然後把兩個鴨肉盤左右排列一起。

「這邊盆裏有隻鴨、那邊盆裏也有一隻鴨，在盆裏互望的鴨與鴨。」這是文都師父最拿手的——通常他醉了以後會忘記，但一到「烏忽」，每次他都會拿出這招絕活兒——胡謅的都都逸（日本民謠之一）。此時有一個女傭唱長崎民謠，另一個女傭唱阿里郎，我和以往一樣唱「琵琶湖周航歌」，然後大聲吼着「昭和維新之歌」，當唱起老套的「雪裏進軍」，變成不管怎麼唱總會回到固定的一句歌詞，在那裏反覆不停沒完沒了。師父不客氣地指出我唱錯了，而他自己則唱起「竹生島」，但是却像唱片跳針一樣，突然轉唱起龍神和弁財天，才報上大名，就又回到介紹原來的女人，又重新唱起，也是沒完沒了的。——從後段的「住在此島，我乃敬神護國的弁財天是也」，應該接到歌謠的「此時在虛空聽到樂聲……」但他又接回上面的「弁財天乃女體……」所以又回到歌謠的前段。這次輪到我大聲指出他的錯。但是當我也一起合唱時，不知不覺却又唱起「西陵山的霧深，筑摩河的浪高」，簡直是亂哼一場。

火鍋吃到一半，一公升的無銘酒已告罄，兩人又一起懇求老闆，文都師父甚至拿出金飾要送給他。——好好先生的老闆只好苦笑着站起來。不一會兒他拿着酒回來說只剩下這些了。看瓶裏大約還有七、八合。我們為此高呼三聲萬歲，我抱住中年女傭，文都師父則抱住老闆，想要給予感激之吻。後來我們為橫井庄一氏、或京塚昌子女士、或墨西哥大總統、或伏見的土地公、或其他莫名其妙的人物乾杯一番，終於倒在榻榻米上……。

「喂，起來吧！要回客棧了。」

被師父一陣猛搖醒來，我搖搖擺擺站起來環視四周，簡直是杯盤狼藉，不忍卒睹。

老闆站在樓下，表示要用車子送我們過去。我說，坐什麼車，我們是老顧客，認得去客棧的路。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知道肥胖的身體最好多運動。

走出玄關，身體還是支持不住地搖擺，師父差點兒就掉進水池裏。我走在冰凍的雪上常常跌倒，幾乎把有年代的石刻燈籠打翻，老闆很文雅的說「危險」，我卻說「不要緊，還沒醉，不信的話再拿一瓶酒來。」近年來我也感染了師父的毛病。

走到路口時，兩人互相勾肩搭背，晃到這邊又搖擺到那邊，兩個人走路佔了八個人的路面，若是有汽車經過鐵定出事。為什麼把馬拴在櫻花樹下，馬跳花會散落……開了鬱金香的花……梅花開了……為何櫻花還不開……豬吃黃豆嘿嘿嘿……大家出來看月亮……一切由我們嘴裏唱出來的歌荒腔走板。後來想到鄉下地域市睡得早，住宅區已經是一片寂靜，只好在嘴裏喃喃的哼着——也許老闆早就料到我們會吱喳高歌，所以雖然只有一町（一百公尺）的距離，還要我們坐車。不過，那懷錦吟釀酒可真是奇，才走了四、五十步，適時初春夜晚的寒風吹來，先是頭頂清醒起來，大約走了一百步，腰板也能挺直了，到達客棧時已經能興致勃勃地和客棧裡的人寒暄聊天了。

我依稀記得老闆道過晚安後回去。等我再度醒來時，發現自己在睡衣外面又披了一件大衣，四肢呈一個大字躺在榻榻上。——文部師父坐在旁邊吸煙，臉上帶着感嘆的表情。

「好大的鼾聲呀……」師父好像很欽佩的樣子看着我的臉：「紙門都被你的鼾聲震得噗啦噗的動，你看牆上的粉沙也掉了不少。——看樣子今晚我得和這鼾聲作伴了，這問題可是相當嚴

頭。我看我還是換個房間好了。」

「眞是好酒……」我伸伸懶腰說：「那種酒至少還可以再喝二、三合。我們睡前酒喝威士忌嗎？」

「你還在說什麼夢話？——要不要洗澡？」

「師父您先請吧！」

「剛才一到客棧我就去洗了。洗完澡上來後，我還以爲蟒蛇盤在牀上呢！那實在不能叫鼾聲，那是噪音，是公害，應該請運輸省來測量看看有幾分貝。」

聽到有笑聲，回頭看門口，看到女傭站在紙門口用手摀着嘴笑。——大槪是來叫我去洗澡的。

我只好起來拿毛巾，請她帶路。我一面走一面看錶，時間出乎意料之外的早，居然還不到十點。也許是因爲從五點就以快節奏方式喝酒，速戰速決，所以結束得早吧！

5

雖然不是溫泉，但用岩石建造的浴池非常寬大，能在浴池裏洗個舒舒服服的澡，是這家客棧的優點之一。——先在身上潑一次水，然後把身體浸在較溫的水裏時，殘留在身體裏的些微醉意又開始慢慢燃燒起來，我又再度迷濛陶然起來。——果然是好酒。

當我把毛巾敷在頭上閉着雙眼打盹時，聽到旁邊有人把水澆在身上的聲音。——堆高岩石的

另一邊可能是女用浴池。然後又聽到水桶碰到磁磚發出很大的回音，還有水落地又彈起的聲音，以及人從水裏站起來的聲音，如此反覆多次。醉意使頭腦麻痺，也使感覺遲鈍，根本沒有餘力去發揮好色的想像力。不久我又聽到兩次把脚放入水池裏的聲音，同時我想起用脚進入水池的聲音來判斷是男是女的方法，當然這是文都先生的傑作，不由得自己笑了起來。據他研究的結果是，只聽到兩次撲通的聲音就是女人，男人則是在兩次撲通後又聽到小小的啪噠的聲音。

自己正愈想愈得意時——突然隔壁傳來很大的嘆息聲。那嘆息的嚴重程度使我感到十分訝異，不由得搔頭看堆積在岩石上和女池相連的空間。那聲嘆息在我聽來非比尋常，像是把凝結積存在內心裏的悶氣，噴到水面上。而且那個嘆氣的女人可能是個年輕女子，這一想使我更豎起耳朵。

間隔一呼吸的時間，又聽到啊……的聲音。似乎是在喉嚨深處、身體的深處打開一個大洞，從那裏面肉之深處，如沉澱物般凝固且發出異樣臭味地冒出來。我的鼻子像聞到來路不明的臭味一樣，反射性的縮緊。那種情形又使我聯想到女人在床上眞正忘我的開始興奮時，隨着激烈快速的呼吸，從吞入空氣的胃深處發出來的臭味，那是胃酸、胃液素、還有胃消化的東西等混合的臭味。女人——男人們或許也一樣——每當達到高潮時就像青蛙一樣，用胃呼吸空氣。

可是，從這種嘆氣的內裏所飄出來的某種異樣臭味，並不像胃裏積存物的臭物那樣單純。如和腐敗細菌互相推擠，發出噗噗聲冒泡的臭肉，還有那生命力強大的爬蟲類，在巢穴中沾滿了自己的糞便蠕動一樣，有說不出的噁心。還有據說是西洋的魔鬼命令留下山羊的屎臭，以及在地獄

中燃燒的硫磺和燐的臭味等，混合後用冰冷却而形成浮脂般的東西——就好像從身體裏吐出這種東西的感覺。

發出很大撥開水的聲音，接着又聽到無法排遣般的哼聲。好像是在水裏苦悶的扭動身體，但又突然一陣水聲，然後是在磁磚地板上放下濕脚的聲音，粗暴地打開更衣室玻璃門的聲音也隨之發生。

我帶着幾許緊張的心情，傾聽那動靜或苦悶的嘆息聲，當然我是不可能興奮的，反而未浸泡到水的肩膀等處都起了鷄皮疙瘩。——聞到某種不明眞相的「異樣臭味」，先前的陶然氣氛已經完全消失，我又一次把肩膀浸入水裏後，就匆忙出浴擦乾身體。

並不是想要看那嘆息者——只是時間上的湊巧而導致如此。當我打開更衣室的門走到走廊上時，剛才在隔壁洗澡的女客，正背對着我由走廊上走去。我的確是聽到那邊打開更衣室門的聲音，但這一次大概是悄悄打開，所以我沒聽到。在寒冷的走廊上響起輕微的拖鞋聲，手拿濕毛巾走去的背影，必然是剛才嘆氣的主人。剛洗過澡後的脖子顯得很雪白，而沒有洗就捲在頭上的頭髮是烏黑的。除此以外，身體較小，其他情形就無從知道了。從她穿着客棧供應的寬大披風的背影，不可能知道身材或胖瘦，只是從她露出因泡過熱水而呈粉紅色的足踝判斷，她是一個年輕女子。

女人像是拖着脚走路般，發出拖鞋的摩擦聲離去。——中途有左轉的通路，可是女人既沒轉彎也沒回頭的一直走下去。我就像在女人身後追趕一樣，當我走到向自己房間方向轉彎時，不經

意地停了一下，向那女人望去。女人在走廊那一端停下來正要打開紙門，在那一剎那，她突然轉過頭來，從大眼睛的眼角向我這邊看。

「師父！」

我在走廊上三步併做兩步半跑着衝進房裏，像受到驚嚇般大叫。

「什麼事這樣吵……」文都師父正喝着客棧送上來的洋酒和冰塊做的酒。「你應該考慮到自己的噸位有多大，其他客人還以爲發生地震，會嚇壞了。」

「可是……在這客棧裏……」

「什麼呀？」

「還有什麼，就是那蛇……」

「又出現白蛇了嗎？」

「不是的，就是那個我們以爲白蛇變的女人……」

師父慢慢將手上的酒杯放在桌子上，再把雙手擱在腿上，伸過頭來，說：

「眞的嗎？又出現了？眞是陰魂不散，不傀是白蛇，在那裏見到的呢？」

「還說那裏，一直是在一塊洗澡的。」

「你，」文都師父的聲音突然高揚起來。「和那樣艷麗的女人一起洗澡？」

「不，不，她是在隔壁的女池……」

我猛搖動雙手，急忙說明看到那女人的前後經過。

「眞的是那個女人嗎？」師父用右手把靠在腿上的左臂衣袖捲高，以懷疑的口吻說：「是眞的嗎？是不是你的眼睛不太好？——自我今天看過盆梅以後，好像每件事都太湊巧了……」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何不親自去看一看究竟。——那雙鳳眼拋送來的秋波可不是容易忘記的……」

「我去。可是如果她有同伴，問說你來幹什麼，那我要怎麼說呢？有什麼其他可以確定的方法……」說着他猛拍一下腿說：「對了，打電話問櫃檯看看有沒有這樣的女人住在這裏，同時也可以知道她有沒有同伴——如果只有她一個人，就請櫃檯把電話接到她房裏。我們可以對她說，很冒昧今天下午在饗宴館……還記得我嗎？這麼一提，她一定不會拒絕。兩次相逢，加上又住同一家客棧相鄰的房間。在外鄉異地一人獨睡一定很寂寞……如果她答應了——，你大概還沒喝夠吧？就用這個酒舉行酒宴。如果一切順利，可以把她夾在中間睡覺——當然，這是開玩笑，如果受到拒絕，也是意料中的事。什麼？櫃檯會懷疑？——不會有問題的，剛才已經給過紅包了。」

也許是又一口的威士忌下肚，再引發剩餘的醉意，師父就像在舞臺上一樣自說自話起來。而且說做就做，他伸出右手拿起電話筒。

「喂，我想請問一件不大重要的事……什麼？我的？……哦，接過來……，喂喂，你是那一位……什麼？」

最後那一句的聲量放大幾倍，然後寂默下來不說話。——那時我正趴在榻被上，一面在威士忌裏加入冰塊，一面做出不懷好意的笑容。可能是在他打電話給櫃檯的同時，有外線電話找他，

而從他說話的口吻，可以預測大概有好戲上場了。

「這麼說，現在是在長濱嗎？在『鳥忽』？怎麼這樣說呢？——不，不可以那樣做——不要強人之所難。你現在在那裏？——不行，不行——我有個很重要的夥伴……。你現在……在那裏？——大杉先生，對不起，給我紙和鉛筆——謝謝。……是……好，馬上就去。我說馬上就去。事實上我已經脫衣服了……爲了誰？——少管！」

咔嗒！重重的掛了電話。嘴裏嘀嘀咕咕說着有了麻煩，然後站起來開始換衣服。

「要出去嗎？」

把棉被當枕頭的我，慢慢喝着威士忌，臉上帶着笑容，看着文都師父，他正急急忙忙在換衣服。——畢竟是幹那一行的，穿布襪、着長褲，穿上上衣後，腰帶發出咻咻的聲音，以極快的動作繫好，雙手拍了一下肚子。

「想不到你這麼熱心，很好。——簡直就是緊急追緝令。要叫計程車嗎？」

「別挖苦我了，又不是什麼好事。沒想到惹麻煩的人物，今晚剛巧也在長濱，而且剛才還在『鳥忽』的樓下。剛才我們離開『鳥忽』時，你在大門口是不是表演得很熱烈？」

「沒有啊——別把我也扯進去，我可沒做過那種事。」

「那倒不重要。對方聽到喧嘩聲，就問是什麼人在那裏吵……他也因爲酒喝多了……有人就告訴他是何許人物……他又問剛才一直在唱『竹生島』唱個沒完的是誰，會不會是文都。」

「看吧！」我在第三杯威士忌裏加入冰塊，對他歪一下頭說：「你應該早點把唱片跳針的地

方修理好，免得被認出來。」

「不管怎麼說，我去安撫一下。」一面說，一面請帳房叫計程車。「因爲這個人實在是不好惹，你不認識她嗎？就是北區的……叫做『蚯蚓』的酒吧老闆娘。一旦讓她喝了酒躺下來，就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據說，她現在就在我要去的地方，掀起裙衣躺在那裏——不過，她會穿那玩意兒嗎？一定是一覽無遺了。她還說如果我不過去，她就要帶一羣人到這裏來。她可是說得到做得到的，眞的來了可就麻煩了……」

計程車到達的通知電話響了，文都先生拿起聽筒又放下。

「我現在要去一下，儘快回來。——威士忌留一點給我，不可以全部喝光。我是說眞的。」

對着他匆匆忙忙向外走的後背，我說：

「你放心走吧——千萬別給『蚯蚓』咬死……早點回來吧。對了，文都先生——」

他回頭來問什麼事？我指着電話說：

「有關要跟我們同睡的白蛇，你打算要怎麼辦呢？是不是先打了電話再走？」

「在這個節骨眼上，你還……你自己看着辦吧，要打電話，打電報，或限時掛號，悉聽尊便。」

他一面穿上披風，匆忙走出去。我望着他的背影，笑得滿地打滾。笑過之後，我一口喝光加了冰塊的威士忌。

6

做着不可能實現的夢，夢見三十艘石舟，從淀川去八軒屋時，我突然睜開眼睛。剛才夢中聽到打着船板的水聲，現在變成拍打岸上的波浪聲，傳到枕邊。

朦朧中聽到波浪間隔甚短，才發覺這裏是長濱——現在是投宿在琵琶湖畔的客棧。在表面面積很小的湖面，受風力也小，沒有像波浪打在地上所激起的那種浪花，所以波浪必然小，間隔也小。

當我聽着嘩啦……嘩啦……短促而帶着神經質的波浪聲，我越來越急躁，變得沒有絲毫的睡意。——記得有一次也是在長濱，就因爲這種波浪聲，使我整夜無法入眠。

又刮起風來了。

轟轟地從屋頂的上空吹過，偶爾在房角發出嘎嘎聲，搖動防風板時咔嗒咔嗒響着。——在吹過天空的風與打在岸上的浪之間，不斷在嘩啦嘩啦地翻動夜晚的空氣的是松籟。

看看手錶，十二點剛過十分鐘。——眼球連轉都不必轉就知道文都師父還沒回來。

客棧裏是有暖氣的，可是我却感覺到出奇地冷，脚尖像冰一樣冷——原來我把天花板上的燈熄滅了，改換成枕頭邊的檯燈，而且倒了一些水在烟灰缸裏，爲避免碰翻酒瓶或酒杯，還把裝這些東西的盤子推開老遠，這情景證明我是原想好好睡覺的，可是現在的我却穿着睡衣成大字狀壓在棉被上。

當我發覺這樣的異常時，身體忍不住顫抖起來。——急忙鑽進被窩裏，踡縮着手脚，冷透了

的身體是不可能立刻暖和的。我把上身挪到枕頭上，伸手想把酒瓶拉過來時，突然想起也許可以洗個熱水澡。

「熱水供應到十二點，以後到一點是我們洗的……」

我彷彿記得以前帶我們去浴池的那位女傭曾經這麼說過，不過她並不是對一到房間就倒下來假寐的我說，而是對坐在枕邊的文都師父說的。

我想在這種情況下，我現在應該可以去泡一下熱水澡。於是我從床上跳起來，穿上客棧的披風。

走廊上比方才我去洗澡時陰冷多了，寒氣穿透人造皮拖鞋，從腳底滲上來。雖然離浴池已經很近了，但我仍有要回房去穿襪子的念頭。

每個房間都非常寂靜，拖鞋的聲音更襯托出空氣的寒冷，有如走在醫院裏的感覺。當我轉彎走向浴池的方向，又走了五、六步時，好像背後有悄悄打開紙門的聲音，但我一心急着要去浴池，惟恐沒有熱水，所以沒有回頭看，更加快速度走過去。——到達浴室前，傳來女池有說話聲和嘩啦嘩啦的沖水聲，我鬆了一口氣，走進男池的更衣室，冷得牙齒猛打顫，以最快速度脫下衣服跳進浴池裏，水雖然不很熱，至少腳尖覺得溫暖起來，這樣舒服地泡在水裏，心情才放鬆下來。

女池裏的女人們，原先喋喋不休在那裏說着不在場同事的壞話、批評投宿的客人，或對歌星的羨慕讚美，當她們發現隔壁的男池有人進來時，立刻像被驚動的蚌殼一樣，立刻閉上嘴。從她們嘩啦啦沖水的聲音，和水桶碰撞的聲音，很明顯地表示出她們的不快。從早到晚不停工作後，

唯有洗澡時才能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事盡情聊天，却遭到隔壁男客的破壞。——在她們壓低聲音的談話中，偶爾可以聽到……文部？……醉鬼……大鼾聲……外出……，然後是一陣有含意的笑聲。我突然感覺顏面全失，浴池裏的身體冷縮起來。沒多久，那些女人一個個走入更衣室，浴池裏開始冷清起來，從更衣室傳來互道晚安及哼唱小調的聲音，然後是女池的燈熄滅。——一陣零落的拖鞋聲遠離，以至完全聽不見了。這時候空寂的男池裏，只有一個中年男人孤獨地浸浴著。

由於手上的防水錶並沒有取下，所以我在打哈欠使頸骨發出聲響的同時，伸出手看看錶上的時間，我大約已經在水裏浸泡了十五至二十分鐘。

從浴池裏站起來，一股寒氣立刻襲來。不過本來以為已經泡到鷄蛋半熟的程度，原來萎縮的手脚也緩和起來，血液的循環也加速了，現在最希望立刻鑽入被窩裏，像烏龜一樣只伸出頭，乾兩杯純威士忌，如此必能睡個溫暖的好覺。於是我隨便用客棧的小毛巾擦身體，雖然還有幾個部位沒有完全擦乾，但我已經等不及地披上披風——輕輕推開浴室的玻璃門，我環視走廊（實在是沒有必要的）。我假設從浴室到房間是個冰天雪地的寒冷地帶一般——深深吸一口氣後猛衝。雙手揣在懷裏，用小跑步衝進房裏，用力關上門後喘了一口氣。

回頭看到剛才睡覺的棉被隆起來。

「啊，師父，你回來了！」

但是把披風也蓋在棉被上的師父動也沒動一下。

「結果怎麼樣呢？……」

我坐在床頭，把威士忌倒在酒杯裏，加入一點水，然後一口喝乾。

「剛才我還睡在裏頭，師父，有沒有我的臭味？到這邊來睡吧，喂喂……師父……」

我抓住被頭輕輕搖了幾下——，棉被裏鑽出分不清笑或哭或是忍住咳嗽的聲音。

我立刻警覺到這不是師父的聲音，就在我身體向後退的時候，嗖的一聲，伸出一條有男人手臂那麼粗的大白蛇。牠的頭部有如九頭蛇，分成五股，扁平的頭是血紅色，蠕動着向我的大腿這邊來。

我想喊叫，但發不出聲音，於是揮動着手想趕走蛇，但牠五個頭立刻纏住我的手腕，還來不及甩開，五頭蛇就用可怕的力量想把我拉進被窩裏。

「唉呀……這個……」

我嘴裏說着沒有意義的話，扭動身體拚命揮動另一隻手，湊巧手去扯到棉被的一角而把棉被掀起來——我看到一條大白蛇盤踞在那裏。

蛇身發出白色光澤，不停地扭動，粗大的蛇尾也隨着擺動，然後從血盆大口裏吐出粉紅色的舌頭。

「你是……」

只說了兩個字，喉嚨就乾渴得說不出話來。——已經不是驚訝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懼，因恐懼而舌頭打結，全身汗毛都豎起來。

那是和下午在慶雲館的盆梅展、方才又在客棧裏見到的那個女人完全不同，是另外一個妖怪——白蛇。她嵌在皺銳細長臉上的雙眼冒出燐火，白眼球佈滿了血絲，當她以如此閃爍的眼睛擶視過來，我頓覺全身麻痺四肢乏力。她雪白的乳房聳立在胸上，因汗水而散發出光澤，而不斷喘息的嘴，噴出充滿腥味的氣體，我不由得轉開臉去。——我還來不及思索這女人是如何進入別人的房間，又如何赤身裸體鑽入別人的被窩裏，我的手臂又被用力地拉了過去——緊勒着手腕的力量，不像是個歉弱女子。當我想到這女子不像外表那樣時，我立刻聯想到妖怪，因恐懼而生的寒氣從後頸穿透後背，又從心窩傳到腹部，全身跟着萎縮起來。就在這刹那，身體被拉高懸空，白蛇立刻纏繞上來，酥痛得全身骨頭都像碎了……

7

像是有個很重的鉛盒壓在頭蓋骨上，一直壓到眼睛上。四肢麻痺得不像是自己的手脚，全身關節都在刺痛。也許全身骨頭都散了吧。

「我說過不要吃早飯的！」

我在眼皮重得擡不起來的情況下大聲吼叫。——在人家這麼痛苦的當兒，居然還有如此嘮叨不停的人。

「不要說吃早飯，你再不起來，連午飯都別想吃啦！」聽到這聲音不得不徵徵張開眼睛——是文部師父。

文部師父穿和服外套，沒有舖坐墊就坐在瓦斯爐旁邊，好像很無聊的樣子，不停的吸着煙。

玻璃門外，陽光照射着湖水，從水面發光的情形看，的確是日稍向西，時過中午了。

回想自身的狀況，不由得呻吟了一聲——就好像從山上滾下來，全身各處都疼痛無比。

「你回來了——喔……好痛。」我扭曲着五官，勉强坐起來：「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剛剛……」

「那麼，昨晚的結果如何？」

「還會有什麼結果……」很痛苦地打了一個長哈欠，然後用手腕擦了一下臉上的油脂。

「眞是……別提了！在那邊的酒吧喝到四點，然後走遍了能够胡鬧的地方，整夜鬧到早晨七點，我實在是受不了了，就要求讓我在沙發上躺一下，但是我一躺下去就睡死了，等我醒來時已經是一點多鐘了。又是舞刀弄拳，又是跳脫衣舞，眞令人受不了……。你這邊的狀況如何？」

說着，眼睛向枕邊瞄了一眼，帶着捉狹的表情說：

「看樣子好像是有過一場挑戰。若是櫻花散落……，好像時期太早了，應該是山茶花的花瓣飛舞吧……」

我看到枕邊有不少揉成一團的衞生紙，連臉紅的勇氣都沒有，只能乖着肩膀猛嘆氣。

「哦？難道仍然是那個……」左手撐在榻榻米上，上半身靠過來，用右手小指頭指着門的方向說：「是白蛇嗎？」

「不但是蛇……而且可能是蛇的化身……」想起昨夜之事，我止不住又渾身顫抖，這是沒有

絲毫的造假：「……眞的，能保住這條命，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原來如此，所以你的臉色才會這樣……，你看過這樣的臉嗎？」文都師父伸手拿過桌上的小鏡子，送到我面前：「你的精力大概都被她吸走了，這樣下去你會腎虛喪命的，現在你已經走到只差一步的地方了。」

的確，師父說得絲毫不誇張。看到自己的臉在一夜間瘦得不成人形，我自己也大驚失色。青色的面容上浮着一層油脂，眼睛下陷，下眼皮泛黑，臉頰也微微凹陷——而且，從喉頭到鎖骨一帶，出現錯錯落落的紫色斑點。

「不只是這些，你看看這裡。」

我脫下睡衣的一隻袖子，露出肩膀和手臂，上頭有三四個黑點。

「哦——這是……」

「是指印。——女人的……」

「眞了不起……」師父縮回上身，吸一口氣後又露出笑容說：

「那麼……結果你和那妖怪發生了什麼好事呢？」

「會有什麼好事發生呢……」我看着窗外金黃的陽光，忍不住眨眨眼道：「只怕我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

猛力把我拉進被窩裏，緊緊抱住我、纏住我，這個緊勒着我的女人不知使出了什麼魔力，使得我因恐懼而萎縮的身體竟能在刹那間有用起來。

只要是速成一體，就成爲完全一面倒的比賽。——即使我已經射出去了，但她仍緊抓不放，她只顧自己不停的蠕動、律動，很快我又回復到可用的程度。被全身香汗淋漓的白蛇捉弄、玩弄，足足有一小時之久，最後連那原本屬於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都好像不屬於自己了。她根本不理會我的喊叫或我所說的話，當我想用開她逃走，她的四肢即像虎頭鉗般緊緊鉗住我，那簡直不是人的力量。

事到如此，我只好認了，只有在心裏祈禱趕緊雞鳴破曉，妖怪才會離去，在這一段等待的時間裏，只有任她玩弄。——她不斷地吐出又熱又濕的氣息，粉紅舌頭在我身體各處游行，時而吸吮，時而扭動、纏繞、呻吟、哭叫、啜泣，好像吞食在她面前的獵物。最後她也許已經玩够了，突然扭曲着她靨在我身上的美麗臉孔，並且咬牙切齒地長長哀號了一聲，這才放鬆她的力量，但同時也增加了壓在我身上的重量。得到釋放的我卻因爲過分疲勞而失去意識。

恢復意識時我是全身赤裸趴在棉被上，呼吸微弱，連移動的力量都沒有。她就在我身邊，我看到她拉過枕邊放酒的盤子，咕嚕咕嚕地喝水，像喝甘泉一般。我連向她說對不起給我喝一杯的力氣都沒有，只有閉着眼睛喘氣。

後來我感到好像有衣服摩擦的聲音，然後又寂靜下來——我以爲她走了，所以我就搖起沉重的頭看看四周。我看到她穿上睡衣，低着頭規規矩矩地坐在那裏。——因此，我當然不能再赤身裸體露出滿是黑毛的臀部。於是我急忙伸手拉過睡衣穿上。那女人用細微的聲音說：

「非常對不起……」雙手扶在榻榻米上。「夜裏隨便就進來，眞抱歉，讓你看到難爲情的樣

子……」

我呆呆地張開嘴，忘記穿了一半的睡衣，不知要怎麼回答才好。——剛才還緊緊勒住我、捉弄我的白蛇，長相雖然一樣，可是聲音、表情、舉止都完全改變了。一個好像怕冷而把領口拉得很緊的女人，她安靜地坐在那裏，和剛才那個蠕動如妖怪似的女人，有如天淵之別。她大約在二十七、八歲左右——還是如剛才的美麗，但已經不是妖艷了。身上隱約還有那種氣氛，奇怪的是已經搖身一變成爲良家婦女。

這種變化之迅速，更顯出怪誕的味道。

「是這樣的……」女人撥撥着散亂的頭髮，羞紅着臉，喃喃說道：「我有……有個很壞的毛病……不，是有壞東西附在我身上……」

「請等一下。」

我冷得渾身直打顫，急忙穿好睡衣，並且把衣襬拉緊。——然後在亂七八糟的棉被和床單之間尋找剛才被蛇女人硬脫下來的內褲，可是怎麼找也找不到，沒辦法，只好勉强把不合身的睡衣下襬拉攏，緊靠着雙腿正襟危坐。

「妳說……附在你身上的壞東西，會不會是蛇呢？」

「是的……」女人擡起手，用睡衣的袖子擋住臉，點點頭：「實在是很難爲情……」

——她的名字叫水木龍江。

正如我所猜想的，她從十七、八歲就開始在東京白山下或神樂板的二三流特種營業場所做藝

妓，但是她現在已經不接待客人了。在二流的場所裏，她的美貌是驚人的，幾度被金屋藏嬌，每次和戶頭分手，都拿到一筆爲數可觀的金錢，現在正用着那些財產過着養尊處優的日子。

「根本談不上是好身分，」她很鄭重其事的搖頭：「年齡也大了。——一想到將來的日子眞是擔心又害怕……」

原先我以爲問她一定不肯說，沒想到她毫不猶豫的說她是一九四一年出生，今年正好三十一歲。

「干支是……巳吧？」

「是的……因爲是四月出生，一半是辰……」

她的母親也是巳年，整整大她兩輪，她的祖母也是巳年。我聽了她的陳述後，兩手抱到胸前陷入沈思裏。——而她的祖父是辰年出生，比祖母大一歲，她的父親和母親雖然沒有正式結婚，但父親比母親大十三歲，也是辰年出生。辰年的祖父和巳年的祖母生下了巳年的母親，她的母親從十幾歲就在深川，以「辰巳藝妓」名號工作——不是我愛用文都師父的口頭禪，的確是令人覺得「過分巧合」。

她的母親由於是在巳年出生，所以沒去深川的不動尊朝拜，而是到人形町的水天宮進香，成爲非常狂熱的信徒。有一次經過木村廠看到一條小白蛇，於是把小白蛇放進口袋裏而直接到酒家去上班，不料小白蛇在宴會途中爬出來，引起了一陣騷動，這插曲並不止於此，而是在這一次的騷動裏，龍江的母親認識了龍江的父親，她因此更狂熱地信仰白蛇。——二十二歲那年，她被贖

身以後，悄悄地住在湯島天神町的巷子裏，龍江就是在那裏誕生的——從小她就看着著名的湯島之白梅長大，因此當她一個人旅行途中來到這裏知道有盆梅展，她便念起小時候的日子，就進去看一看。

龍江的母親很想生個巳年出生的孩子，不厭其煩地到水天宮與湯島天神參拜百次，終於順利地在男人的干支年裏懷孕，而在自己的干支年裏生下女兒龍江。她從小就常聽母親說夢到白蛇鑽入兩腿之間而懷孕的，母親說得那麼認眞，使龍江難辨眞假，龍江打從孩提時就長得很漂亮，有一頭柔軟烏黑的頭髮，遺憾的是身體虛弱，經常抽筋，在她讀小學時，曾經被老師同學誤以爲是癲癇症。——大戰前在湯島天神的境內或右牆，偶爾會出現白蛇，母親看到就會把白蛇帶回來，所以她從小對蛇就不會感到恐懼，但是她厭惡母親把蛇放進她和母親共眠的被窩裏。

而她和白蛇特殊的境遇發生在她六歲那一年。

那一次她在水池邊玩耍，突然尿急，當時還年幼的她，就在路旁小便，她蹲在路邊——或許是她的幻覺，也可能記憶影響而產生錯覺——不知從何處出現了一條長約三尺的白蛇，牠在追逐着一條大約同樣的茶褐色的蛇，兩條蛇就在她面前互相重疊、糾纏、盤踞，這個六歲小女孩看到這種情形，下半身卻出現強烈的快感和恍惚感，她就這樣昏過去了。——鄰居發現她手裏拿着內褲昏倒在那裏而抱她回家。當她把這件事偷偷的告訴母親時，母親笑着說，因爲妳是女孩子卻做那種沒規矩的事，使者——母親總是這樣稱呼蛇——才找上妳，如果妳再隨地小便，下一次說不淀會再來找妳，而且會讓妳變成使者。然後母親又說了很多故事，什麼在野地小便被蛇鑽入密處

的女人、或是如三輪傳說裏，蛇變成年輕男人到處找女人等等。總之，諸如此類的故事，使得這位女童內心受到很大的衝擊。

她的第一次性經驗是在十二歲那一年。那年她上中學，在上學途中被中年男人帶進公園裏戲弄，雖然出血了，但她在這第一次就感受到快感和很大的滿足感。

每當她想到當時的快感，她就片刻也不能等待，自己主動去找那位「伯伯」。所以第二次是她主動約那中年男人。和這位「伯伯」的關係一直持續三年直到她中學畢業爲止。後來還是這位「伯伯」提議分手的。他到第三年時已經瘦得很，他對她說，龍江，我沒辦法再和妳一起了，我的精力已經被妳吸光了——以後妳應該特別注意這方面的情形。然後他走出了她的生命。

當她進入高中時，她的身體已經離不開男人了。一年級時她懷了孕，雖然做了人工流產，但已經被學校發現，不得不轉學他校。轉學以後她幾乎沒有去上學，她成爲一個拒絕上學的女孩，終日流浪街頭。——雖然如此，她始終沒有和太保們或黑社會幫派扯上關係。那是因爲她沒有夥伴，也沒有朋友，而性行爲的對象又都是中年以上、有地位、有理性的男子。——也許是對那位比母親大十三歲偶爾才來到家裏的父親的嚮往，使她總是選擇年紀大一點的男人。而且在母親出身於藝妓又被金屋藏嬌的家庭裏，她從五、六歲起就在嚴格的教導下學習茶道、插花等藝能，在這種環境下形成的性格，使她和那些戰後完全脫離文化傳統的年輕人格格不入。

因爲她有雪白的臉孔，經常烏潤的秀髮及美麗的鳳眼，從這些外觀的印象，使得對她實際情形無法了解的高中同學們給她取了一個綽號「蛇姬」——對這個肉體所具有的「第六感」也不由

得感到驚訝。

十六歲那一年，也就是和那位「伯伯」分手終止幽會的那一年，她終於在母親外出時，和偶爾才回來的父親發生了關係，這一次也是她主動引誘，她的父親却也難免受到衝擊，以後陸續和她在外面見過幾次面。據她說，雖是親生父親，但是因爲沒有住在一起，所以罪惡意識不重，反而是因爲搶了母親重要的「先生」而產生强烈的快感。當母親知道了兩人的關係後，氣得幾近瘋狂。——她當時就離家，有時悄悄向父親拿零用錢。有一段時間她在銀座的俱樂部工作。一年以後，從白山下當藝妓開始在酒家工作。她原來就是藝妓的女兒，而且中學時代就有過和「伯伯」的性經驗，所以在藝能和接待客人方面都已經十分成熟，一出道幾乎立刻就成爲紅牌藝妓。很快就有人願意拿出一筆錢來替她贖身，但是不到三年就分手了，在別的地方她又重作馮婦，又開始藝妓生活，後來雖然有不少像養她的男人，但都不能維持長久的關係——從二十歲開始，她的性需求愈來愈激烈——可以說變成「異常」的性關係，一次或兩次還能自制，但後來就變成像我剛才所經驗的，令人心生畏懼的狀態。

「在我的身體裏有很壞的蛇……」她抽搐着說：「尤其到了最近——當想要男人時，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了。當我身體裏的蛇醒來時——那時候我絲毫不會爲對方着想，無論如何只想滿足自己的慾望，不管是初次見面或只說過一次話的男人。蛇和人是不同的，蛇根本沒有羞恥心，只知道要達到單方面的目的……甚至自己都會奇怪這樣的力量究竟是從那裏來……平常所認爲羞恥的事，到那時候却無法克制自己去做……最近這種情形愈來愈嚴重……我對自己也開始感到害怕。

當蛇睡着以後，我就對自己……」

龍江說完之後就以衣袖遮臉，聲音細微得幾乎聽不見地說自己很卑賤，然後開始無聲地哭泣。

我想起在浴池裏聽到女池那邊傳來可怕的嘆息聲，也不由得舒一口氣。——那種像存在於肉體的腥臭呼吸，是那條棲息於她身體裏的淫蛇所吐出來的毒氣嗎？

當然，「有蛇附在身上」並不是唯一的理由，按常理還可以做各種解釋，可能她是某種情態的色情狂，還有，她可能有雙重人格，雖然這些都還不能確定。典型雙重人格的症狀就是她同時過着貴夫人與妓女的雙重生活，當她過着一種生活時，她並不知道自己還有迥然不同的另一面，這種有趣的病例爲數實在不少。另外有一種兒暴竊癲症的患者，在發病時，不管打破東西或殺人，事後完全不復記憶。有酒瘋的人，喝了酒以後幾乎變成另外一個人，根本不記得自己所做的事。女性的歇斯底里也是如此。戀愛中的男女也可以說是處於類似此種情形的「異常狀態」，所以才會因嫉妒而殺人。——在她變成「蛇」時，能有那麼可怕的力量，這種病例通常都會在發作中出現平常所無法想像的力量。曾經有一個平日走路腰都挺不直的老太婆，在地震時居然能扛起一個大衣櫃飛奔出去。一個人經過催眠術催眠之後，將他的身體搭在兩個椅背之間，然後兩三個大男人一起坐在那身體上搖動，那經過催眠的身體依然是筆直的。戀愛中的男人在狂風暴雨的海中游泳到愛人的身邊。——在人體中或多或少都隱藏著無法想像的「潛在力量」。

但是——聽她詳述身世，不得不承認在她的身體裏住着一條巨大的「蛇」。把蛇當作偶像，

雖然不能斥爲無知，但是建立起偏執世界的母親，把蛇轉嫁到她身上，或許是對她的性、精神生活、她本身狀況提供合理說明的線索。發現男女的性別、發現性的意義，以及初潮、第一次性經驗、戀愛、性的嫉妒、性生活廣泛的變化……在人唯有活一次中，要不斷的嚐試「第一次」，遭遇許多初次經驗，對其本人必然會產生極大的衝擊。而在自己的身體內存在這種有「另外意志」的器官，隱藏着自己也不知道的激烈衝動、激烈情感……。當初次遇到「這樣的陌生的自己」，對自己必然會產生驚訝、恐懼、厭惡等，於是她根據母親所給她的種種象徵去解釋——「在我的身體裏有一條邪惡而淫蕩的『蛇』，牠具有我根本無法與之抗衡的力量和卑劣」。

何況，這蛇還關係着對母親的憎恨，以及對偶爾出現的父親底戀父情結。這種種情況在我這個外行人的眼裏，簡直是個解不開的死結，也許找專科醫生能設法解決吧——但是，如果這一切已經深入到她的「信仰」裏，究竟會有何種發展呢？她之所以來長濱，想必是要設法壓制自己身體裏的蛇，才來到與蛇有深厚關係的竹生島寶嚴寺裏向弁財天許願，以求達成心願。因爲冬天沒有行船，這一次是無法前往寶嚴寺，但她早已到江之島完成參拜，以後還要去嚴島的弁財天——她是這麼說。

然而——這些象徵性的東西姑且不論，在她以及我們的身體裏是否也隱藏着一條發出異樣臭味的蛇呢？——有時一個有理性、有地位的人會做出使世人驚訝的盲目性衝動行爲（此時一般的說詞是一時糊塗），以及有如毒蛇般啃噬着我們自己之嫉妬與憤怒——這樣的「蛇」是不是打從伊甸園來就一直住在我們的心裏、身體裏呢？

就在我陷入沈思時，被一股正面逼過來的異常氣氛所震懾，我擡起頭來。

告白之後，她原已忍聲低泣，但不知何故她又再度變成「蛇體」，撩開前胸睡衣，露出雪白光滑的雙峯。她移動着跪在榻榻米上的白皙膝蓋，向我這邊靠過來。從她的紅唇吐出氣體，露出粉紅色的舌頭，眼睛裏又燃燒起粦火，變成五條白蛇的手臂，慢慢伸向我的股間……

8

「就這樣……進行第二回合嗎？」

文都師父的身體震動了一下，眼睛看看散亂在枕邊的衛生紙。

「沒有讓我休息片刻，一直到早晨五點……」

在和文都師父談話中，我已經沒有力氣再繼續坐着，只好又在棉被上躺着。

「哦？會有這種事情？——不過，女人眞是可怕的東西。」

「女人可怕……蛇也可怕……」

「你這麼說……實際上是『饅頭可怕』的那種吧？」

「饅頭？是眞的可怕、可怕，幾乎要打飽嗝……」我縮緊身體，餘悸猶存。

「現在該輪到苦茶可怕了吧？」文都師父說着，拿起電話：「喂，大姐——對不起，能不能送一杯熱茶來呢？還有帳單……」

「現在……」我擡起上身，卻忍不住咋舌和扭曲着臉孔。

「我知道你很疲倦……」師父拍拍我肩頭上的披風笑着說：「不能繼續留在這裏了——往例的湖北之行，這一次只好讓它流產了。——對了，那條蛇怎麼樣了？還在嗎？」

「這……她說她要向西走……也許已經出發了！」當我搖搖擺擺地站起來時，彷彿聞到一股氣味。「師父——這是什麼呢？好奇怪的味道。」

「喔，大概是我剛才拍披風時，沾在上面的頭髮飛到火爐裏去了。」師父也做出嗅東西的動作。『那個老太婆、『蚯蚓』說我的頭髮太長了，要替我理髮，拿着剪刀在那裏揮舞比劃——一喝醉什麼事都幹得出來，還眞被剪掉不少呢！」

很「辛苦」地到達米原，又很「辛苦」地坐上「回音」的頭等車。兩個人就像久病初癒或正在生病的樣子。

在月臺上時，就有一股怪異的感覺，等坐上頭等車廂，列車開始往前移動後，在我的後腦已經明確感覺到一種氣氛。

「師父……」我輕輕說：「在這裏——那條蛇……」

「什麼？——眞的嗎？在那裏？」

「噓！別回頭，悄悄地斜着眼睛瞄一下，就是隔壁那一排，向後數第四個座位……」

「是眞的吔。——這種偏執的意念眞是太可怕了……」師父縮了一下脖子說：「你準備怎麼辦？」

「我已經被榨光了，起不了作用了。——這次輪到師父你了。看，她在看你呀……看呀，就

是那種眼神。」

「怎麼會……你別嚇我！」

「我可沒嚇唬你。你請等着瞧吧，這一次她會跟着師父走的。——你在客棧裏燒過頭髮，那味道沾在你身上，你知不知道捕蛇人上山捕蛇要帶很多頭髮去燒，蛇聞到那味道就會過來……」

「來就來，沒關係……蛇有什麼了不起……再過一陣子，厨房裏就會有很多蛞蝓——即使沒有也無所謂，我會抓住的。『無論是何方妖靈，行者也會拿出法力，手拿唸珠不停捻動……』」

師父唸起「葵上」，裝腔作勢擺出横山小聖的姿態，但是他唸咒文的聲音：「東方有降三世明王、南方軍荼利夜叉……」却由大變小，當車行至大津時，原就因睡眠不足而呈黯淡的臉色，現在更蒼白了。

「大杉兄，我想起京都還有事情，所以先向你告辭了。你不要站起來……以後有機會再見面……」

列車一進入逢坂山的墜道，師父立刻站起來，裝着像要上廁所的樣子，從前門走出去。——看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口，我覺得自己玩笑開得太過分，於是我自嘲地笑了一下。

可是——當火車過了京都以後，我偶然回頭，不由得倒吸一口氣。

在後座已經看不到那個女人了。

五天以後，我接到文都師父的電話。

「來過了，來過了……就是那個女人……白蛇。」

「哦？」我頗感驚異：「眞的嗎？眞的來了嗎？」

「當然是眞的。她從京都就跟蹤我了，可是我却沒有發覺。——哎呀，太緊張了。如果不是從你那裏已經聽說那一晚的事，一定會被趁機而入，搞不好就會發生家庭糾紛呢。第二天她到敝院來找我，我覺得事情不妙，當天便設法把她甩開。然後我向老婆說明她的情形——她打電話來時，就叫她到家裏來，然後和兩、三名弟子把她抓住——」

「然後呢？——後來怎麼樣了？」

「出家了。」

「什麼？」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說那個女人當了尼姑？」

「是啊，我告訴她說，妳的煩惱是鬼魂附身，沒有辦法解決當下就把她送到京都那個……」他說的是京都的禪宗名刹。他把那女人交給寺裏的住持——曾經以美貌和怪行引人側目的名僧，她放浪形骸三年後，找到願意收留她的尼寺，也在昨天落髮。

「落髮時我也去做見證。——那頭烏黑的頭髮又濃又密，如果做成假髮，一定能賣得好價錢。——她在落髮時只掉一滴眼淚……。當時我也很反常地跟着掉眼淚。如果不是變成蛇，她眞是個好女孩。不過，再變成蛇也沒關係，因爲那住持的如意棒，是過去曾讓祇園、北野的藝妓、舞妓都消受不了的逸品，遇到那玩意兒，就是有再大煩惱的蛇也……」

我手執電話聽筒，却已經是心猿意馬。

——幾天前在湖畔共度奇妙的一夜，那美麗的風塵女子在五天後却成了尼姑……

「喂……你怎麼了呀？你有沒有在聽呀？」

不知何時，那已經逐漸掉下來的電話筒裏傳來師父急急切切的聲音。

「你是不是很驚訝？是不是心裏很惋惜她當了尼姑……」

確實是有那樣的感覺。

但是我心裏充塞着一個影像——被煩惱的火焰燃燒掙扎的美麗的白蛇，她頭上戴着尼姑頭巾，身穿黑色法衣，跪在充滿着慈悲忍辱的佛像前，雙手合十、態度認眞的模樣。令人頓生憐憫之情。

砂之殺意

夏樹靜子

夏樹靜子，一九三八年出生於東京，今住福岡，是兩個孩子的家庭主婦，專事寫作。在慶應大學求學時就寫過電視劇本『只有我知道』。一九六九年發表『天使消失』成爲亂步獎候選人，受到文藝界的矚目。一九七三年的『失踪』得到第二十六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成爲女推理作家的新秀，文壇對她的期望頗高。

1

事件發生在七夕之黃昏。

由花子正在新建的厨房裏，享受着設計寬敞的空間，她專心一意地在準備晚餐，偶爾會停下手裏的工作，擡頭看看牆上的電子鐘，再把視線投向垂着雪白蕾絲窗簾的方向。五歲的獨生子忠志在外面玩累了，才回到家又說是重要東西放在遊戲場所忘了帶回來，然後跑出去，已經快一個小時了。

福岡的七月，太陽遲遲不下山，但是到了下午八點左右，太陽的餘光也差不多消失殆盡，似潑墨般的黑夜，開始籠罩在市郊寬大的新生地上。

市政府把這塊新生地開發爲新生住宅區，而由花子的丈夫任總務課長的大西藥品公司在北端買下二萬坪的土地，建築新的公司大厦和員工宿舍。公司在員工福利設施方面比較落伍，所以在預定的大厦建築用地周圍，先建築十五戶住宅，供課長級的員工先行居住。由花子一家人在一個月前就率先遷入新居，其他十四戶都還是空屋。新大樓佔建地面積的絕大部分，目前也只完成混凝土架構的階段，而且建地的突出端甚至還沒有完成新生地的塡埋工程，在這種情況下，由花子的居家環境非常寂寞，到了黃昏甚至充滿了荒涼的氣氛。

唯一的鄰居是一批三年前建造的國民住宅，房子蓋得像火柴盒一般，夜幕低垂後，從同樣大小的窗戶裏透出昏黃的燈光，散發着新興住宅區的氣氛。

由花子由窗子內外望，外面出乎意料之外地黑暗，她心急如焚起來。不過忠志遊戲的地方僅在建地內。一邊是海，另一邊是新生地的大馬路，汽車來往奔馳，車速都很快，孩子們通常不會到那危險地帶玩。這地區的孩子們就在工地裏玩捉迷藏，或把玩具藏在沙子裏玩「尋寶」遊戲，而他們也都樂此不疲。最近幾天，每到黃昏，有一戶住在國民住宅裏的人家總會放煙火，孩子們就會圍在那兒看熱鬧，往往忘了天色已晚。總之，由花子覺得在工地內玩就像在自己家裏的庭院玩一樣。

由花子用圍裙擦着手，從後門走出來，房子外面已經完全籠罩在暗夜裏，已經收了工的工地也看不到人影，巨大的鋼架顯得格外高綷驚人，只有臨時搭建的工地事務所亮着紅色的燈光，再過去就看到一排國民住宅的燈光。

沒看到放煙火。

海邊的涼風吹向空曠的空地。在西方海天交際處留着一道霞光，鮮明而生動，似乎是黃昏殘存的餘輝，那霞光是一種出乎意料的血色。

由花子的情緒被這顏色弄得不安穩了，她心裏閃過「糟了」的念頭。

「阿忠！……忠志！」

她一面呼叫兒子的名字，一面在附近來回奔跑。在新建大廈的鋼架與住宅之間堆積着各種建材，以及傾卸車所運來的一堆堆沙山、土山……能夠找的地方都沒找到忠志。她繞着工地四周走一圈，特別向着鋼架內部暗處大聲呼叫，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回聲。

再度回到屋前，由花子的神經繃得緊緊的，幾乎要窒息。

先到工地事務所去問問看，如果工地事務所也沒有人知道，只有到鄰居挨家挨戶去找了，說不定在誰家裏看電視忘了時間……。

由花子再跑出去。

此時，由花子突然看到被遠光照耀而露出朦朧影子的沙山。

那些沙山沿着鋼架排成三列，有大約眼睛那麼高的金字塔式的沙山，是傾卸車在白天運來傾倒的，而在最外側那堆沙山底下，由花子看到隱隱約約有一樣紅色的東西。

她緊張地蹲下來看，那是從沙土裏露出來的紅色布端，鮮紅色的斜紋布料，細看之下還有白色細紋。由花子在看淸布色的剎那，心臟幾乎停止跳動，那布料和忠志穿的吊褲一樣。

由花子拚命在那一帶用手挖着，她找到褲子的吊帶，鈕扣已經掉了，由花子緊緊抓着細吊帶的一端。

「救命啦——」

由花子拚命喊着，雙手不停的挖掘，粗糙的沙土含着大量水分，挖了再挖，還是沒有摸到孩子的身體。

「來人啊！忠志他……忠志！」

背後傳來匆忙的跑步聲，由花子回頭看到工地事務所的兩名職員。

「怎麼回事？」

「忠志埋在這……」

由花子的話還沒說完，兩個年輕人的粗壯手臂就插入沙土裏。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由花子覺得那簡直漫長得可怕，却又像是處在時間的眞空裏。然後——在沙山的底邊附近，發現仆倒在那裏，扭曲着身體的忠志。

由花子立刻把他抱起來。

忠志軟綿綿的身體到處都沾滿了細沙。胖胖短短的手腳、短髮的平頭、浮腫而呈紫色的小臉蛋……不僅如此，在鼻子、耳朵、嘴裏到處都塞滿了沙子。

「忠志……」

兩個男人趕緊一起扶住快要昏厥的由花子。此時，像寶貝般握在忠志右手裏的四〇口徑玩具

槍，掉落在剛才挖掘的沙土上。

2

「這是不幸的偶然累積在一起。」

福岡N警察署搜查課第一股股長津島在說明案情時，照例用一句看似富有哲理的話做爲開場白。他的蒜頭鼻子下面留着一撮和頭髮一樣半白的鬍子。移動着肥胖身體的津島，對事件發生以後天天到警署來的由花子，多少已經有些不耐煩了，但他還是從細小的眼睛裏露出同情的眼神，向由花子說明調查的經過。可是，他那慢條斯理的口吻，却說明了他們對這件事的態度。

「有豐補建設公司發包的四家傾卸車在那個建築工地出入，從忠志小弟弟被埋的沙土種類推測，大概是松川貨運公司運來的沙土，這一點應該是沒有錯的。現在是調查到這個程度，可是松川貨運公司的三位駕駛都說不知道。可能司機在傾倒沙土時也沒有發覺有孩子在那裏，這一點是這件事最亂煩的地方。」

津島重複說着這些話，眼角的皺紋也因不耐煩而扭曲，他煩躁地把煙蒂放入鋁製煙灰缸裏捺熄。距離事件的發生已經有五天了。

忠志被救出來時已經斷氣了。工地事務所的人迅速把他送到新生地進口處的醫院，立刻使用氧氣罩急救，但是依然不能使這小小生命活過來，全身檢查不到外傷，是窒息而死的。

據推測，可能是忠志拚命尋找不愼遺留在砂場的玩具手槍時，載運沙土的傾卸車正好進場，

司機沒看清楚情況就把砂土卸下，因此把小小的忠志給活埋了，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那堆沙土約有十一噸，高一・五公尺，底部達五公尺，如果從頭頂傾倒下來，卽使是大人，也沒有呼救的時間就會被活埋。而傾卸車自始至終都沒有發覺的離開現場。

轄區的N警署在第二天就依據這種判斷而着手調查，但是並沒有成立專案小組，而是在第一股股長指揮下進行調查。

不久就查出造成事故的沙堆是松川貨運公司的傾卸車，從福岡市溪邊室見川上游的砂石場運來的，三名司機以業務上的過失致人於死的罪嫌受到調查，但是以後的調查工作却陷入膠着狀態。

松川貨運公司的三輛傾卸車，每天都是在早上九點到下午七點日落前，來回於砂石場及工地之間。七點分別運完最後一趟砂土，然後把傾卸車開回距離工地大約二公里處的公司車庫，塡好日報表後下班回家。因此，活埋忠志的傾卸車比平常晚了一些，在七點以後才運來最後一趟砂土。由花子記得忠志回家又跑出去時，電視正在播報晚間新聞。

可是，三名司機就像商量好似的，異口同聲說是七點以前就結束工作了，最晚也只是超過幾分鐘就回公司了，而且日報表上也是這樣記載。從碼錶上無法看出時間上的些微差距。而且，松川貨運的其他作業員都支持這三名司機的證詞。

另一方面，裝砂土的砂石場並沒有留着可作爲證據的記錄。這就是津島所謂的「不幸偶然」之一。

「那天松川貨運傾卸車運的是廢土。」

津島把視線從坐在辦公桌前的由花子臉上移開，做和前天一樣的說明。

「一般建築用的砂石，在砂石場交貨時都要開出交貨傳票，而廢土並不被認爲是貨品，廢土是可以用來填在新生地下面。對砂土場來說，巴不得能把廢土運走，所以每一次運廢土都不必經過檢查，運走多少都沒關係。因此，裝砂土的裝土機作業手也完全不記得什麼時候誰運走了砂土。」

「……」

「這一次連一點線索都沒有。兩個多月前在尼崎市也發生類似的案子，當時還有個小孩看到，但一直到現在還沒破案，而這一次連個目擊者都沒有。」

「……」

「這種案件要找到兇嫌是很不容易的，因爲兇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殺了人，通常我們在追查可疑人物時，最後的關鍵在於觀察對方的反應，可是，這一次連兇嫌自己都不知道犯了案，就甭談什麼心虛了。」

「……」

「當然，我們會鍥而不捨，繼續追查，請耐心等一陣子吧！我們很了解你的心情。」

「……」

津島溫和的口吻裏包含着斬釘截鐵的聲調。

「是——」由花子只好這樣回答，但她却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她有個預感，今天回去以後就再也見不到津島了。

「太太，還有一……」津島看看低着頭不肯動的由花子，改變口吻，說：「這件事也不能完全責怪傾卸車，工地方面也有責任，有十幾輛傾卸車進進出出的工地，至少應該派一名監督員，而且連柵欄都沒有設置，讓小孩隨便在工地玩耍，做父母的……」

說到父母頭上時，津島立刻閉上嘴，停了一下，他換另一種較和緩的口吻說：

「總之，是這樣種種不幸累積成的悲劇。以後即使逮捕到兇嫌，是否有足够證據起訴他，我只有五成的把握。」

也許津島想安慰她說能不能抓到兇手都一樣，但由花子聽來却覺特別殘忍。

這天下午，豐浦建設送來十萬圓慰問金。由花子覺得他們好像要證明這個事件到此爲止一樣。

3

「他們說母親太不小心了，但是只有那裏是能玩的地方呀！」

當時她不能反駁津島的話，一見到丈夫，由花子立刻滔滔不絕：

「道路上整天都是汽車飛馳而過，是不是要孩子到海裏去玩呢！」

「別這麼說，又沒有人責備你。」

丈夫池上隆志自己把脫下的上衣掛進衣櫃裏，用沉悶的聲音回答。

忙過忠志的出殯後，每天下午總是經歷同樣的情形。池上隆志從位於市中心的總公司下班，他盡量比以前早回家，可是，等着池上的是絕不可能再有忠志童稚的聲音的房子，和呆坐在那裏，把虛茫的眼光投向空中的妻子，房間對一家三口而言原本就多了些，建造也太寬大，現在又少了一個在家裏到處奔跑的孩子，留下無可逃避的寂寞感。

忠志未出事之前，由花子總是配合丈夫回家的時間重新化粧，每當丈夫提出有關公司的話題時，她也盡量說出自己的想法，陪着丈夫聊天。雖然她曾是千金小姐，但是婚前有過在國立醫院當護士的經驗，具備了不少的社會知識，池上對這樣一個具備了知識和可愛的妻子，感到十分滿意。可是自從發生這次的不幸事件以後，妻子不是嘮嘮叨叨說些於事無補的話，就是瘋狂哭泣，或失魂落魄，臉上全無表情。妻子掉了魂似的轉變，使池上陷入無法排遣的絕望裏。

由花子當然不是不理解丈夫的心情，也知道責備這個人是過分殘忍，但沒有機會發洩的悲憤，在看到丈夫溫柔的臉時，就無法抑制地發洩出來。

「那個刑警後來還說不只是傾卸車的錯誤，工地方面也有責任。」

由花子擡起頭看看池上，她的雙頰滿是淚水。

「嗯……」

池上早就聽過這樣的指責，但是身爲公司總務課長的他，如果強硬的要求查明事件，反而使自己和上司的立場困難，會成爲尷尬而進退兩難的情況。

「總之，是不幸的偶然累積的。……」

由花子從丈夫口中聽到和刑警說出一樣的話，剎那間渾身像血液倒流般急躁起來。

「那麼，你的意思是只有認命了嗎？殺死忠志的人沒有受到懲罰、逍遙法外，你也毫不在乎嗎？」

池上深深嘆了一口氣，面對着由花子坐下。

「也不是說不能抓到兇嫌，而且警察並沒有說要結束偵察。」粗大的嗓門微微顫抖：「再說，兇嫌並不是故意要那樣做，當然，粗心大意是不能原諒的，但是傾卸車是在不知道闖禍的情形下把車開走的。」

「就是這樣的解釋使我不能同意，倒不如乾脆是故意幹的，那樣即使不能逮捕歸案，兇嫌也會一輩子良心不安。可是，殺死忠志的人，連自己殺了人都不知道。他根本就不會有罪惡意識，還能泰然的活過一生。」

「可是，由花子，這個社會變得這樣複雜，人際關係更不單純，可能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傷害或害死毫無寃仇的人，這並不是絕不可能。或許我也做過這樣的事，事實上說不定妳也……」

池上說到這裏打住而沒有繼續說下去。但他又凝視着由花子的眼睛，冷靜而清楚的說：

「記得妳做護士時，也發生過這一類的事件。在不知道是誰的過失下，保育箱裏的嬰兒死了……」

由花子呆呆地看着丈夫，她的意識已經陷入記憶深處裏，那是七年前的事件，此刻突然很清

晰，而且以奇妙而深刻的感覺復甦。

在和池上相親結婚前兩年，由花子在福岡市內的國立醫院小兒科工作，由花子被分配在「早產兒室」，那裏經常都有十五位左右需要特別照顧的早產兒或生病的嬰兒。九位護士以三班制輪流工作二十四小時，也就是說在限期八小時內，包括主任在內共有四位護士照顧十五名嬰兒。照顧嬰兒原本就很麻煩，而照顧生病的嬰兒無疑的是件極緊張的工作，護士們通常都以跑步巡廻於嬰兒之間，累得同事之間連話都懶得說。

事件就在這種狀況下發生的。

在五個保育箱中，有一個是患呼吸窘迫症的新生兒，結果却因氧氣供應不足致死。那天下午，主任發現隨時都必須維持每分鐘三公升的氧氣流量指針已降到只有一公升，雖然主任立刻把流量恢復原狀，但已經回天乏術了。

原因是這樣，在同一排的其他保溫箱裏有肺炎復原期的其他嬰兒，當天早晨的巡廻診斷時，主治醫師在病歷表上指示，將其中兩個保育箱的氧氣供應量，從前一天的三公升降到一公升，可能有一位護士誤會了，把不可以改變氧氣供應量的保育箱也降到氧氣一公升的流量。

那一天在保育室進出的護士，包括由花子在內只有三名，可是三個護士都堅持沒有去動過那個保育箱。事實上也沒有分配哪個病患固定由哪個護士照顧，三個人根據病歷表上的指示，以默契分擔十五名病患的照顧工作。

由花子那一天動過的流量表指針是四十，但絕不是發生事故的那個保育箱。她十分肯定，但

使在今天她也絕對相信自己。

「當然我是相信妳的。」池上看到由花子認眞的表情，便以安慰的口吻說：「我當然相信妳，但因爲某人的過失使嬰兒缺氧致死，這也是事實，當然那個護士絕不是故意的，她是在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情形下，斷送了一個嬰兒的生命。」

正屛息靜氣的由花子，突然以挑戰的表情看着丈夫。

「但醫院安善地把那個事件壓下來，當做是病情惡化沒有辦法挽回，嬰兒父母也同意醫院的解釋。——如果是那樣的話還好過，但是我很淸楚忠志是被什麼樣的人給活埋了，忠志在沙土下痛苦的掙扎……」

由花子又像瘋狂似的哭着倒下。

池上用安慰的手不停撫摸妻子的後背，當他感覺到妻子的哭泣已經平緩下來時，輕輕摟着妻子說：

「由花子，我們再生個孩子吧！說不定忠志會再來投胎。」

池上爲自己所說的話而湧出淚水。由花子對這樣一個丈夫由衷的感到他的可愛，但同時却又有無比的遺憾，她心底激烈地吶喊：

「我絕對不會原諒！」

4

只要能找到目擊者就行了。

由花子的思想一直停留在這個關鍵上。今天工地結束工作後，在沒有人影的新生地，從海邊吹來涼爽的風。

事件已經過去二十天了。從那次以後，沒有得到N警署的任何消息。剛發生事件不久，警察曾對留在工地事務所的職員及附近住家的主婦和孩子們進行察訪，但是沒有人看到可疑的傾卸車。這的確是運氣不好，只要有一個目擊者就……。

由花子一想到如何逮到兇嫌，全身血液就止不住沸騰起來。殺死忠志的人一定渾然不知，依然優哉游哉地在過日子，她不允許世界上有這樣的事情存在，她迫切地希望能抓到他，對他說，看你幹的好事，讓他徹底難過一生。

由花子坐在窗邊，不知何時建地已被黑暗籠罩。她突然看到好像有什麼東西亮了一下。原來是煙火。建地對面的國民住宅巷道裡，好像有人在放煙火。每當爆發出橘黃色或藍白色的大花時，就有小小的人影出現。

好久沒看到了……由花子呆呆的想。

以前曾有一段時間裏，每天黃昏都能看到煙火，也許是哪一家的孩子特別喜歡煙火吧！有時候鄰居的孩子們，以及這一邊公司宿舍的孩子們，都會去圍着看。那一段時間，如果忠志很晚還沒回來，由花子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去看煙火了……。

出事那一天究竟有沒有放煙火呢？——由花子突然想到這一點。開始放煙火時通常都在約七點左右，那時夜幕剛垂下，那天忠志去砂場也正好是這個時候。

如果那天有放煙火，這孩子會不會是看到了什麼？警察說已經查問過所有的人。但會不會有遺漏的呢？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萬一呀。

由花子立刻站起來。

到國民住宅旁邊來，這還是第一次，以前她總是由遠處眺望。這裏房屋的粗糙程度比遠處眺望所想像的情形更爲嚴重，也更破舊。大概只有四公尺不到的火柴盒般房屋，以相等的間隔排列着，每一家牆壁上的褐色油漆大都剝落了，屋頂上的瓦片也破舊零亂。

放煙火的是個小女孩，大約小學一、二年級左右，穿着一件印着牽牛花的浴衣。現場沒有大人，孩子們大概也都看膩了走光了。小女孩的身後是房屋的後門，透出屋裏的燈光。

「眞漂亮。」由花子對那女孩笑着說。那女孩正從脚邊的紙箱裏放着許多煙火中拿出一枝用蠟燭點燃。女孩看了一下由花子，臉上露出帶着難爲情的笑容。是個留着娃娃頭，眼神慧黠的女孩。

「大約在一星期前，」由花子一面說道，一面又考慮以女孩的年齡所能了解的，她改問道：「你還記得七夕那一天的事嗎？」

「是，」女孩的視線從煙火轉到由花子臉上，然後以得意的神色說：「學校放映七夕的電影。」

「看完電影回來，妳有沒有放煙火呢？」

「有。」女孩立刻回答。由花子頓時覺得自己的心跳加快了，不自覺的更靠近那女孩，盯着她的臉說：

「妳能不能回想那時候的情形？」

她在放煙火時有沒有看到傾卸車進入建地呢？車子把砂土卸在哪一帶呢？……即使她沒看到卸貨的情形，那麼傾卸車開走時她會不會看到司機的側面呢？……

女孩似乎也被由花子迫切的口吻所影響，她用力凝視由花子右手所指的方向，事件現場的黑暗空間。她手上的煙火熄光，四周似乎更加的黑暗。

大概經過一呼吸的時間，女孩以明確的口吻說：

「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什麼呢？」

「把砂子放在那裏以後，司機走下車，然後在那裏尿尿。」

女孩用手指着工程中的建地與國民住宅交界處的低窪部分。她說，開始玩煙火後不久，有一輛傾卸車開進來，就在發生事故的地點附近卸下砂土，然後司機從車上下來，對着土堤的方向小便，然後又回到車上把車開走。傾卸車停下時車頭對着女孩，因此當車尾在卸砂土時，女孩並沒有看到，而且她距離那人小便的地點不但有十多公尺，加上天色黑暗，女孩沒有看清司機的面貌。但是，不管是時間或地點都……

由花子感覺自己一顆心劇烈跳動，簡直是到達痛苦的程度。

「那個人是不是跛脚？」

她先要確定這一點，因爲她想起N警署的津島曾經說過松川貨運的三名司機，其中一位有輕微的跛脚。

女孩搖搖頭。

「沒有跛脚，不過在這邊手上綁着繃帶。」也許是白色的繃帶給女孩留下深刻的印象。根據她所說的，綁着繃帶的好像是左手腕。

就在這時候，從少女背後的門裏，走出一個年約三十五、六歲，穿着拖鞋的女人。她穿着不大合身的浴衣布料裁製的洋裝，缺乏血色的臉上戴着黑框眼鏡。

這個女人用防衞般的眼光看着緊靠在女孩身旁的由花子，然後又用稍許尖銳的口吻對女孩說：

「幸江，已經八點多鐘了！」

由花子急忙對她作自我介紹，並說明情形。這女人由當初防衞的責備表情逐漸變成傾聽的樣子凝視着由花子。女人由於瘦削，看起來帶着些許陰險，但還算是有氣質。她的細長鳳眼使人想起演戲用的假面具。由花子覺得有點眼熟，但不敢確定在哪裏見過。

由花子說完以後，女人表示她已經聽說過這不幸事件了，然後簡單的說了幾句慰問的話。接着低頭看幸江說：

「這孩子根本沒有跟我說過那件事。」

幸江好像很不服氣的翹着嘴看了她好一會兒，但是依然沒有說話辯駁，眼光移到手上那支已變成黑棒的煙火。

「反正那個司機就把車停在那裏，就在這一帶小便，對不對？」由花子複述一遍。

「還要過去一點。」

幸江指着土堤上的一點，同時向那個方向走去。彷彿是因爲受到母親的斥責，反駁的情緒使她願意更熱心說明。

由花子和幸江的母親都跟在身後走過去。

「就在這一帶。」

幸江手指的地方是新生地特有的地形，像火山灰土一樣發白的砂土，隆起一撮撮低堤，有一部份則挖得像溝一樣，那個駕駛員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自己方才卸下的砂土底下，有一個小孩在掙扎，而他却在這裏解手。

由花子突然感到一陣噁心，緊咬着嘴唇低下頭。此時，突然有一個發出黃光的東西掠過她的視線。

她蹲下去仔細一看，是個黃色四方形的東西，從砂土中露出頭角。她撿起來，上頭有黃底的白字：

「宗像大社交通安全御守護」

已經弄得很髒的護身符，大小正好可以放在手掌裏。
由花子盯着它看，身體緊張得有點僵硬。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個東西是肇事司機遺留在現場的，但她不願排除這個可能性，甚至她十分相信這個可能。因此在福岡市東區的宗像神社正如那護身符上寫的，是以交通安全之神著名，這個地區駕駛汽車的人，幾乎都會隨身攜帶這種護身牌。

5

雖然是僅擁有三輛十一噸傾卸車的貨運公司，但松川貨運和由花子心裏所想像的「公司」相去甚遠，從新生地穿過縣道約兩公里的南方，有個混雜在中小企業工廠或住宅區的角落，有間破舊的車庫，和附屬於車庫的小辦公室，那就是松川貨運的全部。

已經快超過七點了，但車庫裏還是空蕩蕩的，看情形司機們大概都還沒回來。……由花子正這樣想時，突然聽到一陣瘖啞的喇叭聲。藍色傾卸車車身沾滿了泥，行駛在凹凸不平的泥路上，緩緩的從轉彎處來到車庫前的空地上。由花子急忙從辦公室前離開，躲到斜對面同樣破舊的倉庫後。

傾卸車上是空的，倒車進入車庫後停下。從駕駛座上下車的是一位穿背心和牛仔褲的男人，高大而健壯。留着小平頭，曬成黑炭似的臉使人無法從其面貌判斷其年齡，但從他邁開大步健行走入辦公室的樣子，給人年輕力壯的感覺。他的手沒有纏着繃帶，脚也沒有跛。

大約經過十五分鐘左右，剛才那個男人在背心外披着一件黑白條紋的長袖襯衫走出來，向着剛才開傾卸車進來的方向走去，從他踏着輕鬆的脚步裏，能看出他完成一天工作的解脫感。

當他走到空地外剛亮燈不久的藍色街燈下，由花子從他身後出現，並出聲打招呼。

「請問……」雖然在腦海中已經預演了多少次，但現在要付諸行動了，她的雙腿仍忍不住打顫，所發出的聲音比自己所想像的還要細微。

男人緩緩回過頭去，用疑惑的眼光看着由花子。他有着濃眉大眼，臉上滿面油光，大約是二十多歲吧！

「請問現在是幾點鐘？」

由花子問道，同時忍不住看看自己的右手腕，但不需要掩飾，因爲她事先已經把手錶取下來放在口袋裏了。

而男人並沒有露出被打擾或不耐煩的樣子，很自然的捲起左手的衣袖，把曬黑的手腕對著街燈，手腕上有不銹鋼錶帶的手錶，由花子沒有看到傷痕或疤痕。

「大概是七點二十……六分。」他回答的聲音也很親切隨和。

「謝謝！」

男人往前走時，由花子再度叫住他，她感到自己嘴裏舌乾唇燥。由花子急忙從皮包中拿出她在土堤撿到的宗社神像的護身符。

「這個東西是不是你掉的呢？大約十天前我到室見川的上游玩時，在貴公司傾卸車卸砂土的

地方撿到的。我想，這是很重要的東西，本來我想早一點送來，但是因爲很忙……」

由花子費盡九牛二虎的力氣說出這些話，她的眼睛盯着那個男人的表情，他露出疑惑眼光看着護身符的眼睛裏，並沒有出現任何特殊的反應。

「不是我的。」男人回答得很乾脆。「我本來就不相信這種護身符，如果這種東西眞有效，早就不會有任何車禍發生了。」

男人用無奈的口吻對由花子說。當他的眼光再度落到護身符時，他的視線突然凝住了。

「說不定是來島的。」

「來島？——來島先生也是貴公司的司機嗎？」

「嗯。他和我不一樣，他有老婆和三個孩子，經常很害怕車禍。對了，在他的車窗上還掛着一個比這個大一點的。」

這男人還說我替妳還給他，同時伸出手來。由花子急忙拒絕了。

那個可能叫來島的司機回來時，大約是在十五分鐘以後。在幾乎已經完全被夜色籠罩的空地上，和剛才一樣，傾卸車掉頭後，倒車進入車庫裏。由花子也和剛才一樣的躲在倉庫後面。司機走出來進入辦公室。由於天色已經暗得無法分辨身體上的特徵，但依稀可以看出他比原先那個人矮小些，腳步雖然沈重但沒有跛腳。

這個人離開辦公室走到街燈下時，由花子用小跑步向他跑過去。

「你是來島先生吧？」

也許是突如其來的叫聲，他的肩膀因驚訝而震動了一下，然後回過頭來，由花子感覺到他的動作極奇怪而且不自然。雖然有些駝背，但肩膀寬闊，身體粗壯。從正上方投射下來的燈光，使得四方形的臉上產生更多的陰影。顴骨突出，凹陷的眼眶裏嵌着渾濁的眼睛，大概早超過三十歲了。骯髒的半短袖開領襯衫和縐巴巴的褲子，渾身散發出對生活疲憊不堪的味道。

他默默看着由花子。

「你是來島先生吧？」

由花子再度以輕鬆的口吻問。聲量也比剛才大了些。

「嗯。」這時候他才從喉嚨裏發出像被什麼東西卡住的聲音。由花子飛快向對方的手腕瞄了一眼，他雙手下垂，沒有戴手錶。由花子不能再如法炮製問時間，她採直截了當的方法。

由花子伸手把護身符送到來島面前：

「這是你掉的吧？前幾天我在室見川的砂石場附近撿到的。剛才問過一位司機先生，他說可能是來島先生的。」

由花子看到他在凝視面前那個護身符時，眼裏飄逸出一股強烈而分不清是疑惑抑是猶豫的神態，然後他擡眼看了一下由花子，又把眼光落在護身符上，他緩緩伸出左手準備接過護身符——可是就在這一剎那，來島又把手縮回。

「不是我的。」

沙啞着聲音說完，立刻轉身走開。微駝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路那邊的黑暗裏。

由花子像盲點住佇立在那裏，心跳加速，全身微微顫抖着。她看得很清楚，來島原想接過護身符，他的左手腕上有一片沒有被太陽曬到的白色皮膚，大約有錶帶那麼寬。

6

「我非殺他不可。」

心裏的聲音轉變成為由花子向前邁步的推動力。她坐着計程車跟踪來島的傾卸車，到了這裏她讓計程車回去以後，她走到能看到目的地的砂石場，雖然只有五分鐘的路程，但由花子的雙腿已經重得舉步維艱，全身在冒冷汗。她平時原本就沒走慣山路，加上穿着襯衫和牛仔褲，平常極少有這樣的穿着，身體的束縛加深了她的緊張感。何況在牛仔褲左邊口袋還藏着一把四〇口徑的手槍，右邊口袋則藏着一把帶鞘的登山刀，走路時左右兩件硬東西壓得雙腿疼痛極了。

加上中午走山路，日正當中十分炎熱。沿着福岡市西端流去的室見川上游，進入標高一千公尺的背振山的路，昨天颱風才過境，今天正是炎熱的南國陽光直射。雖然是在山裏，卻沒有絲毫的風吹過，就連樹林那邊的河流，也好像靜止似的，沒有一點流水聲，走這一段山路，由花子好像被可怕的寂靜包圍了。

當她一步一步向上走時，開始聽到低沈而有力的軋軋聲，她終於到達砂石場的進口處。由花子把果橫而向前屈的身體伸直。

左邊的山斜面已經被挖開，露出灰色的一面，橘黃色的龐大機械就是那裏的設備，傳出軋軋

操作聲，從山底到山路的緩和斜面，排列着金字塔形小山般大的砂石堆，就在比較接近道路的一側，停放着藍色的大型傾卸車。黃色裝土機正在傾卸車旁工作着，它勤快的從金字塔的側腹挖取砂土，裝在傾卸車廂裏。

砂石場裏看不到半個人影，當然，可以看到司機在駕駛臺上。碎石機也在操作中，整個作業正在進行，但現在是最炎熱的下午三點，作業員們大概都躲進工廠或事務所裏。

就在此時，從傾卸車後走出一個人，穿着藍灰色工作服，背部徵駝，身體粗壯……是來島。他像是精力不濟的樣子從斜坡走下去，在由花子前面約十公尺處穿越道路，走入雜樹林中，向着河邊走去。可能是想在傾卸車裝滿砂石之前，找個涼快的地方休息吧！

由花子遠遠的跟在來島的身後，她感到一陣喉部被緊勒的緊張。

走進樹林時，砂石場機器工作的聲音突然消失，緊接着由疏落的樹林和映着白光的河邊傳來嘩嘩啦啦的流水聲。因爲颱風剛過，河水暴漲，河水挾帶黃色泥沙向下流。

在河灘的中間，由花子看到來島的背影。他左手插腰，右手不時把香煙送到嘴上，雙肩呈疲態狀下垂。由他的背影看來，他比由花子高出很多，也比較強壯。

「終於追到了。」由花子想要趕走心中的怯意，她心中默念着：「一定要殺死他！」

由花子現在已經確信那個護身符是來島的，或許他現在也懷疑是自己殺死忠志的。當時他在卸下砂土時可能眞的沒有發覺，可是事後知道這個案子，開始懷疑是自己闖禍而產生恐懼感，導致他原要接過由花子手中的護身符，因而改變心意，不願意承認是他的。爲了不讓他聯想到忠志

的案子，由花子故意謊稱在室見川附近撿到護身符，但來島仍使出他本能的戒心。

由花子心中確信了這一點，同時也下定決心，她已經不指望去依賴警方破案了。

自從找到來島以後，連着下了兩天的雨，像這種因颱風而帶來的豪雨，使得傾卸車的工作也停頓下來，由花子只好等待天候轉晴。到了今天第三天，是颱風過後第一個大晴天，傾卸車作業再度展開。由花子是坐着計程車跟蹤來島沿着室見川的山路來到砂石場。

由花子從來島背後一步一步的接近他。炎熱的陽光照耀着沒有任何遮蔽物的河灘。來島站在那裏對着河面看了好一陣子，然後丟下烟蒂，轉過身似乎準備回去，當他看到由花子時，神色緊張地停下脚步，在耀人眼目的陽光下瞇着眼睛看着由花子。

由花子和來島相距約三公尺，互相凝視着。她把左手伸入牛仔褲口袋裏，緊緊握住口袋裏的四〇口徑手槍。

「有什麼事嗎？」

來島似乎受不了沈悶的氣氛而先開口說話。凸出的顴骨和深陷的眼眶，他所顯露不安的神色如同三天前看到護身符時一樣。

「是你幹的吧！」

說這短短的一句話竟然會全身顫抖，由花子自己覺得十分意外，然後她又發現自己竟汗水淋漓。

「是你殺死了忠志。因爲沒有仔細看看後方就卸下砂土，把忠志活埋了。」

來島睜着眼睛看由花子，他的眼神由不安轉變成恐懼，然後像痙攣一般的左右擺動頭。

「不，是你幹的。已經有證人。警察雖然沒有查到證人，但是我從那個人嘴裏聽得很清楚。」

由花子說話的聲音很尖銳，身體顫抖得更嚴重，憤怒與懊恨，加上情緒上的異常亢奮，由花子感覺自己的知覺簡直已經離開身體了。

由花子將左手抽離口袋，已經沒有知覺的手指緊緊握着回〇口徑手槍，那手槍是忠志的遺物，精巧得不管怎麼看都難辨眞假，而且它曾經和忠志一起被埋在砂土裏，經過砂土的摩擦反而更像眞物。

由花子將前胸對着來島的胸部，同時把右手伸入右邊褲袋，她須備先以手槍恐嚇他，逼近身邊以後再用右手拔出小刀刺進他的胸口。

「你殺了忠志，所以今天我要殺死你！」

來島臉上一陣痙攣，他再度用力擺動頭。

「我要殺你，讓你知道罪過。」

由花子端好手槍想要向前走，可是——不知何故，她覺得自己的臉至頸部都痲痺僵硬而不能移動，全身冒着汗，甚至看得出拿手槍的手也顫抖着。

「我非殺他不可！」

由花子聽到自己內心裏的呼喊，同時却感覺到眼前的東西開始旋轉起來，她用僅餘的力氣勉

強支撐自己站在那裏。——是一種異想不到的強烈恐懼感！是面對殺人的本能性恐懼！憤怒與憎恨的情緒在心裏沸騰，但恐懼却由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湧出，將由花子的全身束縛。

在激烈的暈眩中，接踵而至的是靈魂像出竅遠走了般的孤獨。由花子突然想到丈夫，她有一股要投入丈夫懷裏盡情喊叫的衝動。忠志的笑容也出現在眼前，可愛的忠志雖然已死，却仍像活着一樣，由花子眼淚湧了出來，視線開始模糊起來。

「你要道歉！」

脫口而出的是一句連由花子都被自己嚇了一跳的話，

「道歉！你要跪下來道歉！你要承認是你殺的，然後把頭貼在地上道歉！這樣……我可以不殺你……」

來島仍然瞪着雙眼看由花子，表情僵在臉上。

「道歉……求求你道歉吧……」由花子接下去的聲音已經變成嗚咽。「你道歉……只要道歉……」

「不，不是。」沙啞的聲音終於從來島嘴裏說出來。「我不知道那件事。」

「你不肯道歉！」

「不是我！」

不道歉嗎？你殺了一個無辜的孩子，連道歉的意思都沒有嗎？——由花子覺得一股憎恨的火氣從肚子裏湧出來，當她看到來島不住搖頭的頑固表情時，那股火氣迅速膨脹而壓制了剛才的恐

擺。

「我要殺你！」

由花子聽到自己堅定的語氣，剎那間她確信自己一定可以殺死他。她重新拿穩槍，一步……兩步……由花子的腳步紮紮實實向前進。

來島開始後退。達到恐懼的頂點使得他灰色的臉孔反而鬆弛下來。

來島的後退更加激怒由花子，她向他慢慢逼近，來島仍繼續在後退，他的膠鞋後跟踩到一股河邊湧流來的水流。由花子的右手緊緊握住褲袋裏的小刀。

將刀口接近對方的下腹部，同時用手指撥開刀鞘拔出小刀，就在那一剎那，突然來島嘴裏叫了一聲「啊！」，緊接着是他腳底下的石頭彷彿擺動了，他失去平衡而仰倒在水流中。

只看到一次他撥水的手臂，然後他整個人被褐色的急流吞沒。

7

由花子簡直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家的。可能是經過雜樹林的山路跑下來，或許又碰巧有計程車經過，才坐車回到新生地附近，她在主婦們忙着購買晚餐用品而十分擁擠的市場前下車，然後擠在人羣中走回家。

回家途中沒有見到任何熟人，在砂石場或縣道上也沒有遇到認識的人，而且由花子還審意不讓計程車司機看清楚她的臉，她故意在人羣中下車，不讓司機追蹤她。即使以後警方追問到那位

司機，由花子可以肯定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何況警方根本就不會那樣深入調查。警方會認為來島單獨在河邊漫步時，不小心滑落溪流中而被激流沖走……。

在黑暗的房間裏，由花子孤獨的坐在冰涼的榻榻米上，她的意識依然迷迷茫茫，心裏仍舊重複想着方才的過程。

來島並不是我殺的。但是那樣和我親手殺了他是不是相同呢？如果是的話，算不算已經報仇了？——但是，爲什麼我沒有絲毫的滿足感？只感受到一種極可怕的全身疲勞及不明原因的噁心……。

由花子聽到打開大門的咔嚓聲，身體止不住緊張而僵硬。是丈夫回來了嗎？

然後她聽到有一位女人帶着猶豫口氣的聲音：

「對不起，有人在家嗎？」

這聲音似曾相識，由花子慢慢站起來。

一個瘦削的女人站在那裏，穿着用毛巾布縫製的洋裝，鬆鬆垮垮的。看到她時，由花子一陣迷惑，但立刻就想起她是那個放煙火的女孩的母親，因爲由花子對那塊布料上的花色記憶猶深。

「我是光安，前幾天我們見過面的。」

這個女人雖然很客氣的鞠躬寒暄，但當她擡起頭時，那眼神却充滿了對由花子的窺探感，由花子突然感覺在許久以前她曾經在哪裏看過這樣的面孔，和四天前看到的有些許不同，四天前她

戴着黑框眼鏡，現在則取下了眼鏡，也因此使得由花子剛才沒有立刻認出來。

「我是爲了那天晚上幸江說的話而來的。」

「哦……？」

「她今天又說她看到的傾卸車司機並不是七月七日那天看到的。在那三天前，學校也有電影晚會，她弄錯了，以爲是那一天。」

「……」

「還有那個掉在土堤上的宗像神社護身符……住在我家隔兩間的那位先生是計程車司機，好像他到那裏散步時掉的，今天我偶然跟他的太太聊天才知道的，我想應該告訴妳一聲，所以我一直在等妳回來。」

「可是……這……」

由花子感覺自己腳下的地在蠢動。

「不，不一定要現在。下次順便把那個護身符送到我家就可以了。——再見。」

這個女人以假面具上那種冷漠的眼光盯着由花子，嘴角浮着若有若無的笑意，很快轉身從大門走出去。

當這個女人的背影消失在門外的剎那，突然有一個臉孔浮現在由花子的腦海，和剛才那女人的臉重疊，同時背脊上一股冰涼的恐懼感也上昇。

由花子跑到放在大門旁的電話機邊，翻開電話記錄簿，上面登記着七年前她所服務的醫院小

兒科之直撥電話號碼。當時和她最要好的同事風貝禮子，現在已經是保育室主任了，兩人偶爾還會在電話中享受聊天的樂趣。

電話接通時，正好禮子在辦公室裏。

「妳還記得嗎？七年前早產兒保育箱的事故，有個嬰兒死亡……」

簡單寒暄後，由花子問道。

「嗯——」禮子以驚訝的聲音迅速回答。

「那個死亡的嬰兒叫什麼名字？還有漢不能看到那嬰兒的母親叫什麼名字……」

等了一陣後，由花子聽到禮子低沈的聲音說：

「那個嬰兒是從產科轉過來的，叫做光安和江，產婦……也就是母親……叫做光安傻子。」

對……對了。

放下電話，由花子走出大門。映入眼底的是西邊的寬天殘留一抹如血般的霞光。那一天，白從那一天以後，就好像在威脅自己一樣，偶爾天邊會出現那種顏色的黃昏。

由花子用搖擺的脚步走過綠地，站在光安傻子的家門前，薄木板房門開着，上面的油漆已經脫落，由外面可以看到裏面窄小的厨房和大約有六個榻榻米大的陰暗房間。

突然從房裏傳出傻子像金屬般撞擊的聲音：

「喲，這麼快就送護身符來了嗎？眞是太麻煩妳了。——請進來吧，不過裏面很髒。」

由花子默默的走進屋裏。

在靠著舊衣櫃或餐桌的牆壁邊，堆積著很多煙火。優子似乎故意不看花子的臉，露出虛僞不自然的假笑。

「我丈夫去世以後，我就在煙火工廠做事，因此……不過，這樣能夠讓幸江盡情的玩煙火。」像在自言自語，同時一面把一綑綑的煙火推往牆邊堆集。房間裏沒有看到幸江，大概還在外面玩耍吧！但是由花子的直覺裏彷彿有一雙小小的眼睛在看着她，本能使她也向着那邊凝視。

原來那是一幀照片，在房間的盡頭設有簡單的祭壇，上面掛着像框，框裏是一張剛出生的嬰兒照片。由花子覺得那嬰兒用無邪的雙眼在凝視她。

「妳是……去世的和江小妹妹的母親吧？」

「怎麼說是去世的……」

優子筆直的擡起頭。酷似假面具上的眼睛，銳利的看着由花子，而嘴角卻帶着冷冷的笑意。

「那個孩子是被殺死的。」

「妳怎麼這樣說呢，和江小妹妹是因爲病情突然轉變……」

「妳還要這樣說嗎？——當時我的確是被騙了，當時我認爲那是天命還一直感謝醫院呢。可是，經過三年多，在一次偶然中我聽到眞相。有一位和保育室主任發生糾紛而辭職的小兒科護士告訴我，和江是被妳們三個人之中的一個害死的。」

「所以……所以妳要報仇？妳把忠志推倒在砂土裏，然後讓妳的女兒說謊……。因此……因此我……」

由花子感到天旋地轉，她的肩頭碰撞在衣櫃的稜角上，酷寒向着全身擴散，雙腿直打顫，牙齒也發出咔吱咔吱的聲音。

優子冷冷的看着由花子的反應，過了一陣子後，以仍舊尖厲的聲調說：

「妳太多心了，我什麼也沒做。」

「可是……妳是知道的，我是那三個護士中的一個。」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立刻調查出妳們三個護士的名字和資料，現在向警方提出告訴也沒有用……不過，至少我想知道是誰殺死和江，如果能把我的怨恨發洩在她身上，只要能親口向她說一聲是妳幹的，我就滿足了……但是，我還是沒有辦法調查出是誰幹的。」

「那麼，妳爲什麼要讓幸江小妹妹對我說那樣的謊話呢？」

「那不是謊話。幸江在那天晚上的確是那樣想的，可是到今天她才發現她弄錯了。」

「妳說謊！一定是妳幹的。是妳到傾卸車後面把忠志推倒的！」

優子從薄薄雙唇間迸出淡淡的笑聲，但是她的雙眼光澤依然黯淡，她盯住由花子的臉。

「妳說的才眞是胡鬧呢。還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看到。……卽使要報仇……換做是我，我就不會用那種笨方法。」

「那妳說是誰殺死忠志的呢？」

「我怎麼會知道那種事情。」

「不！妳一定知道！」

由花子覺得天旋地轉，似乎腦袋裏有個旋渦一直在那裏轉，她直覺認為自己像要發瘋。

「求求妳，告訴我吧，是誰幹的？我必須要知道……」

由花子愈是顯露出混亂的情緒，優子細長的臉龐上就愈是冷漠。

「想知道嗎？自己去調查呀！」

「妳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

「是妳。」

「不是。」

「妳騙人！求求妳說實話吧，是不是妳殺死忠志的？」

優子聽了居然嗤嗤的笑起來。

「如果是我殺的，妳準備要怎麼辦？」

殺了她！不，能殺死她嗎？……大概已經沒有那種力氣了……

就在此刻：

「啊——！」

由花子發出的聲音分不清是嗚咽還是呻吟，接着她仆倒在榻榻米上。

8

在黃昏逐漸轉化成夜色的新生地上，由花子拖着腳步回家去。光安優子在沒有點燈的房裏一直盯着由花子的背影，可是，在她細長的眼睛湧出茫然的哀愁，漸漸而失去焦點。

優子在和江死後三年才知道事情的眞相。她只知道和江因三名護士中的一名過失致死，要想找到這個人簡直是不可能，而且優子也沒有向三人施行復仇行動的力氣。兩年前幸江出生，不久丈夫因病去世，此後優子一直在爲艱苦的生活奮鬥，生活不順遂再度燃燒起優子憎恨的火種。

當她知道三護士中的一人搬到眼前新建的漂亮住宅時，心裏的怒火便止不住沸騰起來。每看到由花子過着富裕而幸福的生活，她心裏就認定是這個女人殺了和江，類似這樣的念頭愈來愈強烈，然後「復仇」便時時在腦海裏閃爍。她常常用燃燒怒火的眼光窺視忠志。

但是，優子下不了手，要復仇必先決心犧牲自己同歸於盡，但是如此又會留下幸江一人孤苦無依，優子實在於心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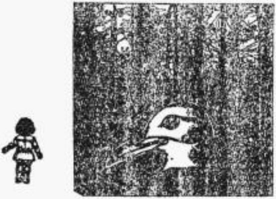
就在她內心交戰時，發生了忠志的事件。而且幸江說那天晚上曾經看到貨卸車和司機的側面……。

優子告訴幸江，絕不可以把這件事告訴警察，而且從第二天起不准她放煙火。——可是，十天之後，幸江很輕易的就被由花子套出話來。愈是嚴格規定不准說出的，孩子心裏就會愈加懷疑它的眞實性，就愈想找機會把所見所聞一五一十的說出來。幸江的話是在七月七日那天看到很有可能是肇事者的貨卸車。後來又說弄錯日期了，那天並沒有看到什麼，這一招就是優子的陰謀。

優子並不知道由花子已經逼死了來島，她只是照自己的復仇方式去進行，對這樣的結果她也

感到滿足。她只要造成由花子從此也要嚐到不知道是誰幹的、不知要向誰去討回公道的痛苦，一輩子受此煎熬。如同那些砂堆一樣，挖了再挖，還是依然崩潰下來，那種無可確定目標的怨恨，積集在心裏，吐也吐不出來。

可是……優子立刻又感覺到，這樣稱心如意的報了仇，卻沒有減少絲毫的哀傷。



殺人的敍事詩

島田一男

島田一男，明治四十二（一九〇九）年生於京都。以長時間擔任滿州日報記者的經驗，養成他具有强烈的行動力和探討心。而他身爲作家所具有的好奇心也比別人來得濃重。戰後他出現文壇，很快就活躍在推理小說方面，一九五一年以『社會記者』獲得偵探作家俱樂部獎。除了與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作品以外，類似『事件記者』等獲得電視好評的作品也很多。他的『科學偵察官』成爲暢銷書。

1

當我抵達硝島蘭子被謀殺的現場時，我的酒意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

當接到記者俱樂部熊田主任通知——發生謀殺案時……我是在跑警局新聞的記者同業們常去的新宿餐館「桃太樓」。加水的威士忌四、五杯……。也許是昨天夜宿俱樂部，睡眠不足的緣故，接到通知時，我還是醉眼迷濛。

「不行啊，主任……。」

從大阪分社調到總社社會版，已經進入第四年了，但每喝醉酒，從嘴裏就會吐出濃重的鄉音。

「我在這裏睡到天亮。早報截稿時間以前，我還在刑事組，然後才到銀座，睡覺時已經是清晨四點半了。」

「老哥，這個不用說我也知道。」

「你既然知道，就請派別人去吧！主任，管兇殺案的記者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呀！」

我非常喜歡熊田主任，他是個老好人，心腸柔軟，對部屬於公於私都十分照顧。他絕對不會像其他報社的主任——混蛋！捲舖蓋滾吧！……罵人不挑字眼。

明知道他是個無可挑剔的好人，但殘留體內的酒精使我不禁對他兇起來。

「當然，當然，阿坂和阿豬已經到現場去了。可是，從日報有阿山，從日日報有阿牧等，不能不讓人小心的大牌都趕去了。」

「不會有問題的，有阿坂和阿豬就行了。」

「可是，這個兇殺案的被害人與衆不同，還是請天島大人親自出馬吧！」

「您這話聽起來眞窩心，難道是首相被殺了嗎？」

這種玩笑話，主任是聽不懂的。

「不，不是。是個女人，而且是老兄你認識的女人。」

「女人？女人我認識的可多着呢！」

「浦島蘭子。」

「蘭子？那個唱歌的歐巴桑？」

「不錯，是URA音樂事務所的女社長被勒死了。」

「現場呢？是在西新橋的事務所嗎？」

「是的。要派車去接你嗎？」

「不……」

我把焦距模糊的眼睛對着腕錶——正好是八點半。

在新宿兜客的計程車司機，一到夜晚十點，百分之九十變成要求加價的賭徒。不過，現在這個時間大概還不至於被那些計程車司機刁難。

「那太耗時間了，我自己坐計程車去。你派車來到這裏時，說不定我已經到現場了。」

五分鐘後，一輛車載着我從新宿站西口披道進入高速公路，向新橋飛駛。

——那個脾氣暴躁、個性剛烈的浦島蘭子被殺了……。

我閉上眼睛。

可是，很奇妙的，在我的腦海裏並沒有出現表情冷漠的鵝蛋臉的蘭子，而浮現的却是個性隨和的圓臉的古河冴子。

正如熊田主任說的，我的確是認識蘭子，而且，是因爲冴子離奇死亡才認識蘭子的。

隸屬URA音樂事務所的歌手古河冴子，在三年前一個寒夜裏，死於麻布十號幸丸公寓的六樓三號室。

她在醉酒後服下安眠藥，打開熄滅爐火的瓦斯龍，窒息而死在維尼的粉紅色雙人床上，不知

道是何種因緣，發現她死亡的竟然是我。

當時，我住在冴子隔壁的房間——二號室。三房兩廳——月租五萬七千圓的房間，像我這樣剛出道的新聞記者當然租不起。就在我調職後不久，正另外尋找適當的公寓時，以畫怪漫畫而嶄露頭角的表哥，讓我在二號室裏暫居。

不知是那一點被公司看中，我一到東京就被派到警視廳的記者俱樂部，負責跑調查一課的新聞，那裏集合了各報社的幹線記者，搶新聞手法相當激烈。

雖然如今我是每晚必喝酒，滿嘴胡言亂語，但當時可是緊張得很，每天最早也要到八、九點才能離開俱樂部，午夜才回到家那是常有的事。

那天晚上，傍晚就開始飄白色的雪花，到了八點多，皇城的土堤已是一片雪白。

我還記得那天警視廳的湯淺警部那一組人值勤，我在那裏和剛剛熟悉的庄司刑警、村田刑警下棋打發時間。

將近十一點……。今晚可能是個平安的飄雪之夜，不會有什麼事發生……。在我離開警視廳的同時，心裏這樣想着，但事情可沒那麼稱心如意，有個重大事件却埋伏在我的巢穴幸丸公寓等着。

表哥租的二號室，是從走廊頂頭算起第二個門……。我從電梯走出來，經過寂靜的走廊，突然驚愕地停下腳步。

一股嗆鼻的味道——是瓦斯！腦筋一轉，我已經飛奔到三號門前。

邊好，門沒有上鎖。我已經不記得我那時嘴裏喊着什麼，我衝進房裏，打開窗戶，正準備跑回走廊時，才發現一個赤身裸體的女郎躺在床上。

表哥及住四號房的法國學生和管理員跑進來，以後的處理情形就像一般命案一樣。救護車來了、醫生和藥物都不能讓死者復生。經過救護單位和警方聯絡，湯淺警部帶着庄司和村田刑警們趕來。

我站在屍體旁邊，接受湯淺警部詢問了將近一個小時。——剛才還跟我在一起辮軍、吃伸熱鬧成一團的諸刑警，現在卻以冷漠毫不同情的表情瞪着我。我心裏雖然生氣，但能親眼看到這些經過磨鍊的刑警的特色，也是值得。

我終於被傷回。走出門口，日報的山崎、日日報的阿牧等各報社的幹練記者一擁而上。

「你的運氣眞好！」

阿牧一看到我就大叫起來——。

「拜託，手下留情，別寫得太誇張了。」

「千萬不要這樣黑白講，死了一個人還說我運氣好，死者的靈魂會升不了天的。」

話是這麼說，但能比其他報社的記者先見到事件，對一個跑社會新聞的從業員來說，的確不能不說是幸運，雖然它或許會帶來麻煩。

正當我想着這些時，一個穿和服貂皮大衣的女人匆匆忙忙從電梯跑出來。

「喂——究竟是什麼事？冴子呢？冴子有沒有救呢？」

這個女人就是浦島蘭子。

第二天的早報都在報導冴子的事。冴子是頗具新聞價值的。

理由之一，冴子在去年下半年，突然出現歌壇，像一顆閃亮的彗星一樣，受到舉國歡迎，大家公認年底的廣播歌曲金嗓獎非她莫屬。但出乎意料之外，某週刊雜誌竟大幅報導她的醜聞，她因此不得不在如日上昇之時離開歌唱界，她是個悲劇的女歌手。

所謂醜聞，就是冴子的母親曾經在美軍基地當過阻街女郎，後來由日裔美軍軍官包月，生下了冴子。而冴子在未當歌手之前，曾在橫濱當應召女郎，做歌手以後是大麻煙派隊的常客，在那裏和一些伙伴亂搞的結果，幾乎每年都要做兩次的子宮搔刮手術。

這樣的新聞具有足夠的爆炸力粉粹以純情歌曲「什麼是愛」角逐金嗓獎的冴子的形象。在此之前到處受歡迎的冴子，從十一月底開始，螢光幕任何一個頻道都看不到她，聯接夜晚夜總會的有線廣播也聽不到冴子的歌聲……冴子是被演藝界徹底排除了。

金嗓獎當然不會落在冴子的頭上，奪標者是具有強大歌手陣容的亞爾法傳播旗下歌手江連眞木。

演藝界的動態已經是茶餘飯後客廳裏的中心話題，影、歌星是年輕一代的崇拜偶像，所以冴子的離奇死亡有足够份量的新聞價值。

——古河冴子厭世自殺……日日報社用十分誇大的標題。日報則比較愼重——自殺乎？意外乎？對古河冴子的死亡原因存疑。

有關冴子的種種醜聞，以及失去得獎機會的打擊，逼她走上絕路……這是一般對冴子之死的判斷，因此也不能非議日日報社斷定冴子是死於自殺的報導。

我雖然對日報謹愼的報導表示敬意，但我下筆寫出另外一條路線——謀殺的可能。

——冴子的母親果眞是日裔美軍軍官的情婦嗎？

不是。冴子的母親在十五年前去世，她是高知縣鄉下城鎭小旅館的獨生女。父母相繼離世後，她獨力經營旅館，這個地區和佔領軍或美軍基地毫無地緣關係，她不太可能成爲美軍的情婦。不過冴子的母親生下了三個父不詳的孩子，這倒是事實。一個女孩兩個男孩，這個最大的女孩名叫大木小枝子——藝名古河冴子。

——冴子是個應召女郎嗎？

不是。母親去世時，冴子才讀小學二年級，由神戶的基督敎系學校收容，高中畢業前一直住在學校單純的女生宿舍裏。

冴子來到東京的目標是當個鋼琴老師。她仍然進入敎會系統的大學專攻音樂，在偶然的機會裏開始唱歌，因URA音樂事務所的邀請而有機會進入歌唱界。

可是，歌唱圈裏實在是不單純。冴子到各地巡廻演唱了大約二年，也在俱樂部或大飯店登臺唱歌。偶然的機會中，有一家唱片公司大膽地起用冴子，讓她唱「什麼是愛」，結果一炮而紅，冴子搖身一變成爲玉女歌星，成爲大衆注目的焦點。在這段期間裏，她旣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去當應召女郎。

告訴我這些事情的是與我同住的表哥。

「她是好女孩，根本不可能自殺。」

「可是，眼看就要到手的獎，因有人散播她的醜聞而泡湯，難道不是很大的刺激嗎？」

「若說沒有遭到打擊當然是不可能。她的確是非常生氣，但也很快就平靜下來。何況她又是基督徒。她說過——大不了我回到神戶教會做褓姆。……」

「她沒有可以依靠的人嗎？」

「沒有需要依靠別人吧！好像神戶每個月都有寄錢來給她。」

「你說的神戶是教會吧？那是慈善機構嗎？」

「不，好像是一些富家大小姐讀的貴族學校。她自己似乎也不大了解詳細的情形，她母親在生前恐怕自己萬一發生不測，爲了免得孩子無依無靠……因此把相當多的錢或旅館的土地或建築物的所有權狀寄放在教會裏代管。事實上她的兩個弟弟現在就在美國留學。」

「那麼，關於大麻煙派對的事呢？」

「我不相信。她雖然酒量很大但不吸煙。我偶爾到隔壁喝酒，酒過三巡欲醉時，她就會催我回去休息，我認爲她不可能吸大麻煙或亂搞男女關係的。我甚至相信她還是個處女。」

我以表哥提供的線索爲主，在新聞救稿之前，用電話向高知或神戶的通信部、或旅館所在地的人士、以及神戶的教會學校查問，結果確定古河冴子的醜聞是毫無根據的，在發新聞稿時，我便加入了古河冴子被謀殺的可能性。

當然，我所根據的絕不只是這些。

理由之一。沒有找到安眠藥的空瓶，在臥室裏只發現了鎮靜劑的空盒。會不會是兇手把安眠藥裝在鎮靜劑的盒子裏，騙她是鎮靜劑，讓她服下安眠藥……？

理由之二。門沒有上鎖，如果鑰匙不見了，那麼自殺或意外死亡的條件就不能成立了，是否兇手來不及鎖門就逃走了……？

理由之三。幸丸公寓是中央系統供應暖氣，但這個設備經常故障，因此住在這裏的人都自備瓦斯爐或煤油爐。可是出事當晚，暖氣的效果很好，並不需要使用瓦斯爐。這一點也許可以視爲蓄意自殺，但若視爲意外死亡，卻是不利的條件……。

理由之四。出事當天上午，冴子還答應參加我表哥的生日宴會，並主動表示要在會場爲他唱生日快樂歌。如果她當天夜晚就要自殺了，她會答應這種事嗎……？

對我的主張——冴子死於謀殺，一課的渦淺警部沒有表示意見。因爲他沒有斥責我胡說……因此我認爲一課也和我一樣感到懷疑。使我驚訝的是，看了我的報導後火冒三丈，憤怒至極的居然是URA音樂事務所的女社長浦島蘭子。

「你究竟是什麼居心？爲什麼寫那種胡說八道的報導。因爲你自作聰明的假報導，使得很多人感到困擾！像時報這樣的大報社還可以寫這種趣味本位的報導嗎？趕快更正！」

蘭子甚至跑到記者俱樂部來向我大吼抗議。

我當然不會寫更正的報導。而後蘭子又來過三、四次，但這個社會並不是平安無事的，冴子

的事件已經成爲過去。不斷的有重大事件發生，讀者總是健忘的，他們只關心了大約一個星期。

當社會大衆對冴子的死不再關心時，蘭子也沒有再出現在我面前。

這樣過了三年……。

現在被殺死的是浦島蘭子！

2

「嗨！仇家出現了……」

站在URA音樂事務所前的日報記者山崎，一看到我就露出不懷好意的笑。

新橋站的西口現在已非常美觀。曾經零亂不堪的巷道，現在是十樓的大厦林立，曾經是馬票黃牛和流浪漢集中的站前廣場，現在開着美麗的花朵。

接下去的西新橋一帶，面臨大街的地方雖然有大厦也成爲有騎樓的街道，但是一走入後面的巷道，則是許多十五、六年前建造的二樓房屋。

URA音樂事務所就是那種二樓建築。

「記者會呢？」

「還沒有。一課就數湯淺這一組是最愼重的。」

「喲！又是湯淺組！」

「已經整整三年了。蘭子是這樣的嗎？」

我用雙手模仿勒脖子的樣子。

「對，用電話線從後面幹的……。」

「兇手到了身後，蘭子也沒有在意……這是不是表示……」

「兇手是熟人。」

當我點頭表示同意時，阿坂，也就是本社的記者坂本走過來。

「嗨！被叫出來了嗎？」

「嗯，宿敵浦島蘭子被殺……主任很好心的通知我。」

「老哥，你來一下……」

坂本把我拉到掛着社旗的車子裏。

「你醉了嗎？」

「慢慢在清醒之中。」

「那你最好不要說一些奇奇怪怪的話，這一次和冴子的事件可不同，顯然是被謀殺的。」

「蘭子是幾點鐘被殺的？」

「下午八點十五分……。」

「時間還麼清楚呀？」

「這裏的專屬歌手，就是那個能歌善舞的玉木晴美，從深川木葉俱樂部打電話回事務所。木葉俱樂部第一場的節目表演結束時是八點整。回到後臺打電話到事務所，蘭子正在電話裏跟她說

明天的安排，晴美突然聽到蘭子哼了一聲就不說話了，晴美立刻想到可能發生事情，就打電話給一一〇。」

「那沒問題，我有不在場證明。」

「在哪裏喝一杯嗎？」

「嗯。七點整我到了新宿的『桃太樓』，一直到剛才接到主任的電話之前，一步也沒有離開過。」

「反正老兄你絕對沒有殺蘭子的動機，所以並不需要什麼不在場證明。不過，還是打電話到社會部給你報到過了。」

「喂，等一下。」

我叫住正要下車的坂本。

「蘭子接聽電話了嗎？」

「有啊。她正和玉木晴美通電話時……」

「電話線勒死她……」

「嗯，有三具電話在蘭子的辦公桌上，兩具是轉盤式，一具是按鍵式。」

「我懂了……」

我和坂本一起走出汽車。

「唔……」

豬殿記者站在車外吸煙。

「聽說調查部有七、八張蘭子的照片，其中還有和老兄你互黑的鏡頭。」

「那種照片有什麼用，白搭……」

大概十五分鐘後，湯淺警部召開記者會，不過，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據推測，蘭子死亡時間是在八點十五分，凶器是電話線。電話上的指紋除了蘭子的之外，還有許多人的……。URA音樂事務所的專屬歌手有五女四男，另有男女經紀人各一，女辦事員一名，而房間裏到處都有這一羣人的留在指紋。

「既然兇手是熟人，那麼是不是URA音樂事務所裏的人呢？或者是有生意往來的人？請問主任有什麼看法？」

日日的阿牧提出愚蠢無比的問題。果然——

「我要是知道這個，早就把兇手找到了……」

湯淺警部皺起眉頭回答。

「而且，和蘭子熟悉的人並不一定就是事務所的人或生意往來的人。事實上，八點鐘左右就有麵店的伙計到事務所來拿碗，他也應該算是熟人。」

「有沒有什麼東西失竊？」

日報的山崎接阿牧之後提出問題。

「正在調查中。難題是URA的財務由蘭子總管，因此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現金。在抽屜

裏發現了十五張一萬圓的鈔票。」

「好像不是刼財殺人。」

「以現階段的條件，我們還不敢這樣斷定。」

「如果不是刼財，那麼是仇殺？或情殺？那個半老徐娘居然還會鬧桃色事件……。」

「阿山啊，蘭子不過是四十一歲呀！」

「那麼，男主角又是誰呢？」

湯淺警部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

「無可奉告。其實是不知道，如果各位聽到什麼消息，希望能告訴我們，協助警方調査，早日破案。」

我只是聆聽。他們雙方都是狡猾的老狐狸，半斤八兩，彼此旗鼓相當，溫和的問答中包含了銳利的內容，聽起來就像旋律多變化的樂章，令人感到爽快……。

記者會結束後，各報社記者相繼離去，村田刑警走到我面前……

「老兄，這一次毫無疑問是兇殺案。」

「冴子那件事，到現在我還是認爲有人殺了她……」

「我們並沒有草草率率不當一回事。」

「但結果你們認爲不是謀殺——」

「不，我們是找不到謀殺的證據。」

「難道一直到蘭子也被殺了還找不到嗎？」

「你的意思是說蘭子的案子和冴子的案子有關聯嗎？」

「我是想這麼說，但這才是眞的沒有證據。不過，現在我回想起來，冴子死的時候，蘭子在幸丸公寓的走廊上大叫——冴子有沒有救呀！……那樣子眞像在演戲。」

「老兄，莫非你是要說——蘭子殺了冴子？」

「事到如今已經死無對證了，可是那一次事件，我始終不明白蘭子來要求更正報導的眞正目的是什麼？」

「是呀，說起來那次她還眞堅持呢！」

「橫眉豎眼的，大吼——你要更正！她還說會有許多人感到困擾，可是，我不明白冴子被殺的報導會困擾了誰呢？……」

「當然，那個取代冴子而得金嗓獎的歌手一定會不舒服，原本會是冴子獲獎，結果因爲醜聞而使得大獎掉進他的懷裏，對了，那個歌手叫什麼名字？」

「江連眞木……。現在是亞爾法傳播的王牌，是標準的紅歌星了。」

「人的運氣是誰也無法預料的。原本要登上那寶座的人是古河冴子呢……。」

「那次醜聞是誰揑造出來的呢？」

「老兄，你不是調査過了嗎？」

「但是我査不出來呀！那週刊雜誌的編輯只是說接到了不少男女打來的電話和投書。」

「跟我們調查的結果一樣。當時冴子和蘭子訂的契約是每月薪資五萬圓，可是僅公寓的房租就要五萬七千圓……這樣怎麼够生活？何況還要表演置裝……。據週刊編輯說，那些匿名電話好像對冴子的生活知道得很清楚。」

「對！」

我對村田刑警說的話表示贊同。

說是URA音樂事務所的做法——不如說是蒲島蘭子的做法，經過調查後發現，契約上苛薄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

例如，冴子和URA音樂事務所所訂契約內容概要如下——每月由URA支付冴子五萬圓，但冴子在舞臺、電視、電臺等，甚至電影或戲劇的演出收入，完全歸URA所有。

冴子在每月的二十五、六日，必須到各地做場次緊湊的演出。

冴子到外地俱樂部或飯店做秀的價碼是，做秀兩次是兩萬圓到三萬圓……。假設平均是兩萬圓，則冴子每個月爲URA賺入五十萬圓，但是URA給冴子的月薪却只有五萬圓。

也許蘭子會說，事務所還要負擔經紀人的費用、雜項支出，以及接洽演藝人員的交通費。但是，冴子要自己負擔置裝費、給樂隊禮物、以及樂譜費。一曲樂譜費最便宜也要一萬圓。至少要準備十五份樂譜才够全樂隊隊員使用。

這還只是一曲。如果自己有十首歌，那會是什麼情形呢？一曲要十五萬圓樂譜費，十曲就要一百五十萬圓。這些是歌手必須負擔的，如果沒有這個準備，事務所便不考慮簽約。

「她爲什麼沒有當鋼琴老師？却跑進這個混亂的歌唱圈裏？」
在冴子出事時，我曾經向表哥提過這個問題。
表哥的回答非常簡單——
「爲了夢幻。華麗的舞臺展現無比的魅力。同時被蘭子的花言巧語給騙了。」
「你認爲誰最了解冴子的生活？」
村田刑警只是露出苦笑。
「老兄，莫非你認爲揑造謠言的人是蘭子？」
「那倒不一定，經紀人也有可能知道冴子的生活。」
「經紀人是百瀨乙彥和瀏好子……。三年前一直到今天都是這兩個人。可是，不管蘭子，先說這兩個人，他們這樣打擊冴子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呢？用自己的手去摧毀自己的搖錢樹，不可能吧！會有這樣的演藝傳播公司嗎？」
我對村田刑警說的話表示由衷的同意。——其實，這一點我早就想到過了，當然傳播公司不會蠢得拆自己的臺，因此我對冴子事件一直找不到結論。
「老兄，也許能解決蘭子的事就能解決冴子事件。」
「但願如此，這得看湯淺組的努力了。」
村田刑警離開後，阿坂走過來。
「和事務所有關的人員名單都清理出來了。」

「我記得有九名歌手、二位經紀人，和一位辦事員。」

「是的，九名歌手中，在東京的是玉木晴美……。」

「她有不在場證明。當時她正從深川木業俱樂部打電話給蘭子。」

「其他八名歌手分別在各地做秀。先從男歌手說起，澤村五郎到旭川的酒廊，新納政彥是在鹿兒島縣指宿的溫泉旅館。」

「北到北海道，南至鹿兒島……。能不能利用飛機回來殺死苛薄的蘭子，再搭飛機趕回駐唱地點，你看能不能呢？」

「我會調查看看，但這八成是不可能的。說到遠的，還有一對就是沖仲也，以及女歌手珍·松岡，他們兩人一起去雲州松江的俱樂部。」

「噢，他們是在圈圈外了。」

「還有比較近的是喬治·木村，在熱海的旅館。巴奇·大町是在小田原的酒廊。」

「這兩個人都是混血兒嗎？」

「喬治自稱是印地安和白種人的混血兒，巴奇自稱是夏威夷人移民的第三代。但實際上都是純日本人。」

「他們算是發揮專業歌手的猜謎了。」

「另外是楊紅梅在池袋的俱樂部，她是從香港來的留學生。西川順子是在市川的酒廊……」

「女人會使用電線勒斃的手法來殺人嗎？」

「這得靠你自己去想了。經紀人百瀨乙彥到箱根湯本的溫泉旅館推銷歌手。女經紀人瀧好子最近因為和蘭子的意見不合，已經有十天沒有上班了。」

「你調查得可眞詳細。」

阿坂露齒一笑道：

「我是看了蘭子放在桌上的工作備忘錄。」

「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按月份排列的預定表。」

「原來是那個東西啊！」

我要求阿坂去調查在熱海的喬治・木村，以及在小田原駐唱的巴奇・大町，看看他們是否有不在場證明。

3

由各報社對這命案的報導，可以看出他們並不很重視。日日和我們是三段稿，日報則用二段標題，他們自認是代表日本的中央級報紙，所以予人採取高姿態的感覺。不僅是山崎，連副主任長谷部記者對報社這樣壓低報導的層次都會產生失落感。

除三大報紙外，其他大部分都以三段報導，唯有運動和演藝新聞報，在第一版上刊登了頭條新聞。

我趕到中野的公寓，企圖找到女羅紀人瀧好子，但是到截稿時間爲止，我並沒有見到她。好子是個單身貴族，鎖上門外出去了……。問隔壁的主婦，也說一星期來都沒見到她。我堅持到四點鐘，不得不回到俱樂部，拿了條毛毯躺在沙發上睡覺。醒來時看到阿坂，他喝茶的樣子看起來似乎很高興。

「幾點鐘了？」

「八點多一些，你還可以再睡。」

「大爺你好像很心滿意足呀？」

「是啊，我在箱根遇到一個很漂亮的女孩。」

「大清早的小心討打！」

「我不怕，只要你讓我先把話說完。」

一向忠厚的阿坂難得有這樣的堅持。

「阿坂，你眞的去箱根了？」

「不只如此，我還到了熱海，從小田原開始。」

「爲了去調查那些歌手的不在場證明嗎？」

「嗯，新幹線眞是方便。我搭二十二點零五分東京車站開出的特快車『回音號』，只要四十分鐘，二十二點四十六分就到達小田原。從小田原車站走路到巴奇・大町那兒約兩分鐘，他在綠一丁目的『古城』酒廊。門口貼了一張很大的海報——眞正的夏威夷歌手巴奇・大町演唱……」

「你該不會是把海報上的字唸一唸就回來吧？」

「我進去查過了。昨天晚上七點和十點，巴奇確實表演了兩場，每場唱四十分鐘。就在我進入酒廊時，巴奇在爲觀衆唱安可曲，他搖動長髮和滿臉的長鬍子，唱着『叔父』那首歌呢！」

「蘭子是在八點十五分被殺的。」

「巴奇的第一場秀在七點四十分結束。如果他立刻趕到車站，是不是能趕上十九點四十五分的『回音號』，就算是趕上車，到東京站已經是二十點二十六分，再坐計程車到西新橋……。」

「算了。在他到達東京站十分鐘前，蘭子已經死了。那麼，喬治呢？」

「——印地安的混血兒喬治・木村登臺……」

「又來了——」

「眞的嘛，在熱海濱街的湯鄉旅館大門上眞的這樣寫的。這裏只有一場秀，八點半開始，但要表演足足一個鐘頭的歌舞，在我看來……」

「眞叫人失望。參加八點半的演出，八點十五分要出現在西新橋，那是不可能的事。」

「於是我立刻回到小田原，想到箱根去追查經紀人百瀨。」

阿坂說到這裏不自然的抓了一下頭。

「老兄，你得向主任說一聲，十一點以後，別說是新幹線，連上行的普通車都沒有呢。」

「你剛才不是說在箱根遇到一個很正點的女孩嗎？」

「是啊，我是坐計程車去的，從熱海到箱根湯本，計程車要一萬圓才肯跑，拜託你向主任說

一聲。」

我只好點點頭。

「你讓那女孩搭便車嗎？」

「不，計程車到箱根的收費路段拋錨了，距離湯本還有七公里多，那裏沒有空計程車經過，末班的登山電車也早就走了，如果走路需要一個半小時，到湯本就超過半夜一點了，我正在發愁時……，一部七三年型的新車停在我身邊。」

阿坂的短話長說不禁令我搖頭嘆息。

「好了，我知道了，那輛車上有個好女孩。」

「不，車子是她開的。她對站在計程車旁的我說——去箱根嗎？我說是的。她說——要不要坐我的車？眞是地獄裏遇到菩薩。」

「僅僅是這樣嗎？」

「精彩的在後頭呢，那個女人問——你要到湯本哪裏？我回答說——我要到有節目表演的旅館或俱樂部。因爲經紀人百瀨是去接洽節目，所以我只好這樣回答。」

「我知道了，繼續說吧！」

「她問——你是演藝人員的經紀人嗎？我說——不，我在找一個叫百瀨的經紀人。這時那女人露出驚訝的表情說——這個時間不太可能找到了。我聽了就看看手錶早已過午夜十二點了。」

「那當然。十點多離開東京，經過小田原和熱海，又折回小田原再到箱根。」

坂本繼續說——沒辦法，一切都要等到明天早晨……。

坂本只好在箱根湯本站前打公共電話和俱樂部聯絡，向值班的豬股說明情況，請他聯絡我。

可是，那時我正監視着蘆好子在中野的公寓。

我伸手拿起桌上的聯絡簿翻閱，的確有豬股寫下關於坂本聯絡的記錄。——一連兩夜沒睡好，我四點半回到俱樂部，沒有翻看聯絡簿便睡着了，這是我的過失。

「後來怎麼樣了？」

「我問那女人有沒有住的地方。她說這個時間任何旅舘的帳房也都休息了。——那麼，妳呢？——我找個適當的地方停車，睡在車上……。她的回答雖然使我大爲吃驚，但如果她在這時把我趕下車，我的問題就嚴重了。」

「你厚着臉皮說也讓你睡在車上嗎？」

「是說了。她就把車開到早川的岸邊，然後把椅背放倒，就……」

「接下來是限制級電影中的一個鏡頭嗎？」

「請不要着急。——你找那個叫百瀨的做什麼啊……，這是枕邊細語的開場白。所以我告訴她我是新聞記者，以及音樂事務所女社長猶島蘭子遇害的事。當然，我把事情描述了一遍，一個男人溜入她的房裏，趁她和玉木晴美通電話時，用另一條電話線突然勒緊她的脖子……，說得就好像身歷其境一樣，盡可能誇大其詞……，於是那個女人就緊緊的抱住我。」

「眞可憐，她一定嚇壞了。」

「我也是這樣想啊，可是她呼吸的速度不對，而且她用雙腳纏着我，把臉壓在我的胸口。所以我就用手輕輕撫摸她的下顎，使她擡起頭，她早已閉着眼睛，微微張開嘴，只說一句……快點……。」

「果然是兒童不宜的場面。」

「眞是意想不到，我伸手過去，已經是完全濕潤了。」

「這是異常性慾。以前我曾經聽說有的女人看到砍頭的場面就能達到高潮。然後呢？吃到禁果了嗎？」

「我畢竟也是個男人呀！」

「哦——那麼你還敢要我向主任請領一萬圓計程車費嗎？」

「別忙，請你聽我說完。那個女人芳齡二十七，職業是演藝經紀人！」

「你說什麼？」

「她的名字叫做瀧好子……」

「你爲什麼不早說！還說什麼呼吸啦，嘴唇啦，……你是個白癡嗎？」

我兩眼瞪着坂本希望能宣洩我難以形容的心情。

當坂本和好子擁抱在一起時，我正呆在好子的中野公寓前站崗。

「那麼，瀧好子來箱根之前是在哪裏呢？」

「她在下田。爲了歌手的酬金而和蘭子發生衝突是在十四天前。她經過伊豆的修善寺、湯

島、峰、蓮臺寺的溫泉，然後在三天前她就一直住在下田的大洋觀光大飯店，昨晚八點半左右她接到同事百瀨乙彥的電話，要她到箱根湯本的一夜城旅舘，說是有重要事情商量……」

「那麼，好子知道百瀨住在什麼地方囉？」

坂本好像突然有點洩氣似的點點頭。

「她知道我在找百瀨，大概想刺探消息，但是她並不知道蘭子已經被殺了，她表示聽到我描述命案的發生，突然很奇妙的就興奮起來。」

「你見到百瀨了嗎？」

坂本搖搖頭。

「我們立刻趕到一夜城旅舘，把旅舘櫃臺的人叫醒，可是得到的結果並不理想。在十一點多，也就是我在熱海的湯鄉旅舘調查喬治・木村的時候，日報的阿山開車到一夜城旅舘，搶先把百瀨帶去東京了。」

聽到這裏，我忍不住長長嘆了一口氣。——只要上得了場面的記者都是英雄所見略同。

「可是，老兄，你想想看，瀏好子和百瀨在八點半左右通電話，一個在箱根，一個在下田，八點十五分時不可能在東京，所以他們兩人應該不會是兇手。」

「說得有理。看來，兇手是事務所以外的人……」

我站起來，拿了毛巾和牙刷。

「洗把臉，到專案小組去看看吧。」

「專案小組設在愛宕署嗎？」
「大概是吧！因爲兇案現場在西新橋。」
「老兄，去愛宕署之前，請你先找主任拿一萬圓給我好嗎？」
「只能給五千圓，另五千圓是你與寵好子春風一度的代價。」
此時，熊田主任和豬股走進房間。
「各報社的功力旗鼓相當，早報的情形看來勝負難分。」
這就是熊田主任的無能。如果逮到獨家消息，他又怕同業友報用青白眼瞪他，若是新聞被別的報社搶先了，他又要挨老總刮鬍子，最好是不分勝負，他可以緩一口氣。
「可是主任，到了晚報出來可就難說了。」
「這……這話怎麼說？」
經不起一嚇，熊田主任立刻露出驚慌的神色。
「日報的阿山已經把關鍵人物搶到手，而且把他藏起來。」
「是什麼人？」
「是個叫百瀨的經紀人，他對URA事務所的內部作業很熟悉，他必然知道蘭子的一些恩恩怨怨。」
「那就糟了，說不定他提供給阿山的名單中有一個就是兇手，老兄，你看要怎麼辦？」
「先給阿坂一萬圓交通費吧！阿坂立了大功，他掌握到女經紀人。」

「原來如此，沒問題。阿坂，辛苦你了！」

坂本看着我，露出難爲情的神色。

「怎麼樣？阿豬，專案小組的動態如何？」

「那裏目前還是基本調查的階段，重點是查訪。對了，說到查訪，我聽麵店夥計說了一件事。」

「是八點左右去收碗的那個人嗎？」

「是的，據說當時蘭子正在撥電話，而且好像有什麼爭執，豎着柳葉眉，拿着手帕很用力在擦桌面的玻璃，同時對着電話大吼。」

「他聽到談話的內容嗎？」

「據說，蘭子說——如果不幹了，這個月的薪水就不能付，而且必須歸還公司先墊付的曲譜費，最好仔細想想清楚。」

「她是和手下的一位歌手講電話囉？然後，不到十五分鐘後就被勒死了。」

「麵店夥計出來時，兇手和他擦肩而過進入事務所……這樣說應該不會錯吧！」

我回頭看坂本。

「阿坂，我想見瀧好子小姐。」

「我讓她在現場附近的新橋旅舘開了個房間，因爲我想她如果回到中野公寓，其他報社的人一定會去找她。」

我嘉許地用力拍了一下坂本的肩頭。

「不錯，一萬圓沒有白花。」

4

我和坂本在十點多鐘到達新橋旅舘。

我們無法預測日報的山崎會利用百瀨提供的線索，寫出什麼樣的專題報導登在晚報上，我們要先放出已經估了上風的「煙幕彈」。十點是開始採訪的最低限時。

今天早晨從東名高速公路開車回來的好子也許還在睡覺，可是我必須把她吵醒才能問話。

「糟啦……」

我進入旅舘的旋轉門時，輕輕對坂本說。

「什麼事？」

「不要回頭看，日日報的阿牧在跟踪我們。」

坂本瞪眼咋舌道：

「可惡！如何是好？」

「好子的房間在哪裏？」

「五樓五三一房，登記名字是鈴木和子。」

「一鈴木、二田中、三狗屎……這些是最常見的姓氏了。」

「不過，房間號碼還不賴吧！」

「五、三，是高價股……好吧，就讓阿牧賠個十倍吧！」

新橋旅館是幢十三層樓建築。我們走進電梯。此時付帳離開的客人多，都是搭乘電梯下樓，上樓的只有我們兩人。

電梯直達十樓，然後我們再從太平梯跑到五樓。光是這一招就夠日日的阿牧在廣大的旅館裏跑得滿頭大汗了。

我走進五三一號室，驚訝得目瞪口呆。

在一個年紀略大而身材嬌小，裹着米黃色套裝的女人面前，還有一個穿着藍色中國旗袍的女人。另外還有一個留着印地安式頭髮的女人、一個穿短上衣紅色長褲、露出肚臍的女人，以及一個穿和服、帶子綁在高腰的女人。四個各具特色的女人在房裏。

坂本厚着臉皮，一副這就是我的女人的姿態介紹了那穿米黃色套裝的女人——澀好子。

那個中國女子叫楊紅梅，露出肚臍的是玉木晴美，穿和服是的西川順子……。

「是我把她們召集來的。」

好子在介紹過三個年輕女人之後，補充說道。

「是的。我有很多問題想請教妳。但我想還是先向三位小姐每人請教一個同樣的問題，三位小姐昨晚都在酒廊或俱樂部做秀，我想知道妳們做秀的時間。」

「我是八點和九點半。」

楊紅梅最先回答。

「我是七點半和十點，各三十分鐘……」

是露出肚臍的玉木晴美的回答。最後是——

「我是八點和十點兩場，每場各一小時，眞是疲勞轟炸。」

外貌忠厚老實的西川順子好像很傷心的說。

這樣大致可以決定對象了。我看着玉木晴美說——

「昨晚妳向蘭子提出要離開事務所是第一次嗎？」

「什麼？」

「昨晚八點多，能在電話裏和蘭子談話的只有妳。蘭子說這個月的薪水要扣下，而且還向妳要曲譜費七萬圓。」

「晴美，妳眞的要離開URA嗎？」

好子以十分驚訝的口吻問晴美，另外兩個女人也露出意外的神情。

「嗯……因爲URA的作風太過分了……」

晴美很勉强的回答。

「這我能了解。妳的舞跳得不錯，歐嘛，也是新潮動作派，別的事務所一定都搶着要，結果妳在URA才只有六萬……」

「實際上只拿到五萬四千圓，所以我向蘭子要求分紅，沒想到她大發雷霆，還說要分紅就不

安排我上節目，當時我就說過完這個月我就辭職，其實我只是氣話。」

「我想也是的，還有巴奇的問題。所以晴美提出要離開URA事務所，是難以想像的事。」

「所以，過了五分多鐘，我又打電話給她。我說，對不起，我是不會離開URA的，但能不能加薪，至少加一萬……，說着時突然聽到啊一聲，然後就沒有動靜了……。」

四個女人都露出淒然的表情，又不約而同的嘆氣。

現在至少證明從八點起，玉木晴美曾經兩次打電話給蘭子。——麵店伙計提供的線索是眞的。

「再說……。」

我從口袋裏拿出筆記本，上面的名單是六位男士。

百瀨乙彥（經紀人）

巴奇·大町（二三）

喬治·木村（二〇）

澤村五郎（二七）

新納政彥（三〇）

沖　仲也（一九）

「其中五名歌手，昨晚都在外地吧？」

「是的。巴奇和喬治，坂本先生已經查訪過了，情形已經知道。關於五郎、政彥、阿仲，我

今天早晨已經跟他們通過電話了。」

「和他們本人通話嗎？」

「是的。五郎說他是看了昨晚最後一次電視新聞才知道這件事。可是，政彥和阿仲並不知道，聽到時都顯得很訝異。」

瀧好子不愧是經紀人，說話很能掌握要領，口齒清晰，說話的語氣和方式也很性感。——這樣的女人在聽人描述兇殺案時居然會異常興奮，眞是不能以貌取人。或許她的性慾和切腹願望有一脈相通之處吧……。不管怎麼說，阿坂這小子的確撿了個大便宜……。

我一面想，一面拿筆在筆記本上三個名字——寺村五郎、新納政彥、沖仲也——上面各畫上一條槓。

這三個人不論從地緣上或時間上，都不可能殺倚子。

剩下的是經紀人百瀨，以及歌手巴奇和喬治，可是經過坂本的調查以及瀧好子的談話，三人都有不在場證明。

長髮且一臉鬍子的巴奇，昨晚七點開始就在小田原的古城酒廊。留着一頭散亂的印地安式頭髮的喬治，是在熱海的湯鄉旅館，八點半開始上節目，而經紀人百瀨則在八點半從箱根打電話給在下田的瀧好子。

突然，我注意到筆記本。

巴奇・大町

像是突來的靈感，我想起三年前死亡的古河冴子，她的臉。——古河冴子是假名，她的眞名是大木小枝子。

現在筆記本上排列的兩個名字是大町與木村，如果橫着看不就成爲「大木」了嗎？

這難道是偶然嗎？一定是偶然。——絕對不能受到這種突發奇想的干擾……。雖然我極力要引開這樣的思緒，却仍止不住想到冴子兩個留學美國的弟弟。

「巴奇和喬治的歌怎麼樣？」

我問好子。

「巴奇唱的是通俗歌曲，他的歌聲像湯姆瓊斯，很具有男人的魅力。像我們這種以在外地巡廻演唱的音樂事務所，實在是埋沒了巴奇這樣的人才。和巴奇比較，喬治就差了一大截，但是他混血兒的外型，帶着些野性和憂傷，他以强烈的動作唱搖滾樂『火球』或『可愛的露西』時，年輕女孩都爲之瘋狂。」

——妳說得出這種話，妳自己一聽阿坂說兇殺案就興奮起來了。

——不能胡思亂想，要認眞的做，認眞的……。

「聽說他們兩個其實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

「可是，兩人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甚至比說日本話還要棒。」

無論如何，我已經把冴子的兩個弟弟植入腦海中了。

我很想提出更進一步的問題。——巴奇和喬治的眞名實姓是什麼？出生地？……可是話到嘴邊我又嚥了回去。

必須對玉木晴美存着戒心，好子說，晴美和巴奇有問題……兩人的關係似乎不尋常。

我改變問題的方向。

「浦島蘭子死了，誰最高興？」

「你是指內部的人？還是外界的人？」

「妳能想到什麼外界的人是可疑的嗎？」

「沒有。」

「那麼，就說內部的人吧！」

「經紀人，還有全體歌手都是。只有女辦事員齊滕小姐既不高興也不傷心。」

瀧好子絲毫不保留的說出來。——楊紅梅的神態茫然。西川順子臉色突變，而瀧好子則一副泰然處之的樣子。

「先從歌手開始說吧，他們高興的理由是什麼？」

「大家都渴望能自由演唱和有更好的收入。歌手們每個月都在全國各地奔波，至少有五十萬至八十萬的酬勞，但他們從URA得到的月薪不過是五、六萬圓，如果像晴美那樣要求分紅，蘭子一定會把她冰凍起來。」

「所以大家都想離開URA音樂事務所，轉到更自由、待遇比較合理的地方……是這樣

吧？」

「是的，如果工作環境以東京爲中心的話，還有在電視或電臺上節目的機會。」

「爲什麼當初沒有和其他事務所簽約呢？」

「如果說是被蘭子的花言巧語騙了……這麼說會不會太過分呢？」

「那麼，兩位經紀人呢？」

「三角關係。」

「什麼？」

「圍繞在百瀨乙彥身邊的兩個女人……」

好子的嘴角露出自嘲式的笑。——這次是被虐待狂了……。

「愛情的怨恨足以成爲殺人的動機。」

「那不是愛情，是男人和女人的人性衝突。我壓根兒就不在乎百瀨，而百瀨又不肯放我走，更糟的是蘭子不願放棄百瀨。」

「這是二選一，只要百瀨下定決心不就成了嗎？」

「可是，百瀨本人始終猶豫不決，優柔寡斷。不知是眷念金錢或肉體，總有一樣東西使百瀨不能離開蘭子。」

我提出最後一個問題。

「到外地做秀的歌手現在是不是都應該趕回東京來呢？」

「不，歌手和歌廳訂的演唱期還沒有結束，如果現在回來的話，URA必須付賠償金，對歌手今後的發展也不利，所以我打電話告訴他們照常演唱。」

將近十二點時，我和坂本離開好子的房間。

「老兄，你太狠了吧！」

正要走出旅館時，日日的阿牧跑過來。

「你們究竟鑽進哪一個房間裏去？」

「怎麼這樣說呢？我們只是提早去吃頓豐盛而高雅的午餐罷了。這樣有什麼問題嗎？」

「好吧，就算是那樣吧！」

阿牧說完，把摺成一疊的報紙送到我面前。——那是日日報的晚報第三版。

打開報紙瞄到標題的剎那，頭上像挨了一記悶棍，頓時天旋地轉起來。

——大町、木村是古河冴子的親手足……。

在標題旁邊有兩張照片，分別是留長髮的巴奇·大町和印地安髮型的喬治·木村。

但文字報導的內容並沒有特殊之處。——三年前離奇死亡而留下一團謎霧的古河冴子有兩個親弟弟，他們放棄美國的留學生活而回到日本，隱瞞了兄弟關係的身分，另用藝名在URA音樂事務所工作，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專案小組對此表示關切……報導並不深入。

巴奇與喬治擁有可靠的不在場證明。日報也沒有斷定或影射他們是兇手。而且也沒有以大眾傳播的立場對兩人作談話採訪。或許做到找出他們的身分已經不容易了，沒有足夠的時間去

採訪。

不過，可能是我的腦子裏曾經閃過一模一樣的靈感……所以心中不免有些遺憾。好吧，事到如今尚不知鹿死誰手呢，針對冴子和蘭子的事，我要好好露一手給他們瞧瞧……

我回頭看坂本。

「阿坂，我要從小田原飛熱海。明天的事就拜託你了……。」

5

十分鐘後我在東京站，仔細看着寫在售票口的八重洲口新幹線的時刻表。——並非我自己要搭乘新幹線火車。——問題出在夜晚八時十五分那一段時間！

不到三十分鐘我就找出了結論。我購買去小田原的『回音號』自由席票。

但是，這張車票却浪費了。——當我經過剪票口進去那一剎那，正好遇到兩個人並肩從石階上走下來，一個是滿臉鬍子長髮披肩，另一個則披着散亂的印地安髮式，前者手提着行李。

——巴奇與喬治。

我開始跟踪這兩個人。——也好，省得我還要到小田原或熱海去找人。我密切注意他們的一舉一動。

巴奇與喬治換搭乘國電，然後到有樂町下車，他們很快走入一家附近的音樂廳脫衣舞劇場。

——當然我也趕緊跟進去。

整個劇場是漆黑的，只有舞臺上方有一盞燈投射在舞臺上，在那僅有的光圈中，有一個皮膚白皙的舞孃從兩腿之間露出臉做了一笑容。——莉莉・肯比拉……。她不是外國人，她是出生在八重山羣島西表島的純日本人，這位身段美妙的特技舞孃眞令人賞心悅目。

巴奇和喬治站在觀衆席的最後面，看了一會兒跳舞，等莉莉的舞蹈結束，兩人走到走廊上，再從舞臺的側門進入後臺。

從他們對環境十分熟悉的舉動，足以證明他們常到這裏來。

大約三十秒鐘後，我也進入後臺。——立刻有說話聲「希望妳暫時保管這個東西。如果莉莉妳怕麻煩，把它燒掉也可以……」

我躡手躡腳的循聲過去，看到後臺一個黑暗的角落，巴奇和喬治把莉莉夾在中間談話。巴奇把帶來的東西捧在莉莉面前。

「這是什麼？我可以看嗎？」

「可以。是喬治和我的假髮。」

「假髮怎麼可以燒掉呢？」

「以後妳就會明白的。」

「好吧。那我就不問了。」

莉莉接下那包東西時，等在旁邊的喬治立刻逮住機會，把她摟進懷裏。

「莉莉是乖孩子，會相信我們的。」

「任何時候我都相信。」

「謝謝……。」

喬治緊緊擁吻莉莉。

「也許暫時不能見面，妳會等我嗎？」

「再久我也會等你的。」

「也許妳會聽到一些意外的話，但不要驚慌，相信我吧！」

「是的，我不會驚慌，因爲你們兩個都是好人。」

我在劇場的走廊上攔住這兩個人。

「是巴奇和喬治吧！」

「你是警察嗎？」巴奇問。

「不，是新聞記者。」

「噢，東京日報嗎？」

「不是，中央時報。」

——怎麼搞的，我說話也帶起洋腔來了……。

「噢，那可太好了。」

留長髮的巴奇弄響手指關節。

「你肯聽我們說的話嗎？」
「當然，所以我才叫住你們呀！」
「我們沒有殺事務所的老闆娘。」
「是嗎？我研究過新幹線的時刻表，剛才我又看到你把化裝用的假髮交給莉莉。那假髮是長髮和印地安式頭髮嗎？」
「沒有錯……」
「現在你們先聽我說我的看法。昨天晚上巴奇坐小田原開十九點二十八分的新幹線回東京，他用印地安式的假髮掩蓋自己的長髮。到東京站是二十點十分。可是他『古城』的秀從晚上七點鐘就開始了。因此，實際上在『古城』唱歌的是戴上假長髮和假鬍子的喬治。因爲搭乘新幹線由熱海到小田原，不用十分鐘就到了。」
巴奇與喬治默默看着我。
「你們是兄弟，稍微化裝一下就很相像了，沒有人會認出唱歌的其實是喬治。再說巴奇，乘坐二十一點從東京開出的『回音號』回到小田原。到達小田原時是二十一點四十一分，有足够的時間趕上二十二點開始的第二場秀。而喬治在替巴奇唱了第一場秀以後，搭乘二十點十八分從小田原開出的『回音號』回到熱海，到達熱海是二十點二十七分……。雖然時間很緊迫，但是還趕得上二十點三十分旅館的秀。現在的問題是二十點十分到二十一點之間，這五十分鐘內巴奇是在東京。明白一點說，在這一段時間裏的二十點十五分時，浦島蘭子被殺了。」

「完全正確！」

巴奇誇張式的攤開雙手做感動狀。

「可是，我並沒有殺害老闆娘。」

「你們蓄意安排不在場證明。」

「可是我沒有殺她。」

巴奇只是重複說着同樣的話。

「告訴你們，我住的地方是麻布十號幸丸公寓，也就是在冴子小姐隔壁，她在世時我和她很熟，而且我到現在還不認爲她是自殺或意外致死。」

「眞的嗎？」

「是眞的。我眞希望能親手抓住那個殺害冴子的兇手。」

「謝謝！謝謝！」

巴奇和喬治不停的鞠躬。

「我掌握了老闆娘的祕密。老闆娘和經紀人百瀨，兩人互相恐嚇。百瀨因恐嚇而拿到些錢、老闆娘則恐嚇不准他和經紀人瀧好子結婚。我們相信用來恐嚇的背後因素是和冴子姊姊有關。」

突然，喬治心情激動的喊叫起來：

「冴子姊姊的醜聞都是老闆娘和百瀨經紀人揑造的！」

「爲什麼呢？照理說，冴子小姐是ＵＲＡ音樂事務所的搖錢樹呀！」

「老闆娘和百瀨把這棵搖錢樹，以一千萬圓賣給亞爾法傳播。」

「一千萬圓？」

「有一次偶然的機會，老闆娘託我到銀行辦事，我就順便調查她的錢。三年前，冴子姊姊死了以後，亞爾法傳播將一千萬圓滙入老闆娘的戶頭裏。」

——原來如此！紅歌星江連眞木原來是在這種安排下得獎的……。那麼，讓冴子喝了摻有安眠藥的酒，然後打開瓦斯開關從容離去的是浦島蘭子或是百瀨乙彥——。

不，即使連交情熟絡的表哥，也會在未醉之前就被冴子趕走。在她意識模糊不淸時還能停留在她房裏的絕不是男人，由此判斷，兇手是蘭子！

「因此你昨晚去事務所想殺老闆娘嗎？」

我問巴奇。

「我是預備要讓她說實話，如果她不說，也許我眞會殺了她，可是，我是在八點二十分才到那裏，她已經死了。」

「警察會相信你的話嗎？」

「不管信不信，這是事實……。」

「有沒有其他人知道你們的計劃？」

「如果說有人發覺我們的計劃，只有晴美。」

對了，晴美是巴奇的愛人……。

「那可糟了，搞不好她成為幫兇了。」

「不會的，我只是要她在八點鐘左右打電話到事務所，設法阻止老闆娘外出。」

「你是什麼時候吩咐她做這件事？」

「昨天，三點鐘左右。」

「在哪裏？」

「東京站。新幹線的月臺……。我們去小田原和熱海，晴美小姐到車站月臺送行。」

我感到十分疑惑。——不過，巴奇和喬治的表情是那麼誠摯和認眞，他們的話似乎可以採信。

「如果你們沒有說謊，兇殺案是發生在巴奇到達事務所之前。爲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爲八點鐘左右，麵店伙計到事務所去收碗，除了蘭子之外，他沒有看到其他人。蘭子接到晴美的電話便大發雷霆，用手帕一直擦着桌面玻璃……」

說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等一下！你們等在這裏，絕對不可以離開！」

在十分鐘後，我打電話到日報在俱樂部的房間，叫出山崎。

「怎麼樣，阿山，我們來一次交易吧！」

「什麼交易？」

「我現在控制了巴奇和喬治兩兄弟。我希望讓他們見到在你手裏的經紀人百瀨。」

「他們現在在哪裏？」

「不，我帶他們到百瀨那裏去。」

「看來這筆交易是滿不錯的。好吧，地點是在新宿的甲武旅館二十七樓九號室，一小時後見吧！」

掛斷電話後我看看手錶，時間近一點半。——沒問題，能趕上晚報最後的截稿時間。

我又拿起電話，這一次是打給愛宕署的專案小組。

「這裏是專案小組……」

從電話裏傳來湯淺警部粗獷的聲音。

「我是時報的矢島。要不要我帶你去殺害蘭子的兇手隱藏的地方呢？」

「你說什麼？兇手是誰？」

「URA音樂事務所的經紀人百瀨乙彥。」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據麵店伙計證實，蘭子一面講電話，一面用手帕一直用力擦桌面上的玻璃，也就是說，玻璃上的指紋應該都擦掉了才對。可是十分鐘前的科學鑑定，玻璃墊上的指紋除了蘭子的以外，還有百瀨的。」

「我明白了。你是說，在那麵店伙計走了以後，百瀨來到事務所。」

「而且，八點半時，從東京打電話給在下田的女經紀人瀧好子，說他已經到了箱根……。他

僞造了不在場證明。百瀨這傢伙是個大壞蛋。」

「那麼，百瀨現在在何處？」

「請你在兩點半到新宿站的中央出口處，我在那裏等你。不過，我順便告訴你，只要抓到百瀨，古河冴子怪死的案件也同時解決了……。」

我只聽到湯淺警部喊叫一聲什麼，我掛斷電話，回到巴奇的地方。

「讓你們久等了。一切都解決了，不用擔心。暫時在這後臺休息一個小時，我還會和你們聯絡。」

「可是，我還不明白怎麼回事。」

「你看我們的晚報就會明白了。對了，你們在新幹線的月臺和晴美談話時，可能被經紀人百瀨聽到了，百瀨昨天也要去箱根，他去搭乘『回音號』時看到你們，一定是這樣，俗話說隔牆有耳，現在是月臺上有眼，以後要多小心了……」

我把話說完就離開劇院後臺。

現在回到報社，寫好逮捕兇手的報導，二點半帶湯淺警部去甲武旅館……。

——阿山，不要恨我吧！

夾克和西式套裝

都筑道夫

都筑道夫，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出生於東京，非常熱心研究小說的推理手法。自從創辦「EQMM」的日語版以後，擔任主編達三年半。一九六一年發表了『在貓舌釘釘子』後，他陸續發表很多運用熟練技巧的作品。除了『蛞蝓大盤旋捉賊記』等風格手法均很特殊的作品外，也寫評論以及介紹國外的推理小說，在許多方面都極爲活躍。

1

「爸，手裏拿兩件上衣，這一點我實在不明白，加上身上穿的，一共有三件了。」

很自然的話就從我嘴裏溜出來，實在是因爲錯覺的關係。從換上和服一直到喝完茶爲止，我始終在想這件事，所以當父親和我說話時，我錯以爲還在談那件事，嘴裏就溜出來了。

父親立刻從電視機前走過來，端端正正坐在火盆的對面。

「上衣怎麼啦？是週害時穿好幾件上衣嗎？」

「不，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對了，爸有什麼事嗎？」

「我的事一點也不重要。你說一共三件，手裏拿兩件，對嗎？」

昔日的硬派刑警往往最後就變成恍惚的刑警，但父親的順風耳似乎仍舊那麼靈光。在我四個哥哥家裏，孩子像階梯似的，從大到小各種歲數的都有。父親並不討厭這些猴崽子似的孫子，孩子們也不討厭他。可是，父親常到我和妻住的地方來，並不是爲了孫子，而是退休刑警想和現職刑警談談話吧！既然已經說溜了嘴，欲罷不能，雖然是很疲倦，也不能不把案情概略的說明一番。

「眞的，不是很嚴重的事。在我手裏要處理的那個案子的嫌疑犯說，在地下鐵的月臺上看到一個這樣的人。」

我打開香烟的封條，抽出一根烟請父親用，繼續說：

「案子發生在文京區的本駒込，一個中年寡婦遇害了，被害人的名字叫梶田登喜子，四十九歲。住在獨門獨院的平房裏……」

「我記得是在大白天遇害的吧？」

「是，四天前的下午三點半左右。鰻魚店的伙計送貨發現時是四點十分左右。被害人好像是從裏面一個六榻榻米大的房間，向着玄關那邊四個半榻榻米大的房間爬去時死了。」

「報紙上好像是說用水果刀刺死的……」

「其實，那可以算是菜刀了，刀刃很長，側腹或喉嚨被刺，行兇的手法不太像內行人，死者右手拿着耙子倒在地上。」

「耙子？」

「就是廟裏賣的那種耙子，討吉祥用的。」

「東西很大嗎？」

「不很大，不過比廟門口賣的大一些……，大概像打開的搖扇那麼大，中間還有一個假面具，價錢似乎相當貴。在十一月的第二個市集時，到淺草買回來，掛在那個六榻榻米大房間的屋樑上。」

「爲什麼死時手裏會抓着耙子呢？」

父親疑惑的問，我也不解的說：

「大概是準備拿來做武器吧……。或許是想用它擋開對方的刀。兇案現場非常零亂。」

「有東西失竊嗎？」

「很多哩。被害人在當天下午兩點鐘左右，從附近的銀行提出一百五十萬現金，這筆錢不見了。」

「行兇的動機是爲了這些錢嗎？那個鰻魚店的伙計到現場去幹什麼？」

「那是因爲被害人在三點二十分左右打電話到鰻魚店，要店員送兩份鰻魚飯去。因爲她是常客，而且接電話的老闆認得的確是梶田登喜子本人的聲音。因爲不是用餐時間，而伙計又正好出去不在店裏，另外還有一位店員因感冒請假，所以老闆就告訴她說不能馬上送去，必須等一會兒才能送去。對方還回答說沒關係……」

「所以，伙計在四點十分才送飯去？」

「平常他都是從玄關進去，所以他就打開門向着屋裏喊人，可是沒有人應聲。伙計認爲不可能沒有人在家，叫了幾聲後，他就擅自打開紙門。」

「結果他却看到屍體，一定嚇壞了吧！可是，聽你說好像已經找到重要的涉嫌人，對嗎？」

「是的。涉嫌人是死者的外甥，名字叫福地敬吉。已經三十一歲了，還沒有固定的工作，據說以前曾經給被害人帶來金錢上的麻煩。香烟舖的歐巴桑在四點鐘時曾經看到福地敬吉在現場附近攔了一輛計程車離去。福地有一段時間是住在被害人家裏，所以香烟舖的歐巴桑才認得他。」

「有行兇動機嗎？」

「據調查，他向高利貸借錢而受流氓恐嚇。福地的老婆說，那一天福地出門時曾說再去求求伯母。」

「她有現金却不肯借，爭吵又沒結果，氣憤之下殺人，是這樣的過程嗎？」

「那一次出門後就沒有回家了，難怪人家要這樣想。昨晚他到朋友的住處，被我們抓住帶回專案小組。」

「他不會很爽快的就招認吧？看他還說什麼三件上衣的事情。」

「他只承認在現場附近攔了一輛計程車，但他辯駁說他並不是從被害人家裏出來的。本來他是要去伯母家，但是結果並沒有去，三點半以後在地下鐵本駒込站下車……」

「地下鐵本駒站應該是屬於都營六號線，從板橋經過巢鴨、春日町，然後從神保町向大手町的方向去。」

我不禁訝異父親對現今東京都的交通仍如此熟悉。

「是的，福地是住在板橋的大和町。他說在本駒込下了地下鐵，走到伯母家附近，可是想起以前借的錢未還，伯母大概不會再把錢借給他，因此而心情很沈重。他正想轉身回去時，看到一輛計程車來就坐了上去，然後去找住在池袋的朋友。」

「那麼，三件上衣的事是發生在哪裏？」

「是出現在地下鐵的本駒込站。他說在本駒込站下車時大概是三點半左右。我很懷疑他爲什麼把時間記得這麼清楚，他說因爲他站在月臺點烟時，看到一個男人從剪票口跑下樓梯，停下來擡頭看鐘。」

「這個男人就是三件上衣的人嗎？」

「是的。這個年輕男人在高領的毛衣外面又穿了一件上衣，而右手又抱着兩件上衣。那衣服沒有包裝，也沒有用紙袋提着，福地就覺得奇怪，所以特別注意那個人。」

「換了我大概也會多看他兩眼。」

「這時候，那個男人發現有人看他，也許是要掩飾他的難爲情，一面向月臺走去，一面自言自語的說三點四十分大概還來得及。」

「然後呢？」

「所以他堅持自己絕沒有殺死伯母。三點四十分時他還在本駒込站的月臺。慢慢走着擱了一輛計程車。雖然他不知道當時被香烟舖的歐巴桑看到了，可是正如那位歐巴桑說的，應該是接近

四點時。所以他堅稱自己不可能殺人，後來他是在池袋朋友家打麻將，打完麻將就住在朋友家，第二天才知道這件事，因爲怕受到懷疑而不敢回家。」

「還算有道理呀。」

「可是，據福地的太太說他離家的時間，以及他自己說三點四十分到達本駒込，似乎又太慢了。找到那個時間在本駒込站剪票的站員，拿福地的照片給他看，他不記得是否有這樣一個人經過那裏，更不記得有拿兩件上衣的人，那個時間本來旅客是很少的。」

「所以我想，福地是迫不得已編了那樣的謊言，可是又無法證明自己的行踪，是不是這樣？五郎。」

父親的臉像用舊了的棋子，佈滿縐紋，露出親切的笑容。

2

「如果他要說謊，應該編更高明一點的才對。」

我嘆了一口氣，重新點燃一根烟，說：

「三件上衣眞是很怪，實在沒有辦法完全相信他的話。有人會把多餘的兩作衣服就那樣抱在手上，而且又去搭火車嗎？」

「也不能說一定沒有呀！」

父親沒有伸手來接我遞過去的香烟。他打開淺田錠的罐蓋，拿出一粒丢進嘴裏說：

「有一個人買了一把價值昂貴的進口雨傘，下陣雨時捨不得使用，便把傘抱在懷裏拚命跑，在別人眼裏這種人眞是太奇怪了。」

「爸，你說的是明治時代的故事吧？」

「不，是二次大戰後的事。那個人是我認識的一個掮客。那把進口傘收起來時就像手杖一樣細，打開來使用後，要再恢復原狀就很困難了。所以他自己也常取笑說，除非是傾盆大雨，否則絕不捨得打開傘。既然有這種事，就不能說一定沒有那手抱三件上衣的事。如果有人問他，或許他會說一件是夾克、一件是西裝，一件是套裝。」

「是夾克西裝套裝嗎？」

父親說話時，常會把古老的名詞和現代用語夾雜使用，讓人聽起來忍不住要笑。

「總之，福地依然堅持。關於和他太太所說的時間不吻合，這一點他解釋說並不是一出門就立刻坐上地下鐵。由於覺得有點餓，就走進一家麵店吃麵，想用店裡的紅色公用電話給伯母打個電話，但猶豫了一下，結果沒有打，在地下鐵旁邊的電話亭也是一樣沒有打成。就是在本駒込站的月臺上，他也是慢條斯理，點着烟站在那裏發呆。可是，麵店的店員和車站的剪票員都不記得看過福地。」

「好像是個非常平凡的人。」

「是啊，他自己也很遺憾的這樣說，平凡的人不容易給別人留下深刻印象。但那個抱着上衣的男人曾經注意到他，至少他還記得那個人，如果能把那個人找出來，就能證明他不是兇手。所

以福地要求我們去尋找那個人，他還說刑警的工作不僅是要尋找有罪的證據，也要尋找對涉嫌人有利的證據。不過，這實在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

「他說得是蠻有理的，但沒有什麼線索。只說那人穿一件高領毛衣外穿一件上衣，手上抱着兩件沒有任何包裝的上衣。」

「如果是裝在洗衣店用的塑膠袋裏，或可以對摺成箱型的西裝袋裏，提在手裏就沒什麼奇怪的。可是他很隨便的抱在手裏，一件是普通的藍色，另一件是粗條紋，身上穿的套頭毛衣是深褐色，外面是帶着紫色的運動上衣，打扮得蠻帥氣的，但他的一雙手好像很髒。福地敬吉連這種小地方都記住了。」

「你這麼在意這件事。福地的嫌疑很重嗎？」

「他的嫌疑確實很大。雖然兇器上並沒有指紋，但他有動機，也有情況證據。如果能找到那一百五十萬圓現款，他就無法抵賴，但那些錢說不定已經在流氓手裏了，何況鈔票上既無記號，也沒有寫下它的號碼。」

「歹徒闖空門的可能性一點兒都沒有嗎？」

「這句話就不像爸爸說的了。被害人以電話叫了兩份鰻魚飯，飯還沒送到就發生兇殺案，而被殺的只有梶田登喜子一個人。」

「對了，我忘了。」父親抓抓頭說：「兇手和被害人應當是很熟悉的，不會使被害人產生戒心的人，既然是在叫了鰻魚飯後不久就遇害，這判斷應該是沒錯。不過，那個叫福地的外甥，大

概是很不得伯母喜歡吧！」

「也不見得像他本人說的那麼討厭，再怎麼說總是近親。有一個名叫東野的人說，只要他好好工作，伯母應該會給他很多幫助。東野就是被害人的土地管理人。」

「如果梶田登喜子在還不知福地的來意時，想請福地吃份鰻魚飯，那還算合情合理。可是福地才吃過麵，就是伯母要請他吃，他也應該會推辭吧！」

「那是福地自己說的，是不是眞的有吃麵，還沒有人能替他證實呢。」

「嗯，看樣子必須多調查被害人的生前狀況了。你說她四十九歲嗎？」

「是的，她還有田地或店鋪，生活是很富裕，但並不是女強人那一類型的人，不過，她很紮實的過着輕鬆的獨居生活。兩個月前還有一個老太婆在幫忙家事，這老太婆走了，她要再找人就不容易了。」

「她和鄰居的來往呢？」

「好像還不錯。常和其他太太們一起學貼花、學三味線，和鄰居太太相處得蠻不錯，沒有人說她的壞話。」

「她的親戚只有福地嗎？」

「不，她去世的丈夫還有個姊姊，以及年輕的外甥女，親戚是很多，只是福地走得比較近。」

「這麼說來，如果福地不是兇手，遺產會落到福地手裏囉！」

「所以，除了眼前的現款外，他還是有動機的。」

「但是，並不是有計劃的謀殺。」

「當然，是某種動機使得兇手一時怒不可遏，把她殺了。如果是個冷面殺手，他不會在饅魚店伙計隨時會來的情況下殺她的。」

「剛才好像談到一個叫東野的男人？」

「他是被害人的丈夫生前做生意時的店員，大概是三十九歲吧。照爸爸您的說法，東野是個精打細算、很有規矩的人，住在被害人所有的房子裏，算是掌櫃那一類的吧。」

「這個人有不在場證明嗎？」

父親的眼睛亮了一下。我不禁苦笑道：

「他如果殺了死者，他得不到一點好處。如果那些田地換了主人，他甚至就有失業的危險，即使不會立刻把他從現在住的地方趕走，但他那身體虛弱的太太現在已經在擔心他的職位了。」

「可是，挪用公款，或情急之下糊裏糊塗下手，不是沒有可能吧？」

「雖然是交給他管理，但是並沒有信任到把印鑑或存款簿交到他手裏的程度，而且他有不在場證明。三點半時他在家裏，替他作證的是他太太，在三點四十分左右，東野曾接了一個外面打來的電話，對方已承認這件事。」

「除了香烟店的歐巴桑以外，還有沒有人看到什麼或聽到什麼？」

「從以前的電車路向裏走不遠，有幾處廟宇，是個清靜空寂的地方——雖然在前面的巷道有一些商店。」

「山手線這一邊，人們也開始對鄰居漠不關心了。」

「我們當然還要繼續做查訪的工作。」

「你的意思是，福地敬吉仍然是最可疑的人。可是，那個穿夾克西裝套裝的人，你也耿耿於懷……」

父親雙手交叉在胸前。

「就是因爲缺少決定性的證據，更必須如此。」

「如果都能够輕易找到直接證據，那麼刑警就會是好差事了。但是，還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

「什麼事？」

「那支耙子呀！」

「耙子？」

「就是在廟前賣的那種耙子。你不是說死者手裏拿着一支耙子嗎？」

「是，我是這樣說過……」

我莫名其妙的看着父親。

3

「耙子有很多種類。」父親的口吻顯示他開始急躁了。「從剛才你所說的話裏，我知道概略

的情形，有的耙子上面裝飾了福神、寶船或帆，有的沒有什麼裝飾。耙手骨張開的地方叫做帆，裝着飾品的地方叫做付臺。升斗裏面只有福神的叫升福神。在帆上貼滿檜扇，上面又裝飾假面具或財寶箭的就叫檜扇。還有一種叫鬼耙，並不是上面有鬼面具，而是有醜女面具。此外很少有裝飾品。帆的骨數很少，因爲像鬼的手，所以叫做鬼耙子，簡稱鬼耙。」

「我想就是那鬼耙了。好像把粗手指張開的樣子，上面只有醜女面具。但這耙子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就像你說的是鬼耙，那麼死者是想用這個來和兇手對抗，那鬼耙眞的原來是放在房樑上嗎？」

「東野是這麼說。」

「我記得刊在報上的死者照片，長得蠻好看的……」

「身材很高大，可以算好看。而且她化妝化得很淡，看起來不像是四十九歲的女人。」

「這樣一個漂亮又有錢的女人，難道查不出有什麼感情事件嗎？」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距她的丈夫去世已經有七、八年，但從來沒聽說她有不軌的行爲，在這方面她似乎是個保守的人。」

「要不然就是她保密的功夫太好了。」父親帶着嘲笑的口吻說完後，看一看座鐘。「五郎，你也累了，我們去睡覺吧！」

「不，沒關係。爸，如果您想到什麼事就說給我聽吧。」

父親半閉着眼睛，表情看似快睡着，但是我知道當他以這種表情說出心不在焉的話時，正是他要充分發揮思想的時候。

「我也沒想到什麼事，只是逐漸覺得福地說的是事實。」父親張開眼睛說：「正如你說的，如果是說謊，謊話編得就太奇怪了，所以我要好好想一想，爲什麼那個人手上拿兩件上衣。」

「我也想過了，可是沒有一點線索，實在想不出什麼名堂。」

「不能說完全沒有線索吧，他拿着兩件上衣，還說現在是三點四十分，來得及。是不是這樣說？」

「是的。但是只有這樣啊！」

「這些可以成爲調査的線索了。你看福地在看到那個拿上衣的男人時，他就會覺得奇怪而停下來看個仔細，如果換一個感覺遲鈍的人，就不會認爲有什麼不對勁，剪票員大概就是這一種人，他每天看着各式各樣帶着大小行李的旅客，所以他一定會視而不見。」

「也許是那樣吧！」

「現在我們說上衣吧，上衣本來是用來穿的，可是他身上已經穿了一件上衣，手裏又拿兩件上衣，那麼他是沒有穿外套吧？」

「那一天好像比較暖和，福地自己就穿了一件毛衣和夾克。」

「現在我們言歸正傳，上衣是用來穿的，可是他身上已經穿了一件，另外兩件是要換的囉，也就是不需要馬上穿。可是他另外又沒有行李，可見不是要去外地旅行，大概是愛打扮的人吧。

不過，至少他應該像你說的，放在袋子裏提着走才對呀！」

「不管怎麼想，那個人實在不像是因爲愛打扮而隨身帶着兩件上衣。」

「或許他並不是自己要穿，而是帶去給別人穿。如果是從洗衣店或服裝店提領出來，一定要裝在袋子裏的，不可能直接拿在外面，用袋子裝固然是很重要的，但目的並不完全在避免皺褶的產生，我想他可能在趕時間，必須把衣服準時送到某地，這一點比較重要吧！」

「他嘴裏是說可能來得及。」

「問題就在這裏。三點四十分，可能來得及。這句話得好好想一想。你對這句話有什麼看法？是編造的呢？還是不知不覺說出心裏的話？」

「我想應該是後者，因爲他發現有人盯着他看，爲了掩飾尷尬的心情，內心的話就脫口而出。」

「我也認爲是如此。他大概作夢也沒想到這句話竟被牢牢地記牢了。他說也許還來得及，那與不像是終點，或是在那裏換車後到達的時間吧。有約定時間是事實，那時間不是五點或六點，應該是四點到四點半之間，這個判斷應該合乎他說這句話的口氣吧。」

「是有那種感覺，可是不知他是搭往神保町方向的電車，還是去巢鴨的電車，甚至或許他是要從對面樓梯上去，走出剪票口。」

「他絕不可能是要從對面的剪票口出去，不管他要搭乘往哪個方向的電車，一定是要去距離本駒込三十分鐘以內車程的地方。這時還要考慮從地下鐵走出來的時間，這樣就能把他所要到達

的地方範圍縮小了，所以我們現在想一想那個有三件上衣的人究竟是從哪裏來的？」

「爸，這種事能想得出來嗎？」

我的眼睛都瞪圓了。到目前爲止，推理雖然是個好方法，但也只知道抱着兩件沒有包裝的上衣，和自言自語所說的話，如果僅靠這兩個線索就能知道此人來自何方，那簡直可以媲美神探福爾摩斯了，要不然就是心靈感應，未卜先知。父親是個經驗豐富的退休刑警，不會不知道這道理。果然父親笑了一下，說：

「當然我們無法詳細的知道他從哪一區哪條街幾號來的，但至少我們可以推測他是不是本駒込站附近的人。」

「爸爸，您認爲怎麼樣？」

「我想他不是本駒込站附近的人。據我的判斷，那兩件拿在手中的上衣，很可能是急忙要送到某地給等着要穿這衣服的人，我想之所以沒包裝，就是爲了到那裏穿的時候方便，但是，把兩件大人的上衣放在手臂上，並不是最方便的方法，他其實可以把衣服裝在較大的皮箱裏，當快到目的地時，一面走一面拉開皮箱拉鍊，拿出衣服交給對方，既不浪費時間，携帶起來又方便。」

「爸爸究竟想要說什麼？」

「我認爲兩件上衣原是放在汽車座位上。也就是說那個人是用汽車把上衣帶來的，如果是把上衣放在車上，不包裝就是很自然的了。」

「當然是有此可能，但是，他爲什麼又要去搭地下鐵呢？」

「一定是汽車不能動了，發生車禍，或是故障……故障的可能性較大，或許要想辦法開動，但沒有辦法，只好放棄開車，去搭乘地下鐵。福地不是說他的手很髒嗎？」

「是的，是的。」

我對父親的記憶力，以及精密的思考力訝異極了。

「可是，爲什麼不搭乘計程車呢？」

「他在要發動車子時浪費了時間，如果他的目的地是地下鐵車站附近，坐地下鐵就比等計程車要快得多了，所以他就拿着上衣去趕地下鐵。從剪票口跑下來，擡頭看看鐘，鬆了一口氣，脫口就說還趕得上，這樣的推測算合理吧。」

「這一點我倒沒想到。這樣的話，那天黃昏，本鄉三丁目附近停放了一輛拋錨的汽車，如果警察有記下車牌號碼，或有人記得，就可以找出那個人了，而福地的不在場證明也可以成立了。」

「會那樣順利嗎？或許是贓車呢？」

「爸，您是說他也有可能是個罪犯？」

我幾乎忘了這一天的奔波疲勞，興奮得把上身往前傾。

4

「一想到他只拿上衣走的原因，就直覺可能發生了什麼事件。」

父親又閉上眼睛，臉上滿佈着皺紋。他在沉思中說：

「兩件上衣沒有包裝，這一點可以推測衣服是給別人穿而不是自己要穿的。其次是爲什麼要急急忙忙把衣服送去，可能是有人發生事故，淋到水或油，或沾了血。但是又有時間限制就不大合理了，即使是急着要穿，也不需要限定幾點幾分前送到。」

「會不會是表演用的服裝？不是平常的上衣。」

「不錯。的確可以考慮這一點，在後樂園附近有電視的攝影棚，或許有一個演員找不到應該帶來的戲服，於是製作單位管理戲服的急忙在上戲前把服裝送去，這是很有可能的事，但戲服是屬於重要物品，不可能隨便就丟進車裏或拿在手上送去。如果是臨時演出的戲裝，那就不必特意送去。根據詔地的說詞，好像那是極普通的上衣。」

「這麼說，就更沒有必要從遠處特意送去。」

「此外，有一種情形必須在預定時間內把衣服送到某地的伙伴手裏。那就是穿着有明顯特徵的服裝，在犯罪後才能從容逃走。例如，穿着制服使被害人相信他的身分，然後進行犯罪。假設兇手是冒充警察或警衛或保鑣。」

「是的，那時候需要一件普通的上衣，才能方便逃走。」

「尤其是制服往往只有上衣有特徵。丟掉帽子和上衣，換上一件普通上衣，就可以達到化裝的目的了，這樣或可解釋那個人爲何要拿兩件上衣匆忙趕時間了。」

「這麼一來，兇手有兩個人嘍？」

「當然。只是不知道是殺人或是詐欺？或是強盜搶刼……如果是詐欺或強盜的話，他所得到

的東西體積一定不大。」

「爲什麼呢？」

「如果因汽車故障而改乘地下鐵的推斷是正確的，就應該是這種情形。福地看到他的手是髒的，如果這是眞的，那麼這樣推斷也是正確的。這個人放棄汽車改乘地下鐵，如果他們得手的東西很大，就不能沒有汽車運送，只是換這上衣化裝一下是不夠的。」

「可是，汽車故障是無法預知的。」

「不，如果一定要用到汽車，便會事先小心保養好，絕不能讓車臨時抛錨。」

「若歹徒是兩個穿制服的人，而且去搶刼，搶的東西體積又不大，這的確有調查的必要。」

「福地是從靠巢鴨的剪票口下來，還是從靠白山的剪票口下來？」

「是……靠巢鴨的剪票口。」

「既然那個人是向月臺一直走過去，那麼從板橋方面是後面的出口，如果是水道橋方面，就是前面的出口接近犯罪的現場。」

「如果在這個範圍內發生了像爸爸所推測的事件，而在本駒込車站附近又有汽車故障，那麼就可以證明福地的不在場證明是眞的了。」

「是不是能證明現在還不確定，可是在理論上，福地是不可能殺人了。卽使是找到那個拿雨件上衣的男人，他是不是會承認他見過那樣的話呢？更何況他或許根本不記得他見過福地。」

「不管怎麼說，如果爸爸的推理是正確的，對福地將會很有利。」

「但是對你們來說就會很頭痛了，因爲調査工作又回到起點了。」
父親扭動了一下嘴角，然後像下定決心似的伸手拿支香煙放在嘴上。我立刻把打火機送過去，說：
「我希望能聽一聽爸爸對這方面的意見，如果能夠增加對福地有利的條件，我也會感覺輕鬆些。」
「明天還要繼續去査訪吧？」
「還不知道能問出什麼呢。如果是一時衝動而下手殺人，其動機是潛伏在內心的。卽使是平常來往密切的鄰居太太們，也不見得就完全沒有動機。」
「那是當然，不過，那個靶子實在讓我想不通。靶子原本放在屋樑上，而那六個榻榻米大的房間就是行兇現場。」
「是的。」
「房間裏頭不會是舖地毯，地毯上放着桌子吧？」
「哦，那原來是和式房間。」
「這麼說，被害人和兇手原來都是坐在榻榻米上，兇器是水果刀或是菜刀？本來是放在哪裏？」
「放在盤子上，是用來削蘋果的，那些削好的蘋果只有死者吃了一片，兇手好像沒有吃。」
「談話時發生爭執，兇手就拿了菜刀，被害人因事出突然，在受傷以後才拿到那個靶子。」

「大概是吧！不過也有可能兩人正談到那問題的事，就從房樑上拿下耙子。就在她拿着耙子時發生兇殺案，那也是有可能。」

「那個耙子壞了嗎？」

「沒有壞。但是竹柄和醜女面具上沾了很多血。」

「若是這樣，我還是認爲她在受傷後才去拿耙子的。如果她本來就把耙子拿在手中，當然會用它來抵抗對方的兇器，耙子多多少少會碰壞。」

「也許是的，因爲屋樑上也沾了血跡，可能是受傷以後才去拿耙子……但那時雖拿到耙子，却已經是不能當做武器使用的狀態了。」

「被殺傷以後，如果想找對抗的武器，是不是會站起來伸手去拿屋樑上的東西呢？難道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代替嗎？比方說把盤子扔過去？」

「當然，那裏還有皮包或花瓶，都可以用來打對方，爸，你究竟在想什麼？」

「我在想，死者拿耙子是另有含意的。」

「什麼含意……？」

「五郎，被害人是不是想用耙子來暗示兇手的身分？」

「什麼？」

「兩個人一起談話，還多叫了一份鰻魚飯要請對方，不管有沒有誠意，至少對方是個無須設防的人，而她竟被一個絲毫不須戒備的人殺了，她一定很生氣，死得太寃枉了。」

「那當然！」

「可是她不能呼救，卽使想打求救電話，兇手却就在眼前，說不定兇手還阻止她求救。也許是頸部割傷發不出聲音，所以拚命抓住耙子，想暗示兇手是誰。」

「可是，耙子上沒有寫任何字，或是某人的名字……」

「既然沒有任何字，會不會是賣耙子的人？或是製造耙子的人？」

「大概不是吧，如果是那樣，兇手一定不放心，會設法銷毀的。」

「是一起去廟裏的人嗎？據說她是和四、五個鄰居太太一塊兒去的……。」

「那是沒有辦法暗示是四、五個人中的哪一個，我想應該不是一起去廟裏的人。兇手雖然沒有發覺，但那耙子一定暗示了一個人的名字或特徵。」

「一定要兇手沒有發覺嗎？」

「當然要。死者拿到耙子時，兇手一定還在身邊，死者若是塊頭高大的女人，伸手拿屋樑上的耙子並不困難，但也必須尚存一口氣才能拿到，而兇手一定以爲她是拿耙子來自衞。死者拿着耙子準備向玄關爬去，但却沒有力氣動了，這時兇手急忙從後門逃走。」父親對自己所說的話好像很滿意，邊點頭邊又說：「所以兇手到現在還沒想到梶田登喜子拿耙子是用來暗示他的。」

「可是，被害人的暗示究竟是什麼呢？」

我皺起眉頭陷入沉思。

5

「那不過是支普通的耙子，上面只有一個醜女面具而已。不，等一下。」

我咬緊嘴唇繼續思考。

「醜女面具又叫多福，而期的耙子所代表的意義是要把福耙進來。爸，會不會福地就是兇手呢？耙子是不是用來暗示福地的福呢？」

「你是不是還想說因爲多福面具上沾了血，就像說相聲的人一樣說是福血（日語的血與地諧音）嘛！」

「怎麼會呢？」

「當然不會。沾上血與暗示應該是沒有關係，照你的說法只暗示一個福字，我想該不會那樣含糊籠統的。」

「好像剛才說過那東西叫鬼耙。」

「我沒看到那東西，不過從你描述的情形看來，大概是鬼耙吧！」

「這樣說來是和鬼有關係囉。可是，到目前爲止，有關的人中，沒有人的名字上有鬼字的，也沒有人做和鬼有關的生意。」

「我不認爲被害人知道這種耙子就叫做鬼耙，我想若她要暗示應該和名稱沒有什麼關係。」

「那麼，會是什麼情形呢？」

「被害人四十九歲，大正末年出生，是在東京出生的嗎？」

「據說是的，好像是在下谷出生的。」

「這麼說大概是在戰前就和那廟宇有關了，而且關係密切，你想想看，那種人看到靶子會聯想到什麼？那就是死者所要暗示的。」

「是什麼呢？」

「看到靶子，如果是男人，大概會聯想到吉原。」

「吉原？到目前爲止，被害人的親友中還沒有叫吉原的哪。」

「我是說如果是男人，但是現在死者是女人。」

「那麼，女人從那個靶子可以聯想到什麼呢？」

「你還不明白嗎？」

「不明白。我只知道戰後那個廟。」

「現在也是一樣。看到靶子聯 想到麥穗做的 髮飾，或是那裏特有的食物，如芋頭或山楂片……。」

「芋頭就像嬰兒的頭一樣大，蒸熟後就用竹籤串起來，山楂片就好像薄薄的一片餅乾。在我小時候，爸您常買回來給我吃，不過，我並不認爲那東西很好吃。」

「有過那樣的事嗎？不過，山楂片是任何地方都有出售的。」

「那麼，芋頭呢？」

「芋頭和靶子一樣，是那個廟的特産。有人稱它是芋頭，也有人說大頭，好幾種稱呼。可是

在東京並不叫芋頭或大頭，通常是說唐或頭，寫的時候就寫『唐之芋』（唐與頭諧音）。」
「唐之芋……東野（唐之與東野諧音），爸，難道兇手是東野嗎？」我忍不住大聲的說。
「我是那樣想，」父親閃閃發亮的眼睛好像很有信心，他點點頭說：『如果梶田登喜子去拿那支靶子，目的是想暗示誰是兇手……如果我沒猜錯，被害人認爲靶子能暗示東野是兇手。」
「可是，爸，由於梶田登喜子的死，東野也會受到損失呢。」
「一時衝動而起殺機時，往往不會想到利害關係，這是突發事件應該是可以確定的吧。」
「那是當然。」
「梶田登喜子提了一百五十萬現款，然後和某人準備一起吃鰻魚飯。」
「是的。」
「那個預備和她一起吃鰻魚飯的人毫無疑問就是兇手。東野的家就在現場附近，能够替他的不在場作證的只有他那身體虛弱的太太。」
「可是他曾在三點四十分時接了一個電話。」
「三點四十分，在時間上足够他殺了人再回到家了，他不是就住在現場附近嗎？」
「也許，殺了人再跑回家還不到三點四十分……」
「東野是得到偶然的幫助，逃走時碰巧沒有被別人看到，跑回到家又正好有人打電話來，這些大概都是偶然吧！」
「偶然的情況固然是有可能，可是……」

「東野可能是要向被害人借錢，一定是第一次。被害人答應以後就準備了一百五十萬圓。東野來拿錢時，被害人登喜子就預備請他一起吃鰻魚飯。到此爲止，一切都還很順利。」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我急忙的問。

可是父親聳聳肩說。

「我怎麼知道呢！我既不是千里眼也不是鐵嘴直斷。」

「爸，您可千萬不要推理到這裏，然後就丟下不管。」

「我不是丟下不管。福地所說的可能是事實，如果有發生我所推論的那種事件的話，福地就是清白的，但是別忘了，到此爲止都是推理。被害人到死還緊緊抓住耙子，是否爲了暗示誰是兇手？這也是推理得來的，一路推理下來的結果，得到了殺梶田登喜子的人可能是東野的結論。到此爲止，我對推理出來的情節還蠻有把握的。」

「我也認爲很有道理。」

這時候父親却緩緩搖頭道：

「可是，以後所發生的事就無法推理了。到底什麼事情刺激了東野，使得他拿起水果刀來殺人？除了現場目擊者，誰也無法知道。卽使目擊者，說不定也無法了解其中緣故。可能只有東野自己知道了。不過……如果不必負什麼責任的話……倒還可以想像一番……」

「爸，用想像的也可以，如果東野是兇手，他和梶田登喜子是不是有肉體關係？」

「我也是這麼想。一個三十九歲年輕力壯的男人，太太體弱多病，女人雖是四十九歲，但女

人四十一枝花是不錯的，登喜子若沒有一點緋色新聞，那就是她用某種方法去解除性慾，而對像就非東野莫屬了，她的土地讓他管理，但主權仍操在自己手中，她的身體也讓他做適度的管理，但自己仍緊緊抓着領導權。」

「登喜子完全是在利用東野。爸爸的想法是這樣嗎？」

「嗯，東野可以說是管家兼男妓。可是如果東野心裏想不開的話，會很苦悶而且不滿。」

「就像沼氣一樣儲存累積，卽使能勉强的抑制，一旦因摩擦產生小小火花就會引起爆炸。」

「也許被害人一句無心之言而成爲導火線。」

「這麼說來，東野的太太可能知道丈夫殺了登喜子。」

「有八分可能，她不會什麼都不知道就替丈夫做僞證。東野太太是個生病的女人，也許會令人感到不便，但突破的防線就在她身上了，然後接下來的是錢，是否極需要那筆錢而拿到……」

父親的表情和方才推理夾克西裝套裝時的表情不同，他的臉呈現出極度的憂鬱。所以我決定今天的談話到此告一段落。

「我明天會去調查的。」

墮落的人

樹下太郎

樹下太郎，一九二一年出生於東京。一九四六年自軍中退伍後，在電機公司服務。一九五八年，「寶石、週刊朝日」共同舉辦小說有獎徵稿時，樹下太郎以『魔鬼的掌上』獲得佳作獎，從此開始從事小說創作。作品有『銀與青銅之差』、『石頭林』等推理小說，另外還有幽默小品，及描述上班族生活的作品，深得好評。樹下太郎的作品能得到年輕女性的歡迎，實非偶然。

1

三月七日，星期天。早晨守衛在新工廠混凝土路發現工藤幸夫的屍體。從現場狀況判斷，他是從新工廠的四樓陽臺上摔下來，或者是跳樓。沒有遺書。但在他的上衣的內口袋裏有一封女人的信，可以取代遺書。因此警方斷定他是跳樓自殺。

那個寫信的女人也承認那封信對死者可能造成很大的打擊。

爲失戀自殺實在是愚不可及的行爲。平常我就認爲，除非是一時衝動，否則單就一個原因是不容易叫一個人自殺的。有兩個以上的原因重疊，發生相乘作用，才會有自殺的勇氣，所以我認

爲工藤的自殺絕不僅僅是因爲失戀。

是否另外還有原因——我想找出這個原因的慾望油然而生。同時也因爲那個女人，佐田京子，在我看來並不值得工藤去爲她自殺（雖然人各有所好）。

工藤幸夫今年二十八歲，是個內向，而略帶些許陰沉感的男性。但看起來實在不像二十八歲，甚至他連走路的樣子都顯得老態龍鍾。

辦公室的女職員們好像都不肯和他接近，即使在酒家那種場所，女人都不願坐在他旁邊。

他的工作情況相當好。

他對工作很仔細，從不排斥加班。我以他的直屬上司的身分說一句話，他實在是一個難能可貴的部屬。

偶爾他會跟我說一些很愚蠢的笑話，幾乎都是從笑話大全上看來的舊笑話，但是從他笨拙的嘴裏說出來，却感覺到另一種可笑。

他不是擅長交際的人，但和同事大致上相處得很好。

在公司所舉辦的各季員工旅行宴會上，他獻唱的歌曲總一定是那首「磯節」（民謠）。他唱得海邊（磯）味太重，使大家聽得味同嚼蠟。當然，如果沒有人指定他唱歌，他是萬萬不會起來獻唱的，他寧可坐在角落裏，享受他自己擁有的輕鬆。

從「磯節」使我想到工藤的故鄉是在大洗海岸附近的鄉鎮，也就是在太平洋的海風中長大的人，所以他的歌聲彷彿來自丹田，十分穩重。

我相信他的內心也是穩重堅强的。

工藤在鄉下高中畢業後，立刻到這家公司上班，如此默默工作了十年，光就這一點，我就能確定他的內心是堅定的。

他絕不是個會爲失戀而自殺的人，一定另外還有原因——這個想法一直盤踞在我心裏。

但是，如果我的想法沒錯，那麼是誰迫使他自殺的呢？

我很想知道。

抑或是，把死者作爲死者而埋葬成灰更好呢？

工藤留下了三百多萬圓的存款，這樣的數字究竟是多是少姑且不論，他每個月辛苦努力存錢是不會錯的。

2

發生這個事件以後，佐田京子也受到很大的衝擊，幾天都不見她到公司。經過十天左右來到公司時，她提出了辭呈。佐田京子今年二十五歲，在女職員中算是能幹的人。

她屬於營業部。

她來公司兩天辦理交接之後，就以已經辭職的理由再也不肯來公司了。

三月二十九日，我知道她來拿離職津貼。

我暗中注意她離開公司的時間，確定她已經走出大門時，我在後面追上她。

我服務的「根本紙器株式會社」是在東京都練馬區，是靠近埼玉縣的縣界。走路到私鐵需要十二、三分鐘。雖然有公車通往車站，但大多數的員工都走路到車站，因爲這樣能確實掌握時間。甚至利用計程車的人也比坐公車的人多。

這一天她也向着車站走去。

是陰冷、有風的天氣。

在國道有紅綠燈的地方她停下來。

我做出偶然看到她的態度向她寒暄。

「嗨！」

「原來是課長。」

佐田京子露出微笑。她的臉色比以前蒼白，也好像瘦了些。

「聽說妳要辭職？」

「已經辭職了。謝謝您過去給我很多的照顧。」

「哪兒的話……」

「我應該到您那兒向您告辭，但是我實在沒辦法……」

「不，沒有關係的。」

我邀她一起去喝茶。已經快下午三點。

我們並肩走。

佐田京子寫給工藤幸夫的信，內容概略是：

「請不要繼續糾纏，否則對你的將來會有不利的影響。」

能使工藤爲此自殺，也許信中的措辭十分激烈。

車站前的超級市場五樓是咖啡廳，如果天氣晴朗，在那邊可以看到秩父山脈——甚至從丹澤到富士山的美麗風景。當然，卽使是陰天，也還能看到武藏野的雜樹林或神社的樹林，這些一直留存到現在。

她要了一杯紅茶，我也跟着要紅茶。

她表情呆滯的望着窗外。

看着她的側臉，我不得不同意她是個美女。

顴骨較高，眼睛散發出光亮。

「今後準備怎麼辦？」

「先玩一段時間——忘掉煩人的事以後，也許會結婚吧。」

說着露出笑容，笑容底下隱約有着陰影。

「我想，今天可能是最後一天和妳碰面，我想問妳一件事，可以嗎？」

「請。」

京子轉頭面對着我，調整了一下姿勢。

「工藤是什麼時候開始愛上你的？」

「這個——」

京子停了一段時間說「大概是一年前吧」，說話的口吻好像不太肯定。

「這麼說是在去年的春天囉！」

我這樣說是要她肯定，但京子只是曖昧不置可否的點點頭。

「他眞的糾纏得令妳討厭嗎？」

「是，很……」

「妳討厭他什麼呢？」

「全部！」

「原來如此。那麼他眞够惹你討厭了。」我露出苦笑。

但是，她回答「全部」的方式，不知爲什麼頗爲反感。我本來是預料她會回答說「討厭他陰沉沉」等。

「可是妳也受到嚴重的影響。現在妳也是受害者了。」

「沒有關係，我已經二十五歲了，也到了該辭職的時候了。」

她有一點故作輕鬆的樣子。

我一直送她到車站的剪票口。

前田悅子是課裏的一個女職員。送走京子以後我回到公司，用聊天的方式問悅子：

「佐田京子今天辭職了，妳對她的印象怎麼樣呢？也就是說，做爲同事的觀感。」

「不只是我一個人，大家都覺得爽快。」

「因爲她是個老資格的老大姊嗎？」

「當然那也是原因之一，不過她的個性好像很冷漠……。」

「哦……」

「有一次她把跑進來的貓從二樓的窗口扔出去，而且她是故意把貓捉上二樓再扔出去的。」

「原來如此。」

我想那是快進入老處女行列的女人，常會發生的歇斯底里行爲。或許，她特別討厭貓也是原因之一。

「妳對去世的工藤君有什麼感想呢？——也就是說，如果他追求妳，妳會有什麼反應？」

「斷然拒絕。」

「有那麼討厭嗎？」

「其實工藤先生對女性好像也不大關心。反正他是視錢如命的人。」

「他愛錢……？」

「我想他拚命存錢目的就是要結婚。這也無可厚非。工藤先生是高中畢業生，他曾說過，做一個永遠的上班族實在是沒有出息，以後要獨力創辦事業。」

「他是對妳說的嗎？」

「是的。他偶爾跟我談話說的都是這一類，大家都聽厭了，有時候就會出現尷尬的場面。」

前田悅子說着，大聲笑起來。

「我問妳，在妳們女同事問完全沒有談到工藤和佐田京子的事嗎？」

「是，一點也沒有。佐田小姐只要有人向她求婚，或她甩了男人，一定會炫耀似的向我們吹噓一番，可是她從沒有說過一句關於工藤先生的事……」

「原來如此。那眞是奇怪。」

「我們也覺得奇怪。」

這時我突然覺得，說不定兩人在發生事件之前還是過從甚密。因爲越是親密，就越對旁人保密。

「有人說工藤君在去年春天就開始追佐田小姐，妳認爲怎麼樣？」

「簡直不敢想像。」悅子表示懷疑。

「爲什麼呢？」

「如果是去年的現在，佐田小姐和財務的尾澤先生正打得火熱，根本不是別人能接近的狀態。」

「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們的生活都相當戲劇性，只是不讓課長或部長知道而已。」

「戲劇性……」

我不禁苦笑，這種情形我能理解。年輕人都有一點伙伴意識，尤其是戀愛問題，總是不希望

那些「中年」的管理人員，在滿腦子的理智下去干涉。

「至少工藤先生也應該知道那時候的佐田小姐和尾澤先生，他根本無機可乘。」

「謝謝妳。」

我了解了大概情形，所以談到這裏便結束和前田悅子的談話。

前田悅子的話比佐田京子說的更令我相信。京子說工藤從去年春天就開始糾纏她，這大概是謊言。

我想工藤本來就不會喜歡佐田京子那種女人。

3

在四月一日開始生效的人事令中，我突然晉升為「倉庫部長」。聽起來倉庫部長好像不是熱門的單位，但管理一切在庫品或調整等，是相當重要的職務。

我感到很高興，但有少許的意外和擔心。

我今年三十八歲，四年前在所謂的「挖角才俊」風潮下，我就像被挖角般來到這個公司。從股長待遇、股長、課長，一路順利升級，我認為這一次的「跳槽」還算是明智之舉。

去年奉命擔任總務部管理科長時，我就決心要在這個公司幹一輩子。

現在從升課長不到一年，突然升部長，難免感覺太快了。我並沒有特別了不起的業績，而且公司中部長級的人都在五十歲左右。

拿到人事命令去見川路總務部長時，我坦誠的說：

「我感到很意外。」

「不會的。」川路部長大方的笑着說：「你是有實力的人，我認爲這是很自然的人事調動。不久之後，也許你的職位會超過我，那時可要請你高擡貴手多多提拔了。」

「部長，您開玩笑了。」

「不，這不是開玩笑，我們是三流公司，特別感到缺乏人才，需要有你這樣的人來奮鬥。」

部長很磊落的笑着說。

四月三日晚上，總務部爲我舉行歡送會。地點是在池袋的餐廳。

川路部長顯得非常高興，還唱了他最拿手的「今天分手」。我突然因聽不到工藤的「磯節」而心裏感到很遺憾。

大概大家還忘不了工藤的死，歡送會沒有到達高潮就結束了。

我約了岩瀨股長繼續去喝酒，因爲我感覺到他似乎還有話要向我說，只是不方便在衆目睽睽之下和我談而已。

我們到常去的一家酒館，面對面坐下。開始時岩瀨還說「課長這一次的晉升證明了公司也開始採取實力主義，這是令人興奮的事」等等，可是，隨着酒意的加深，他的眼睛冒出光澤，語無倫次的說：

「可是課長——不，對不起，部長。」

「叫我課長或部長都沒有關係。」我苦笑道。

「我可以談個重要的話題嗎？」

「請說。這個地方連女服務生都沒有。」

「那麼我就說了。我說的話也許對您的晉升好像澆冷水一樣，但以我的想法，課長這一次榮升，我認爲目的是要課長離開總務部。」

剎那間我酒意盡失，突然清醒起來。

「是誰？爲什麼？」我的語氣不免緊張起來。

「我也不知道是誰要排除您，但我知道爲什麼。爲的是去年購買的埼玉縣K市的工廠建地，也就是那一萬五千坪的土地。」

「這土地又怎麼樣呢？」

「問題在地價。課長，那塊地我們公司是以實價的二倍買進的。」

「但是，那好像是不得已的價錢。那和一、二百坪的土地不同，因爲是一萬五千坪，所以就必須賣那樣的價錢。」

「是嗎？我看課長對土地的事好像知道的不多。」

「也許是那樣，可是……關於埼玉工廠的建地，是董事會決定，我根本管不了這件事。」

「可是，課長，這件事有問題。」

岩瀨仍然雙眼灼灼，發出輕微的笑聲。

我沉默不語。

「雖然只是我的推測，」岩瀨又繼續說：「大概有一位高階層的人怕課長發覺這件事，才讓課長榮升到其他的部門去。」

「……」

「總之，那塊地的價格實在是太不合理了。」

他這麼一說，我也突然有同感。

「那位高階層的人物是誰呢？」我刺探的問。

「說不定就是董事長。」

岩瀨大笑，含糊不清的說。

直接交涉這筆土地買賣的人，我知道是川路部長。川路也是公司的董事之一。

「對方的境不動產公司董事長，聽說也是隻老狐狸。」

岩瀨又說着，可是我已經想著其他事而出神了。

4

第二天。中午休息時在中庭看到尾澤。我若無其事的走過去。

「部長，您好。」

尾澤是個很隨和的青年。

「我想問你一件私人的事。」

「什麼事呢？」

「希望你不要以職員的立場來回答。」

「當然可以。」

尾澤以熟練的動作拿出一支煙遞給我，自己也拿了一支。他用的打火機是進口貨。

「是關於佐田京子的事。」

「她不是辭職了嗎？」

他的口吻讓我覺得很輕浮。

「就因為她辭職了才方便談她的事，你和她是什麼關係呢？」

「是很好的玩伴。」

「有肉體關係嗎？」

「部長，你也眞是的……」尾澤微翹着嘴笑着。

「我是認眞的。」我低沉着嗓音鄭重的說：「希望你能坦白告訴我。」

「……」

「去年的這時候，聽說你們正在熱戀。」

「其實是她來追求我的。」

「當然會有肉體關係，對不對？」

「對不起。她實在……」

「不用向我道歉，我並沒有責備你的意思。——她有沒有要求你和她結婚呢？」

「有。但我立刻拒絕她了。」

「那麼，她怎麼樣？」

「好像很傷心的樣子。她並不是處女，我只是這樣說，以後她就沒有再提起結婚的事。」

「你是說以後你們也仍保持往來嗎？」

「部長簡直和刑警問案一樣了。」尾澤笑時露出白牙齒。

「對不起。」我笑着道歉：「但是我還想問一件事，她有沒有對你談起過工藤的事呢？例如工藤糾纏她，使她困擾等等。」

「沒有，一次也沒有。工藤君自殺之後，我才知道他在追求佐田京子。」

「你不覺得奇怪嗎？」

「什麼？」

「如果那是眞的，從佐田京子的性格看，她應該會對你說起工藤追求她的情況吧？」

「是這樣沒錯。」尾澤輕輕點頭表示同意。「她總希望在別人面前像女皇似的高傲。」

——沈默。

「部長！」尾澤的態度突然轉換成嚴肅而認眞。

「什麼事？」

「工藤知道我和佐田京子的關係，在他眼裏，我和京子應該都屬於受輕蔑的人。——奇怪了……」

「不錯，這一點就是很奇怪。」

我向他道了一聲謝謝，就回到辦公室。

這一天，到下班時間後，我到新工廠陽臺上，已經到了近晚霞時刻。

我站在可能是工藤墜落的地方。

不知何時尾澤站在我身後。

「部長，你懷疑嗎？」

「什麼？」

「工藤死亡的事。如果他不是自殺，那眞够可憐的了。」

「……」

「他只是比較愛錢，其實是做事認眞的人。」

「嗯。」

「把一個人從這裏推下去是很簡單的事。這欄杆的高度還不到我的胸口。」

「而且，他甚至沒有留下遺書就死了。」我的聲音顯得乾啞。

後來我和尾澤沒有繼續談，可能彼此都不想深入這件事。

尾澤停了一下說：

「我知道佐田京子現在上班的地方。」

「什麼？她又上班了？」

「她說是好玩的。是在新宿的酒吧。我眞懷疑她只是到那兒尋開心去的。」

西邊的雲霞已經染成粉紅色。

尾澤把京子上班的地方畫了一張詳細的地圖給我。他看起來很親切誠懇，但我知道他企圖假我之手去追査此事。

5

雖然是倉庫部長，但我的辦公室還是在總公司大樓裏，只是每天到倉庫巡視一、二次。總之，我是掌握數字，爲使數字能立刻通知到其他部門，我需要在總公司有辦公室。

當我轉到倉庫部，準備按部就班去了解工作時，我發現情況似乎對我甚爲不利，課長級的人對我這特殊的晉升份子極不友善。

「你要加油喲！」

還有年長的課長故意來煽火。

對我而言，我感受到那種屈辱。

我多次想到還不如留在總務課當課長來得自在。

四月十日，晚上感覺精神甚疲倦。下班途中獨自去喝酒。

幾杯下肚，有了相當酒意之後，突然想起要去京子上班的酒吧轉一轉。藉着尾澤繪的那張詳細地圖，我還費了不少時間才找到那家酒吧。

只有十五把凳子的小酒吧。

京子坐在客人之間，喝着加水的威士忌，樣子似乎十分無聊。

京子一看到我，就像得救似的跑過來：

「啊，課長……」

「你看起來好像很好。」

京子看來顯得十分清爽，或許是因爲酒吧裏其他女人都是濃粧豔抹的緣故吧！

我們並排坐下。京子猛喝加水的威士忌。

「你喝這麼多酒，不要緊吧？」

「不喝酒就無法睡覺。」

「你還把工藤的事放在心上嗎？」

「那是難免的。」說着又輕浮的笑道：「川路部長還好嗎？」

「嗯。」

「他每天都去上班嗎？」

「嗯。」

「奇怪，我打電話去，他每天都不在公司。」

「妳打電話給川路部長有什麼事呢？」

「天機不可洩露。」京子嗤笑道。

「這樣也好。不過，剛才妳等於是坦白了妳和川路部長之間有某種關聯。」

「喔，說的也是。」京子又嗤笑。

「妳和川路部長在談戀愛嗎？」

「嗯。我就是因此才變成老處女的。我就是迷上了中年男人的魅力。」

「和財務部長的尾澤呢？」

「我喜歡他，準備和他結婚。但是，他只是當我是老處女玩玩而已。」

「那麼，和工藤呢？」我趁機逼進，接二連三的問。

「我和他什麼關係也沒有。」

「那麼妳為什麼寫那樣的信給他？」

「那封信是別人叫我寫的。」

「誰？」

「糟了！」京子做出驚慌而用手摀住嘴的樣子。

我從凳子直起身來。京子大概是醉了，才會順着我的問題回答。

我從地下室走上樓梯時，京子追上來，緊緊靠在我身上說：「我馬上去換衣服，不超過三分鐘，我有事想和課長商量。」

我決定先到外面等她。

不久，披着磚紅色大衣的京子走出來。這時是十一點多，京子說她是來打工的，時間上比較自由。

我們走進一家小小烤肉店。進去之後才發現裏面隔成一小間一小間。

「我沒有想到會造成那樣的結果，雖然我知道那封信並不單純是開玩笑。」

「爲什麼？」

「因爲川路部長說只要我寫那封信，他就給我一百萬圓，不過，如果我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就絕不會寫那封信。」京子的眼睛裏含着淚珠。

「嗯。」

「這件事請一定保密，我和川路部長……」

「難得妳把這件事告訴我。」

「誰叫川路要背叛我。」

京子說着，用力咬着下唇，看起來比她的實際年齡老多了。——「川路只給我十萬圓，他說其餘的以後再說。然後就沒有消息了。他還恐嚇我說，如果我洩露秘密就是共犯，他實在是好狠心。——而且，我沒有辦法繼續在公司做下去，只好辭職。說起來吃虧的還是我。——我想向他要那些他答應給的錢，可是他都不在公司。」

「……」

「我被那一百萬圓矇蔽了眼睛。」

京子用手指輕輕抹去淚珠，然後裝出微笑。

「還是向警方報案，好嗎？」我對她說。

「不！只要一想到警察或監獄，我就全身發抖。」

「妳的心情我能了解。但是妳也有被殺了滅口的可能，妳會被安排成受不了良心的苛責而自殺。這樣的自殺理由是成立的。」

「不要嚇唬我。」

「我說的是實話。」我用最端的口吻說。

我作夢也沒想到川路部長會是個殺人兇手。當然，我知道意外的人常會做出意外的事，在人類之中，這種事尤其常見。川路在喪失理性之際，即使是親手操刀殺人，也不足爲奇。當我想到他的理智會如同陷入泥淖一般，有可能再度殺人時，我不得不向京子提出警告。

「那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

「我若死了，我的身體也消失了。川路對我的身體是十分着迷的，不會把這樣的肉體……」

京子露出充滿信心的微笑。這微笑也充分否定了我的警告。

我想，她太單純了。

「爲什麼川路必須置工藤於死地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我的腦海中模模糊糊的一個似有似無的情節，如果這案子和川路部長有密切關係——甚至是主角的話，在我的想法中，這個世界和過去是色彩不同了。工藤幸夫的死可能牽連到問題核心。

臨分手時，京子一再叮嚀「一定要保密」。

6

四月十二日，星期一。夜晚我約總務部岩瀨股長一起吃晚飯。

我沒有義務替京子保守秘密，那只是我找到她，使她說實話而已。而且爲保護京子的生命，不能把她的秘密也當做是我的秘密。

我把京子所說的話源源本本說給岩瀨聽。

「原來如此。不管川路部長是不是直接下手殺人，光憑這個，他就是一個夠狠的人了。」

「大概是一時鬼迷心竅吧！問題是他爲什麼要殺工藤？」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工藤也有令人覺得可怕的地方。」

岩瀨開始敍述。

工藤常常一個人悄悄加班。平時不起眼的人，一到夜裏也是無聲無息的。總之，他的行動或工作態度都是靜悄悄的。

「有時以爲夜裏不會有人在公司，結果只見他一個人孤孤獨獨的在工作。有一次他突然走過

來說話，把我給嚇一跳。」

像這種經驗我也有過。「原來你還在這裏！」有過幾次看到工藤一個人埋首於堆滿資料的辦公桌上。

「這樣，你的意思如何呢？」我催促岩瀨說下去。

「這只是我的推測，川路部長大概也發生過這一類的情形。」

「嗯，你說吧！」

「如果川路部長帶了一名客人回到辦公室時，辦公室裏空無一人。——不，川路以爲空無一人，就和那名客人開始密談……」

「是，我了解你的意思。」

「如果他們談一陣以後才發現工藤也在辦公室裏，川路部長和那位客人一定很慌張，因爲工藤把密談的內容都聽到了。」

「嗯，這樣的推測很合理。」我點頭表示同意，這樣工藤被謀殺有了理由。「那麼，那個和川路部長密談的人是誰呢？」

「那當然是境不動產的董事長。川路部長一定從境不動產拿到不少回扣。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他還有什麼甜頭可嚐而不能讓別人知道的。」

「工藤死的眞够冤枉。」

我苦笑。我雖覺工藤可憐，但與他平日的陰陽怪氣比較之下，更覺諷刺極了。

「但是，」岩瀨補充道：「上面所說的都不過是推測罷了。」

「這我知道。可是我覺得那是很有可能的。……川路部長和境董事長想要使兵樹的交涉就必須有資料，而資料卻在公司裏，所以兩個人一起回到公司核算，這是極有可能的事。在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裏，卽使壓低聲音說話，仍然清晰可聞，所以工藤當然是聽見了。」

我心裏逐漸形成一個情節。

川路決心要置工藤於死，因此利用「愛人」的信件……。一定是如此。

「部長，該怎麼辦呢？」

「什麼事？」

「是不是應該報警？佐田京子等於是向你自白了。」

「沒有用，佐田京子在警察面前若不肯說出川路部長的名字，那就一點辦法也沒有，還是被看成自殺事件。」

——沒有證據。

可是，難道就讓川路逍遙法外？我無法想像這樣的後果。

「岩瀨君，我們暫且按兵不動，但絕不能放鬆戒心。」我說：「總有一天，他會露出狐狸尾巴。」

7

四月十七日星期六，時近中午。佐田京子打電話來。「上次的談話請你忘記吧，求求你。」她說。

「那是辦不到的，已經記在腦海裏了。」

我當然要據實以告，因爲那是人命關天的事，而且還涉及謀殺。

「部長，我知道，所以我求你。」

「你爲什麼突然改變心意呢？難道你已經拿到其餘的錢了？」

「哇——」電話裏傳來京子奇怪的笑聲。

「你怎麼啦？」

「部長，你好像千里眼一樣。」

「什麼？」

「今晚，他要把其餘的錢給我，全部——」

「地點在哪裏？」

「這個得保密。」

「你當然可以保密，但我勸你最好不要去。」

「爲什麼？」

「他也許會把你殺了。」我壓低聲音說。

「不會吧！」

「我想大概是不致於。但是你要考慮到，今後你就是他的眼中釘。」

「可是……」

「如果你一定要去，最好找你的男朋友在後面跟踪。」

「你別嚇唬我！」

「我是說實話。」我忍不住大聲起來：「還有，你必須爲萬一而準備，你要把工藤的事，和今天以前的經過簡單而扼要的寫在筆記本上。」

「我覺得有一點害怕了。」

「所以我勸你不要去。」

她似乎遲疑地沈默了一會兒，然後以堅定的口氣說：

「我還是要去，請把我的事忘了吧！」

然後掛斷電話。

我對她說的話並沒有白說，因爲我確定她會因此而產生戒心——至少我確信這一點。

後來我才知道，在那天晚上她坐上了境不動產的汽車，除了駕駛的境董事長之外，還有川路部長。

他們不斷的勸她喝白蘭地，她裝着猛喝，然後裝醉。

後來他們帶她到黑暗的絕崖上，想把她拋進海裏。京子趁機脫逃。由於是在黑夜裏，只要能

藏起來，他們就找不到。天亮後，她搖搖擺擺地走到國道上。

一輛載貨卡車停下來讓她搭便車。據說她上車後只對司機說了一句「沒什麼事」——然後就昏睡不醒。

司機只好把她交給警察。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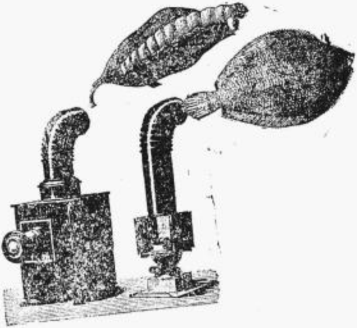
公司裏的人知道這兩樁殺人和殺人未遂的事件後，心裏都有些震驚，對川路流露出厭惡的表情。

常聽說現在是個人互不搭理的時代，但一件兇殺案就發生在自己的身邊，感情再冷漠的人也會受不了。

在我所了解的範疇內，川路部長以及佐田京子都是極普通的人，但凡人一旦和金錢牽扯不清時——

不，還有一個人，工藤幸夫。

據說，工藤在知情後，恐嚇川路，要求



分享回扣。

所以他被殺了。

境與川路共謀，把工藤從陽臺上推下去。京子寫的信則在工藤摔死後才放進他的上衣口袋。

我心裏盤算着，在不久的將來，我要再度跳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① 松本清張　「恩義之繩帶」
② 梶山季之　「富婆與少年」
③ 小松左京　「湖畔的女人」
④ 夏樹靜子　「砂之殺意」
⑤ 島田一男　「殺人的敍事詩」
⑥ 都筑道夫　「夾克和西式套裝」
⑦ 樹下太郎　「墮落的人」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⑶

原著者　夏樹靜子等７位

譯者　林思孟

初版　77年９月

定價100元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7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8719141・8719151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印刷所　大誠印刷廠

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71巷９號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